

人間

在內湖坡坡山上
討生活的人們

關曉榮報導攝影連作
八尺門

阮義忠速寫簿
台北：無聲的愛與恨
台北侏儒族的世界

特集 三留理男：
飢餓的非洲

沈靜的大陸中國

台灣的中美混血兒
鍾楚紅談她的身世與愛情

創刊號
在內湖坡坡山上討生活的人們
三留理男·饑餓
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一期

南宮搏的自謙和自傲

在英國和日本，南宮搏先生被譽為「中國歷史小說第一人」，南宮搏先生很客氣，只承認自己是開路的第一人，不諱言有過失敗的作品！

可是，寫完「楊貴妃」後，南宮搏先生終於「願意」說：「這本書使我敢於自傲——在我從事創作的生命中，這也是我第一次用『自傲』一詞——我自行推薦『楊貴妃』這本書！」

其實，南宮搏先生的歷史小說，早已有口皆碑、享譽海內外，胡適之先生生前就曾備加讚揚，所著「洛神」一書在海外曾有發行二十四版的記錄，譯成日文，亦風行一時。我們可以說，南宮搏先生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個人以及中國歷史小說的里程碑！

語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歷史小說正具備了這三項功能，我們隆重推出歷史小說巨擘，南宮搏先生最得意的力作，首批四巨冊：

- ①西施 定價一四五元
- ②月嬋娟 定價一五〇元
- ③楊貴妃 定價一五〇元
- ④洛神 定價九〇元



時報出版公司
地址：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3066842或3087111轉2632-5
郵撥：0103854-0

生產力的秘密 不是機器， 是人！！

家！
管理者，實際上就是擁有心理學知識的人類行為藝術家！
蘋果電腦公司創始人賈柏斯 (Steve Jobs)，就擅長把工作人員帶入宗教式狂熱的企業氣息；麥當勞公司總部，更聘請心理學家設計「思考室」、「冥想艙」，讓工作人員放鬆自己、激發創意，進而大幅提昇生產力。他們都體會到，掌握了人的因素，就掌握了生產力的秘密。

● 心理知識可以增進潛能、潤滑人際關係、改善組織體質，是所有企業人士的必備利器！請讀——

大眾心理學全集

計劃五年出齊二〇〇冊，每冊都解決一個或幾個你面臨的問題

心理學知識
就是你的力量

在複雜高壓、競爭激烈的工商社會裡，你可以透過《大眾心理學全集》，增強你的：

- 自我實現的能力
- 人際關係的能力
- 團體領導的能力
- 協調團體的能力
- 組織行為的能力

把這些能力應用到個人、家庭、或事業，都讓你無往不利！

【編輯特色】

- 目前國內規劃最完善的心理學全集。
- 觀念最新、最合知識潮流，配合國人的實用需求。
- 文字流暢易懂，內容例證豐富。
- 每冊以有圖明扼要的「編輯室至寶」概念，是國內書籍的創舉。
- 每冊以有內容提要，綱舉目張，一目了然。

【版本規格】

- 25開本，五宋大字，版面設計大方。
- 70磅安康高級米色印書紙精印，不傷眼力。

計劃五年出齊300冊，目前已出版60冊，每冊11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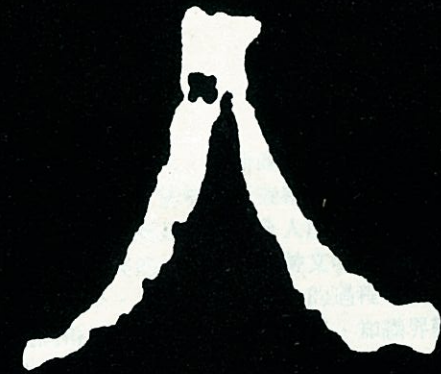
- ① 心理與人生
- ② 心理與生活
- ③ 青年的四個大夢
- ④ 創造就是力量
- ⑤ 幽默與人生
- ⑥ 成功心理學
- ⑦ 語言遊戲
- ⑧ 說話的藝術
- ⑨ 演講的技巧
- ⑩ 談判的技巧
- ⑪ 談判的藝術
- ⑫ 強者的誕生
- ⑬ 我好你也好
- ⑭ 兒童遊戲
- ⑮ 追求成長
- ⑯ 怎樣展示權力
- ⑰ 權力的取得與運用
- ⑱ 管理心理學(上)
- ⑲ 管理心理學(下)
- ⑳ O.K.老板
- ㉑ 金錢與人生
- ㉒ 商業談判(上)
- ㉒ 商業談判(下)
- ㉔ 心理學分析我與你
- ㉕ 增進自我概念
- ㉖ 怎樣做父母(上)
- ㉖ 怎樣做父母(下)
- ㉘ 兒童遊戲
- ⑳ 如何改造自己
- ㉑ 怎樣批評別人
- ㉒ 如何消除緊張
- ㉓ 怎樣增進記憶
- ㉔ 如何激發潛能
- ㉕ 怎樣洞悉別人
- ㉖ 情感與人生
- ㉗ 夫妻溝通
- ㉘ 家庭溝通
- ㉙ 單身、戀愛
- ㉚ 單身、戀愛
- ㉛ 判斷機構做本人
- ㉜ 實用管理心理學(上)
- ㉜ 實用管理心理學(下)
- ㉞ 激勵處方
- ⑳ 女性是最好的管理者
- ㉑ 善用你的思維
- ㉒ 善用你的智慧
- ㉓ 清心與自在
- ㉔ 困境中的創意
- ㉕ 鑽出牛角尖
- ㉖ 同居
- ㉗ 傑出的女性
- ㉘ 傑出女性
- ㉙ 傑出女性
- ㉚ 傑出女性
- ㉛ 傑出女性
- ㉜ 傑出女性
- ㉝ 傑出女性
- ㉞ 傑出女性
- ㉟ 傑出女性
- ㊱ 傑出女性
- ㊲ 傑出女性
- ㊳ 傑出女性
- ㊴ 傑出女性
- ㊵ 傑出女性
- ㊶ 傑出女性
- ㊷ 傑出女性
- ㊸ 傑出女性
- ㊹ 傑出女性
- ㊺ 傑出女性
- ㊻ 傑出女性
- ㊼ 傑出女性
- ㊽ 傑出女性
- ㊾ 傑出女性
- ㊿ 傑出女性



購買辦法

- 每冊統一售價110元
- 直接郵購單冊9折，全套60冊一次購買特價5100元，全部掛號寄書不另收費。
- 郵發 0189456-1 遠流出版公司
- 企業公司、政府機關、各級學校、輔導單位如欲團體購買，請洽電話專線392-3707翁小姐。

遠流出版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782號7樓之5
☎ 392-3707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創刊號

人間

召集人 / 陳映真
編輯顧問 / 高信譚 詹宏志 蔣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楓 尉天驄 王禎和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韓 韓 馬以工 梁正居
法律顧問 / 董良駁律師

總編輯 / 潘庭松
圖片編輯 / 王 信
文字編輯 / 劉春城 許南村
採訪攝影 / 王雅倫 陳品君 郭力昕 蔡明德 / 李文吉 傅 君 鍾俊陞
業 務 / 史庭輝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鈺惠 鄭子敏

因為我們相信， 我們希望，我們愛…

二十多年來，由於整個社會的勤勉工作，我們已經在台灣創造出一個中國歷史上前未曾有的、富裕、飽食的社會。這一個值得我們驕傲的成就，也使我們付出了一些代價。

那就是因為社會高度的分工組織化，造成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一個生產部門與另一個生產部門之間、一個市場與另一個市場之間的陌生與隔閡。人與人之間失去了往日深切的、休戚相關的連帶感，和相互間血肉相連的熱情與關懷。

此外，在一個大眾消費社會的時代裡，人，僅僅成為琳瑯滿目之商品的消費工具。於是生活失去了意義，生命喪失了目標。

我們的文化生活越來越庸俗、膚淺；
我們的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廢、枯索。

「人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雜誌呢？

如果用一句話來說明，「人間」是以圖片和文字從事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的雜誌。透過我們的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讓我們的關心甦醒；讓我們的希望重新帶領我們的腳步；讓愛再度豐潤我們的生活。

如果您還問：為什麼在這荒枯的時代，要辦「人間」這樣一種雜誌？

我們的回答是，我們抵死不肯相信：

有能力創造當前台灣這樣一個豐厚物質生活的中國人，

他們的精神面貌一定要平庸、低俗。我們也抵死不肯相信：

今天在台灣的中國人，心靈已經堆滿了永不飽足的物質慾望，

甚至使我們的關心、希望和愛，再也沒有立足的餘地。不，我們不信！

因此，我們盼望透過「人間」，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熱絡起來；

使彼此冷漠的社會，重新互相關懷；

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對彼此生活與情感的理解；
使塵封的心，能夠重新去相信、希望、愛和感動，
共同為了重新建造更適合人所居住的世界，為了再造一個
新的、優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團結，熱情地生活。

一年多來，在籌辦「人間」的過程中，

我們得到許許多多台灣文化界、知識界難以忘懷的關心與幫助。

黃春明先生提供了許多極有創意指導。尉天驄先生和郭楓先生也給予我們長期的協助與關心。

蘇俊郎先生是最早為我們提供許多寶貴意見的攝影家。

我們感謝關曉榮先生慨然將他的「八尺門」連作送來發表。

我們謝謝阮義忠和張照堂二位先生，先後將他們的力作送來「人間」，

使篇幅增光。吳嘉寶先生也長期給予我們許多指導，至可感銘。

我們尤其謝謝王信小姐，因為她嚴肅、認真、辛勞地

為我們挑選和編輯圖片，訓練我們年輕的工作同仁，使我們獲益至深。

此外，還有我們無法在此一一指名誌謝的朋友，都給予我們熱情的幫助。

我們深知，沒有這些令人難忘的支持與協助，

「人間」就完全不可能成形和刊出。

「人間」是屬於每一個關心人、關心生活、關心台灣——

我們可愛的家鄉的人們的雜誌。她的園地公開，沒有門派的限制。

我們歡迎一切關懷的、富有希望與愛心的報導攝影家和報導文學家聯手創作，寄來優秀的作品。

我們更需要全社會以訂閱和愛讀來支持「人間」，

因為「人間」是您自己的理想，您自己的雜誌。

朋友們，支持「人間」！因為我們心中的關懷、希望和愛，

正急切地需要一個再生和滋長的機會。

陳映真

1 創刊號 目錄

人間燈火 攝影 / 撰文 ■ 李文吉

6 李天和葉美惠：一個愛情故事

一個是勤勞、深情的喪偶男子，一個是命途坎坷、從來不曾被男人愛惜過的女人……



人間封面報導 攝影 / 撰文 ■ 關曉榮

16 百分之二的希望與奮鬥

關曉榮「八尺門」報導攝影連作

人間訪談 訪問 ■ 陳映真 記錄 ■ 李明

26 記錄一個大規模的、持續的 靜默的民族大遷徙

關曉榮以他顫抖的良心，
記錄了住在八尺門的美麗的原住民之困境、
生命力、希望、奮鬥、和挫折……



人間環境 攝影 ■ 蔡明德 撰文 ■ 潘庭松

32 台北內湖垃圾山的小世界

在惡臭撲鼻、塵埃滿天的內湖垃圾山上，
每天有一兩百人在這兒艱苦地尋找生活……

人間特約評論 王信口述 / 李明整理

48 告訴你真象 又發人深省的照片

阮義忠速寫簿 攝影 / 撰文 ■ 阮義忠

54 台北：無聲的愛與恨

阮義忠以他獨特的攝影眼，
為你捕捉台北的談諧、寂寞、和悲壯……

人間報告 攝影 / 撰文 ■ 陳品君

70 我不是小丑，我僅僅是一個矮子！

台北侏儒的悲辛世界……



〈封面攝影〉關曉榮

人間

人間特別約稿 攝影 ■ Bernard Bordenare

80 沈靜·大陸中國·一九八一

一個崇信東方哲學的法國攝影家，
一九八一年旅行中國大陸，
這裏是他奇特而又獨創性的視覺遍歷。

人間社會

94 妳是外國人嗎？是。 妳是中國人嗎？是！

越戰期間，台灣產生了千餘名中美混血兒。
這裏告訴你南西、喬治、雪莉
和他們的媽媽、祖母的苦難而可敬的故事……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址 /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
11弄17之1號
電話 / (02) 700-6304, 702-6750

封面解說

八尺門的少年水手。他一身吉甫賽人似的
服飾，生動地表現了今天阿眉族人民流浪
、寂寞、艱困的處境。不去喝酒作樂，這
優秀的航海民族的兒子，在沈思著些什麼
呀……(關曉榮攝影)

人間特別約稿

104 文化人的素顏

攝影 / 撰文 ■ 王信

106 平常百姓是我的攝影老師

人間世界報導名作選讀

110 飢餓： 來自衣索匹亞的緊急報告

攝影 / 三留理男 撰文 ■ 江淮生

零售 / 新台幣 148 元
長期訂閱 / 全年新台幣 1480 元
半年新台幣 750 元
港澳全年 U.S.\$ 59.5 (空運)
U.S.\$ 37.5 (海運)
亞洲全年 U.S.\$ 71 (空運)
U.S.\$ 45 (海運)
歐美全年 U.S.\$ 80 (空運)
U.S.\$ 45 (海運)

郵政劃撥帳號 / 1008791-0

人間訪問

122 鍾楚紅：人·女人·演員

鍾楚紅說：我的男性朋友
很多是同性戀者……
我喜歡小孩，但我可以帶著小孩
而沒有老公……

訪問 ■ 陳映真
攝影 ■ 黃春明 / 謝春德
記錄 ■ 周厚義

印刷所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 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美洲代理 / Miss Bao Wang
Scholar's Books, Inc.
1379 E. 53rd St.,
Chicago, Ill. 60615, USA



李天和 葉美惠

人間燈火

一個是勤勞、深情、喪偶的男人，
一個是命途坎坷、堅毅、開朗，
從來不曾被愛惜過的女人。

共同的命運，使他們結成伴侶，
在這首善的都城中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
撿拾破爛……在崎嶇、悲苦的遭遇中，
發散著豐沛的生命力和甘美明亮的
愛情芳香……

攝影 / 撰文 ■ 李文吉

離鄉背井

李天和葉美惠從屏東老家上台北合夥收舊貨，兩人不論晴雨，總是勤快地駕著馬達三輪車，穿梭在這大都市的街道巷弄間。收工後飲酒作樂，比許多名正言順的夫妻都親熱。他們倆不是夫妻，李天死了老婆，葉美惠老公跑了。兩人間勝似夫妻的「非法」關係不見容於純樸的家鄉，甚至於子女們也不體諒長輩老來寂寞的心境。

五年前李天的兒子阿德，開車來到萬丹葉美惠的家門前。葉美惠眉開眼笑地說：「快進屋裡來！阿德。」阿德不由分說，一拳揍過去；大廳內的李天衝出來擋在兩人之間，卻代葉挨了阿德的第二拳。剎時，李天已血流滿面。葉美惠被聞聲

兩頂形影不離的草笠，戴在五十年代的一對人的頭上，
穿梭在八十年代的台北街頭。



收回來的東西，能修的自己修。「我五十五歲，她和我同年。」李天說。

而出的大兒子阿榮扶了進去。呆在一邊的阿德這才抱著父親嚎啕大哭。從此以後，李天和葉美惠跑到高雄的岡山大樹等外地做了幾次山產店的生意，避避親朋好友的閒言閒語。只可惜，生意太清淡了，於是去年中秋兩人上台北另作打算。在「誰也不認得誰」的冷漠、奢華的台北市，兩人所到之處都被人看成親密的夫婦，而台北人塞滿大街小巷的「垃圾」，在他們的生意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倆似乎比任何一個「台北人」都喜歡這個大都會。

我從去年認識這兩個可愛的屏東人後，先是欣賞他們面對鏡頭時自娛娛人的從容坦然，繼而反省缺乏

生活磨練的我們，有什麼權利躲在相機的觀景窗後面考量他們的「造型」？以下的故事是他們在五權公寓屋頂的鋼棚下，一邊做工一邊陸續地告訴我的。

宦門大族·奈何敗落

李天說：「民國廿年，我出生在屏東。先祖父不曉得在清朝當過什麼大官，我家是紅牆綠瓦，有龍牙鳳尾的飛簷，氣勢不凡；門庭前還有旗杆石座。祖父又做釀酒買賣，在屏東萬丹故鄉賺了三十幾甲稻田。日據時代的日本人常來拉攏他，而且還沒走到庭院前，就會先下馬，表示敬意。家業傳到我父親手中，剛開始時，在萬丹開了幾家茶舖

、飼料店和碾米店，夥計就有十幾個，庭前的稻穀堆得像座小山。我幼時像個小公子，出門都有專人用腳踏車載我。」

「後來我聽大姊說起，在我兩三歲時，父親被人誘去豪賭，每天一大早就拿一萬斤稻穀做賭注。參與賭博的人，各人猜當日萬斤稻穀的行情，下注後就打電話到報社問行情，輸的人要付一萬斤稻穀或與行情等值的現金。賭到後來，沒幾年官府來查封，財產去了九成九。那時我才五、六歲。蕩盡家產的父親被我母親刻薄。每天罵他，還趕出家門去做工，父親駕牛車幫人搬運甘蔗，一來因他平時享受慣了，經不起裝卸甘蔗的粗重操勞，二來也



「這麼漂亮的化粧箱，怎麼有人捨得丟掉？」

是抑鬱憂心，沒幾月就去逝了。從此就開始了我奔波奮鬥的一生。」

或許是李天幼時在官宦人家給伺候慣了，他在內心始終是個不看人臉色的貴族，而先人的顯赫一時，也可能害他特別招人白眼。李天說：「我七歲時，家境更壞了，母親將五個兒子托給幾個親戚養，我給分到東港的舅舅家，舅舅對我很好，還帶我去讀了兩年書，舅舅卻虐待我，拿竹枝子打我。她女兒的便當內裝白米飯，我的只有灑鹽巴的蕃薯簽，而我還要每天到溪邊撿甘蔗頭回來當柴燒。我氣不過，最後偷跑回家。那時我九歲，家中已一貧如洗，母親將我送到已出嫁的大姊家做長工。我每天清早起來，牽兩頭牛去吃草，回來才吃人家的剩飯。姊夫是財大氣粗的俗人，我十一、二歲時每天挨他臭罵。十四歲時大姊撿了件他不要的白衫，改給我穿，讓我去看廟會時還有點人樣，姊夫看到了尖酸地說：『小翅膀才長幾根羽毛就想做半吊子阿哥。』這句話我再老都記得的。我大姊心軟，只有一旁掉淚。我那時還傻傻的不知道他有多惡毒。」

優秀的莊稼漢子

「到我十六歲時，好強的我一個人就耕種三甲多水田，我和一條水牛要犁一個多月，才能把這麼多地整好。天天赤腳在田中灑堆肥，腳都紅腫得潰爛發炎，每天要燒一種樹葉子來燻腳消毒。有一天姊夫拿鋤頭巡田時，看到我的牛倒在水坑內納涼，從老遠就『幹你娘駛你娘』地舉著鋤頭衝過來，還是隔壁的老頭子看到搶下他的鋤頭，我才溜得了。我知道再住下去只有害死我大姊難做人。我包袱一收就回家了。那時母親也已過世了。我還是要靠自己出去掙碗飯吃，在姊夫家六、七年沒拿過半毛工錢。」

「姊夫的姪子介紹我去黃中維夫婦的家裏做工，他們沒子女，待我親如長子，他們起初給我一分半（四、五百坪）稻田種穀子，沒多久我覺得做的太少不爽，勸維伯仔收回放租的兩甲多地，（那時已頒佈三七五減租，不自己種田會變成佃農的）讓我一個人種。他們按月給我薪水，兩三年下來我幫他們賺進三甲多的地。有一天隣居說閒話，說我是外人不够勤勞，我很用心力地做事，也最怕讓人厭嫌，一聽之下，領回寄在老闆娘那邊的薪水，就回家了。雖然我沒工作，卻從沒走歪路。但是，心中總是悶悶不樂。」這或許是李天憶記著維伯仔夫婦的恩情。

「我回家後，雖然當長工賺的錢很多，足夠買一甲多的稻田，剩下的還够幾個兄弟吃用一年，我沒工作，還是每天撿牛糞賣給人家當肥料，賺個三餐飯菜錢。我還把幾個失散的兄弟找回家來，像隨歌仔戲班四處唱戲的三弟，替人耕田在外的大哥，替人放牛的四弟都又團圓了。哥嫂和五個小孩全靠我養，我人很爽。但是好景不常，我堆在庭院中萬多斤的稻穀沒多久給嫂子『歪哥』光了，她把錢弄跑了，也不煮飯給我吃。剩我一個人又是兩袖清風，只好賣糶糶、踩三輪車什麼都幹。踩個十里路可賺取個十塊錢，專做酒家女的生意，總也給我存下九千塊錢。」

開「菜店」·挖古井

「後來我表弟要把一間『菜店』（猶如今天的酒家）頂給我，天啊，我到了二十三歲也沒嫖過女人，卻花了六千元頂下那個菜店當老闆，帶兩個夥計，開起這種『查某間』，惹得我大姊不和我來往。二十四歲時，我和店內幫傭煮飯的一個女孩子結婚。那是她找媒人來追上

我的，她還很漂亮，而我年輕時的標緻，在萬丹也是名噪一時的。結婚後，我覺得風化生意不能再做下去，就把店頂給人家，帶著太太回鄉下去了。我們撿蕃薯、竹筍殼賣，相依為命，民國四十四年我們有了個小男孩，而我又當兵去了，放她在家幫人除草割稻謀生活。我退伍後，兩人照樣做工，想到去買人家撿剩的『貨底』小豬來養，只要

四分之一的價錢，結果我們或許運氣好，兩頭、四頭、十頭的越養越多，我們倆拼命撿蕃薯煮給豬吃，總算六、七年下來，豬養了二、三百頭，生活也安定下來。這一段苦盡甘來的生活，使我對妻子的憐惜至死不渝。」

李天接著說：「生活安定後，我去和人學挖井，學了半年多學會了。在高雄大寮一個人帶幾個老少工

人，賺了一甲多地的挖井工錢。因為別人挖不到水，非我不行。後來名聲四播，有人找我去小琉球挖水井，裝水管和抽水機，共裝了三四十口井，平均一口井工錢在五千元左右，我像個『半仙』似的，帶著八個工人跑遍全島，連軍中的水利工程官都佩服我。我跟他說，你挖井靠學歷，我靠實力，那個派專車接我去問話的軍官還是國防部的少

將哩。這一二十年來，我就這麼幹水井工程直到一兩年前才收山的。如今屏東出名的農業與水產養殖，所需的大量淡水幾全來自地下，嚴重超抽的井水，已使屏東的地層下陷量高居全省之冠。」

死別·慟哭

「民國六十八年我太太甲狀腺出毛病，在潮州被庸醫開錯刀，害她



葉美惠喜歡發動揀來的兒童玩具。「現在的孩子，真幸福…」她說。



「光看做什麼？來，一塊兒唱歌、跳舞。」



老倆口戲演歌仔戲：王寶釧殺夫。
無情的人，看刀！

不能吞東西，整天硬著喉嚨，後來照X光，才知道喉部的氣管開刀被搞破了一個洞，進入食道的水份，不斷跑進肺部，那個醫生才趕我們去高雄的陸軍總醫院。但是一切都太晚了，住院六、七個月，天天吃藥打針還是救不了她，花了六、七十萬元事小，我白天交待工人上工後，就來醫院陪她，晚上身子靠在她床邊另一張床上，雙腳還懸在地上，不敢全身躺下，眼睛剛閉一下就醒過來，怕睡熟了不能幫她蓋被、處理大小便。有一回實在太睏了，開車送她到醫院的半路上，打瞌睡，車輪子落到水溝裏才醒過來。聽說甲狀腺病人脾氣很暴躁，她在家時，我每天一回家，大腿總給她捏

得青紫一大片，身上也要挨她掃把畚箕的一頓打。最後一次，在醫院我不小心睡死了，夢中好像聽到她大叫了我一聲，才驚醒過來，看到她被子踢掉了，我把她身子挪正了，蓋好被子，還說她怎麼不睡好一點。看她全沒反應，叫醫生來急救半天沒效，才知道她『回去』了。她去世前幾天，護士叫我幫太太洗尿屎失禁的褲子，我在廁所洗刷的時候就有預感了，但是她這麼一走，我還是生平第一次掉眼淚呢。」五年前他太太過世後，他又認識了開山產店的葉美惠，讓他頹喪到極點的生命，又燃起了熊熊生機。

和李天的太太比起來，同樣是女人，同樣是屏東的鄉下人，葉美惠

的一生幾乎全在她丈夫的折磨下虛度了。精明驕悍的她，記性比李天還好。

遇人不淑

民國二十年，在屏東楓港出生的葉美惠，九歲喪母。小學畢業後，十五歲就開雜貨店做小生意。她說：「在嫁給林萬祥之前，有個高雄人蘇仔常來我家買東西。有一次，他找我去高雄玩，遇上雷雨，我們躲在愛河邊原木堆下躲雨，結果我睡着了，他不小心碰到我的頭髮，我嚇醒了，給他一巴掌，一個人一路哭一路跑回屏東，從此不再理他。我大姊是給『頂頭人』（指高雄人）拋棄的。祖母說：『頂頭人

穿得太漂亮，你姐夫還常穿大衣，戴黑太陽眼鏡，又嫁到高雄那麼遠，真是『鹽運到，蝦已臭掉』，不穿鞋的才是勤勞的莊稼漢。」林萬祥長得『雷公面』，一臉兇相，祖母說：「這種人對妻子無情，對兄弟無義。」

「嫁給林萬祥後，一家人住在泥巴砌的茅草屋裡。每年要塗二遍牛屎，臭得一週內不能進屋吃飯。燒飯的灶是三個石塊堆成的，結婚時的聘金、棉被、西裝和戒子都是向別人借的。那兩個戒子才一錢重，根本軟得不能戴上手。」他在家幫

人補胎，她則要頂着懷孕幾個月的大肚子撿柴賣。而且清晨四點鐘出門拖七八十斤西瓜走一小時夜路回來賣。生活上的辛苦還在其次，婆媳姑嫂不和加上丈夫的不爭氣才是嘔人。

「有一回，我好心端盆熱水給公公洗臉，盆子卻給婆婆摔到門外，滾的好遠。婆婆罵她兒子是『妻奴』，拿柴刀要砍他，兩個人追了一公里那麼遠，我丈夫躲到天黑才摸回來。我放在家中的訂婚戒子不見了，小姑反說我偷去賣了。從此以後，每星期林萬祥都從高雄帶幾個

臉上塗抹得大紅大紫的酒家女，回家喝酒胡鬧。一喝醉就說要把我休掉。祖母勸我說女人家離婚不好，女人離了婚就是一輩子完蛋。我現在才聽說『蝦要跳，趁新鮮，人要離婚趁少年。』」

「那個黑心的死鬼，一喝酒就到三更半夜才回來，第二天又宿醉不能做工。而且亂進貨，輪胎公司來推銷，他十萬八萬的支票拚命開給人家，等票期到了才跑三點半。借五分十分利的高利貸，五十七年倒閉一次，三年前又倒閉一次。戶頭是我的名字，害得我四處流浪躲票

據法。賣藥賣衣服賣肉粽這些做生意的本事是硬給他逼出來的。」

推銷藥包· 叫賣成衣·包肉粽

「民國四十六年，我也曾戴太陽眼鏡，穿高跟鞋，背醫藥包，在鄉下當郎中，四處替人看病開藥。也賣過春聯，還會吟詩作對，能即興編出恆春思想起的歌詞。我賣衣服可以當著上百人面前叫賣，臉不紅，氣不喘。偷我衣服的每個女人家都逃不過我的眼和手，被我逮到就

罰三倍的錢。後來我改到各村村里長家曬穀場前叫賣，就沒人敢偷了。」

「有一次，我先生的債主派三個打手來討債，硬要牽走我的三輪車，我不給他們牽車，他們揚言第二天要來放火燒房子，我一氣抓起掃豬屎的掃帚把他們打出去，結果他們也沒敢再來燒房子。」

「民國五十六年，我們的輪胎行第一次倒閉時，我被罰款五萬多，繳了兩萬多後，實在沒辦法了，我躲到台北來，在民生東路頂了間違章木屋，自己包『屏東肉粽』賣，和女兒兩個人一天賺個五、六百元。還幫人洗車，惹隣人眼紅，和我搶地盤。後來我花了五、六萬元在那塊公有地上蓋了棟漂漂亮亮的兩層樓房做自助餐生意，生意不好，連忙把房子賣給一個台北人四十二萬，連同那一年兩個月賺的錢共六、七十萬，我們搬回屏東還清了債款，還剩下一二十萬元。重新開輪胎店。」

「三年後又是他亂進貨，跳票近百萬，加上被罰款二、三十萬，週轉不靈又倒閉了，他跑回恆春老家躲，又讓我一個人被通緝、被逼債，把三間店面賣掉還債，我這才又走東跑西。四、五年前認識李天時，我在潮州開山產店，專做男人的生意。屏東的山地女人，會來店內兼差，陪人吃酒睡覺，我們抽頭四、五成左右。我丈夫知道李天死了太太後，醋勁大發，天天胡鬧，我們給他逼得弄假成真。但是，在同進同出六個月後，我們之間還是清白的。去年我上台北找工作，才和兩個北投『本地人』合夥在北投一家溫泉澡堂開麵攤，而且叫李天台北一起做。結果我們的股金被吞佔了，這才到你們家幹了三四個月的清潔工，你媽媽好心把石牌房子屋頂的鋼棚免費給我們住，全家大

小都和我們成了好朋友。聽你媽說，她當年訂婚的戒子還是大戰時美軍轟炸後撿來的彈殼鋸成的，大家都是艱苦過來的，聊天訴苦都很投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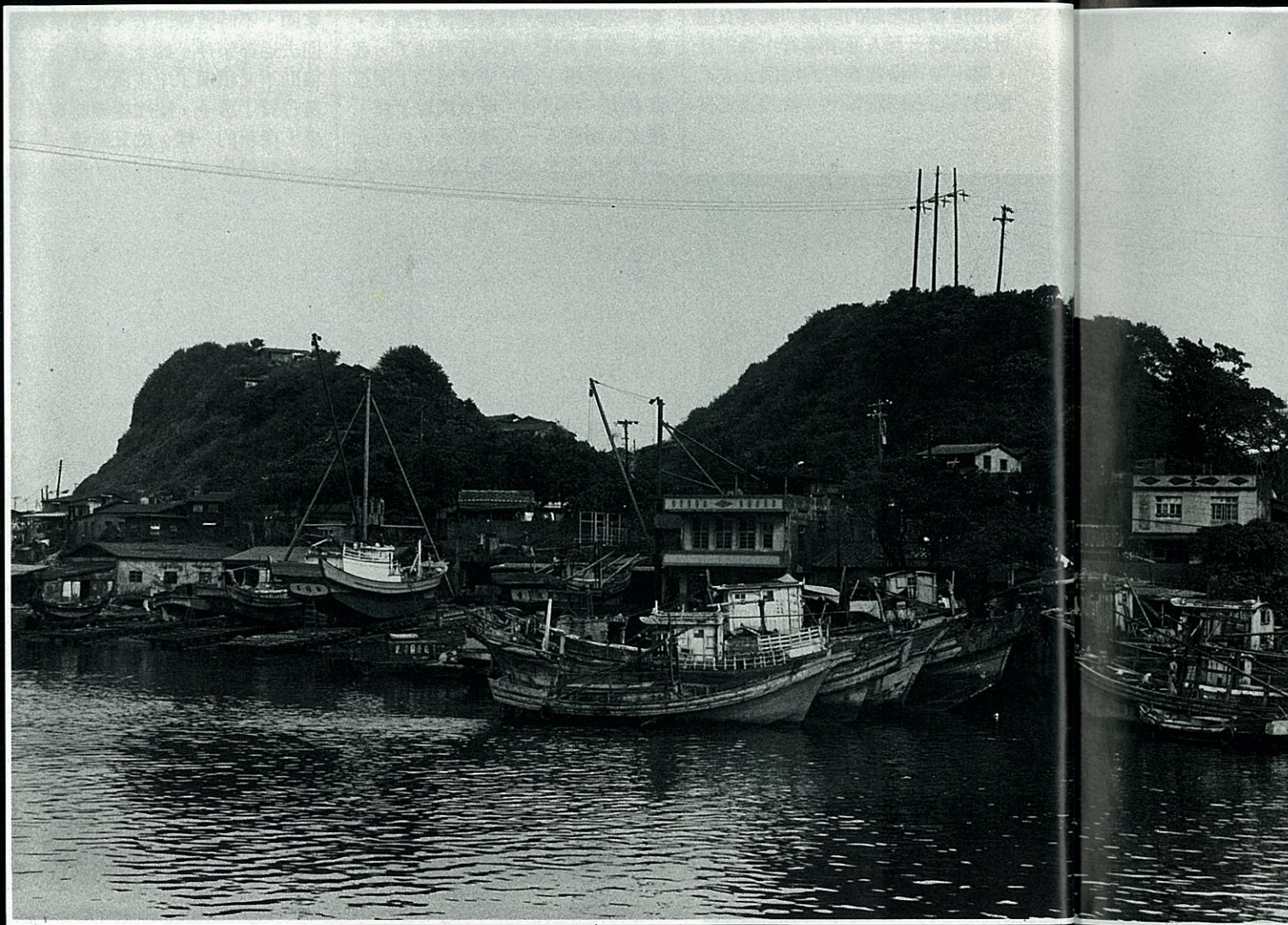
這輩子從來沒有人 像他那麼疼惜我

「雖然李天和我在台北過的蠻快樂的，我們一直惦記屏東的子女、家園，不時匯錢回去、年節祭典都回去過節祭拜。如今：我在李天的協助下又積攢了十多萬元，重新在萬丹買了房子，陸陸續續將撿來收來『像新的一樣』的瓦斯爐、電扇、電視機等傢俬運回家，重新打點出一個充實的家。只是我那死鬼丈夫依然避不出面，我之所以會和李天好，主要是因為他照顧前妻的深情感動了我。我那黑心肝的丈夫在我懷孕五、六個月時，半夜不睡覺摸黑去戲弄幫傭的小姐，差點沒吃上官司。我這輩子沒給丈夫愛惜過，才會年過半百不害臊地交上李天這個『男朋友』。幾年前我走投無路時，我丈夫躲的遠遠的，他的債務和新家都是李天幫忙償還整頓的。李天常說，『客兄』要做，不多出點力氣怎麼成？」

天生有做生意本領的他們，收了半年舊貨後，搞清楚這行業的底細，不願再給中盤商剝削，正在找塊市郊廢耕空地，開始屯積青銅、紅銅、壓克力、舊報紙電話簿等高價位的廢料，再整卡車地賣給大盤商，或運回南部直接賣給工廠，到時候，又是一趟幾十萬元的大買賣了。單憑他們樂觀的笑聲，我敢肯定他們比誰都「有前途」。下回，你可能在街頭巷尾看到他們，也可能更驚訝三輪車上擴音機放出來的不是「簿仔紙報紙拿來賣哦！」，而是二十年前流行的日本歌曲；葉和李毫不羞澀地同聲吟唱。



打扮起來，我們比誰都體面吧。



從和平島眺望這鄉愁的漁港。

百分之二的希望與奮鬥

攝影 / 撰文 ■ 關曉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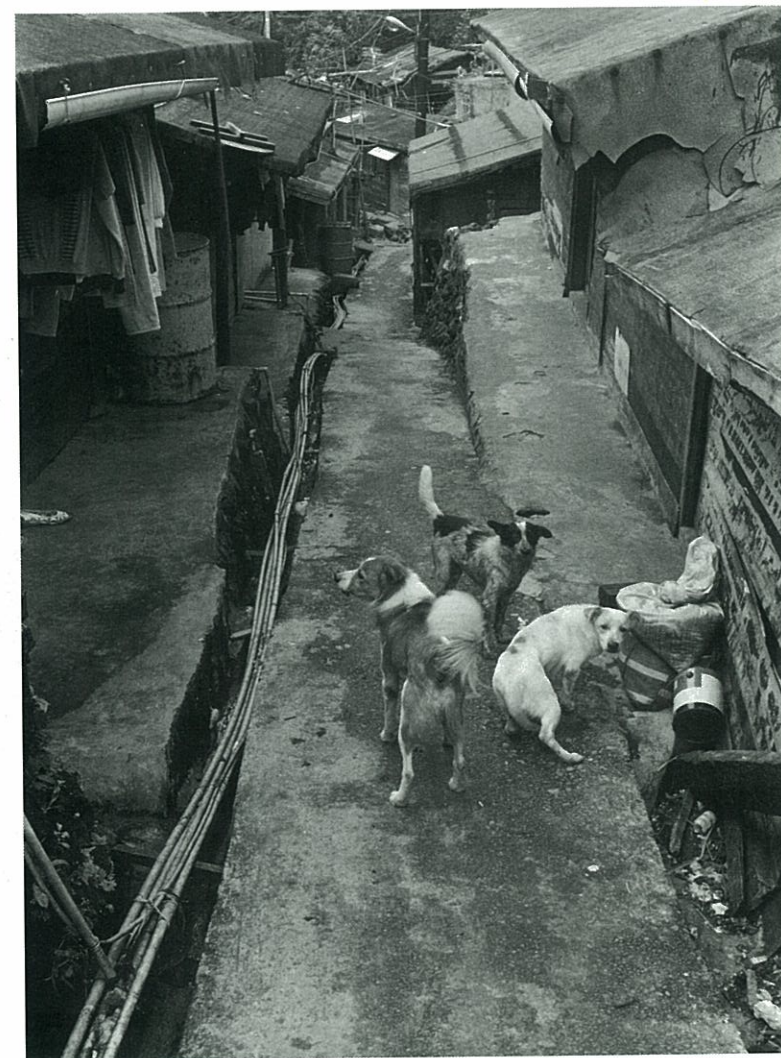
隨着近三十年來台灣經濟和社會的急速發展，台灣山地自給自足的原住民部落社會開始解體。山地經濟和生計日趨艱難，使大量的台灣山地各族向漢人的平地城市遷徙，以勞力換取生活的資料。這種在靜默中發生的民族遷移運動，實際上正隨着台灣經濟的發展而擴大其規模。

由於台灣山地原住民部落共同體的文化、習俗和價值系統，和工商社會的漢族文化、習俗和價值系統不一樣，而且顯然地處於劣勢的地位，流落在現代城市的廣大「平地山胞」，立刻面臨了複雜的困難和挫折。加上漢族人民對台灣原住民有意無意的偏見、誤解和忽視，使得這些「平地山胞」在辛酸的求生

過程中，受到許多不正當、不合理、不公平的待遇。

我們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對於台灣原住民特殊的民俗、祭禮、儀式和工藝美術原始文物，抱着好奇和欣賞的態度。但這充其量只是一種觀光客的、對於異族風土文化的好奇心罷了，對於和漢人共同在這婆婆之島生活了三百餘年的台灣原住民儼然完好的文化，沒有進一步的認識和真誠的尊重。相反地，我們的心目中，往往充滿着歪曲過的、訛傳的、相當片面的對於台灣原住民族的看法：例如謂他們不懂得居住政府替他們蓋好的現代化房子；好吃懶做；天性上的酗酒，甚至謬稱天性上的不貞……等等。很少人進一步客觀、深刻地研究這些片面

依山蔓生的八尺門阿美族人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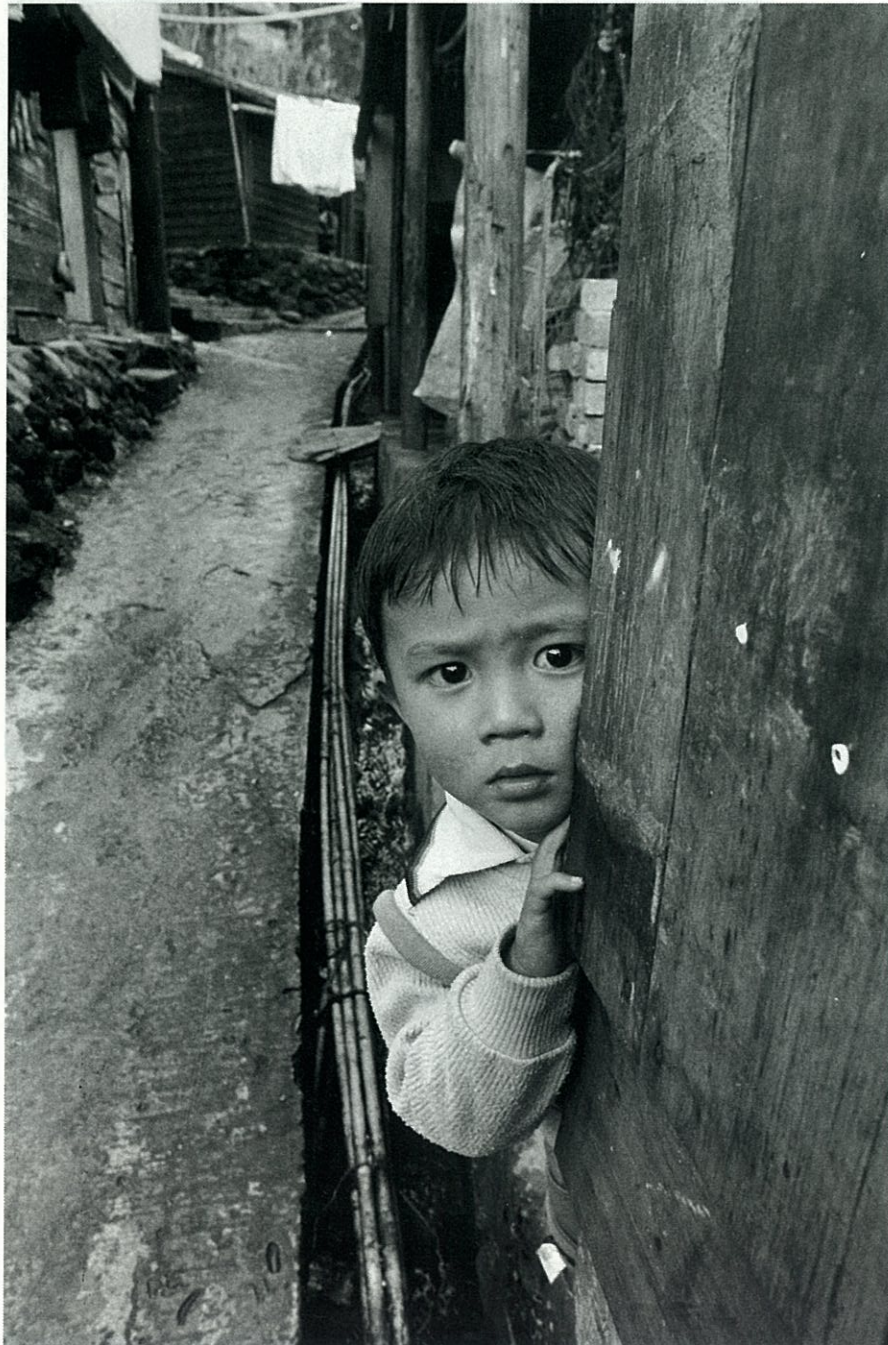
八尺門聚落內狹小的巷道。和山地部落一樣，在八尺門，狗是最常見的動物。

現象背後複雜的制度上、社會上、經濟上的原因，從而找到漢人的「發展」和山地原住民「落後」之間的結構性的關係。

台灣原住民，早在漢人移住之前，老早就以台灣為自己的故鄉。如果說今天台灣漢人文物精華之地，無不是漢人早年從原住民手中「巧取豪奪」得來，也不為過。今天，

我們住在台灣的漢族，已經取得了漢民族歷史上前未曾有的富裕和繁榮。因此，漢人應該早已具有良心和物質的力量，去正視和反省我們漢族人民和原住各族同胞間的現況，從而着手改善台灣原住民族的境遇，致力於協助原住民尋求自主、發展和繁榮之道。因為，台灣原住民總人口雖只佔台灣總人口的百分

父親出港·母親不在家·獨自在屋裏留守的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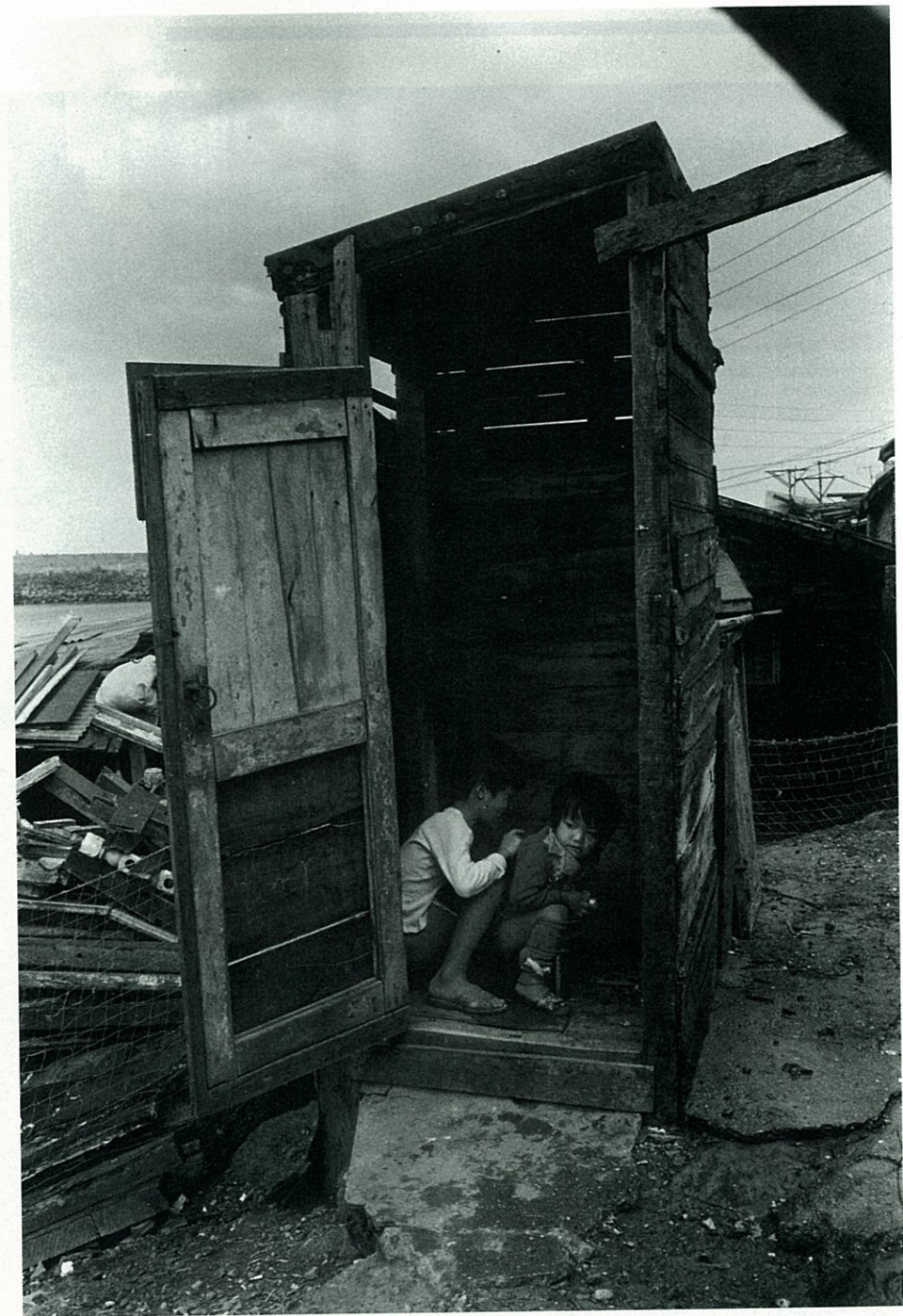
八尺門的小孩·在基隆的雨中·走出村子上學去。

之二，但他們的人權和尊嚴，和其餘的百分之九十八之間，是應該找出完全的等號的。

大約距今二十多年前，有一部份原住花蓮東部海岸的阿眉族人，流徙到基隆，從事漁撈的勞動。爾後，其中的一群，爲了出港作業上的方便和其他經濟上的原因，選擇了

基隆和平島附近的「八尺門」丘陵地，以廢棄的船板做材料，在族人自力互助之下，依山墾荒，搭建小屋，以圖遮風避雨，而逐漸形成一個聚落。由於在法律上，這些小屋是違章建築，行政上常被拆除。但他們長年來爲了生活的迫切要求，在屢建屢拆，屢拆屢建之下，終於

20多年前開始，流徙到八尺門的阿美族，就是這樣用自己的胳膊，相互幫助，蓋起自己的新家園。



八尺門典型的公廁。小兄妹一塊兒蹲着，將來也是忘不了的童年記憶吧。



屋裡屋外，阿美族婦女正專心地縫着成衣廠帶回來的服飾。二至三小時的工資是五十元左右。

頑強地形成一個今日三百來戶的小社區。

聚落的形成，雖然使他們有安歇立足之地，却也同時展開了他們孤立、艱困的生之掙扎。早年，因為違章建築依法不能申請水電設施，迫使他們接受附近漢人條件苛刻的水電接駁供應。少數不良漢人，以切斷水電供應為要脅，逼使這些平地原住民以不合理的高價，向漢人開設的雜貨店買日用品。這種情形，雖不是極端殘酷、重大的民族壓迫，却典型地反映了今日台灣平地原住民長久以來普遍的處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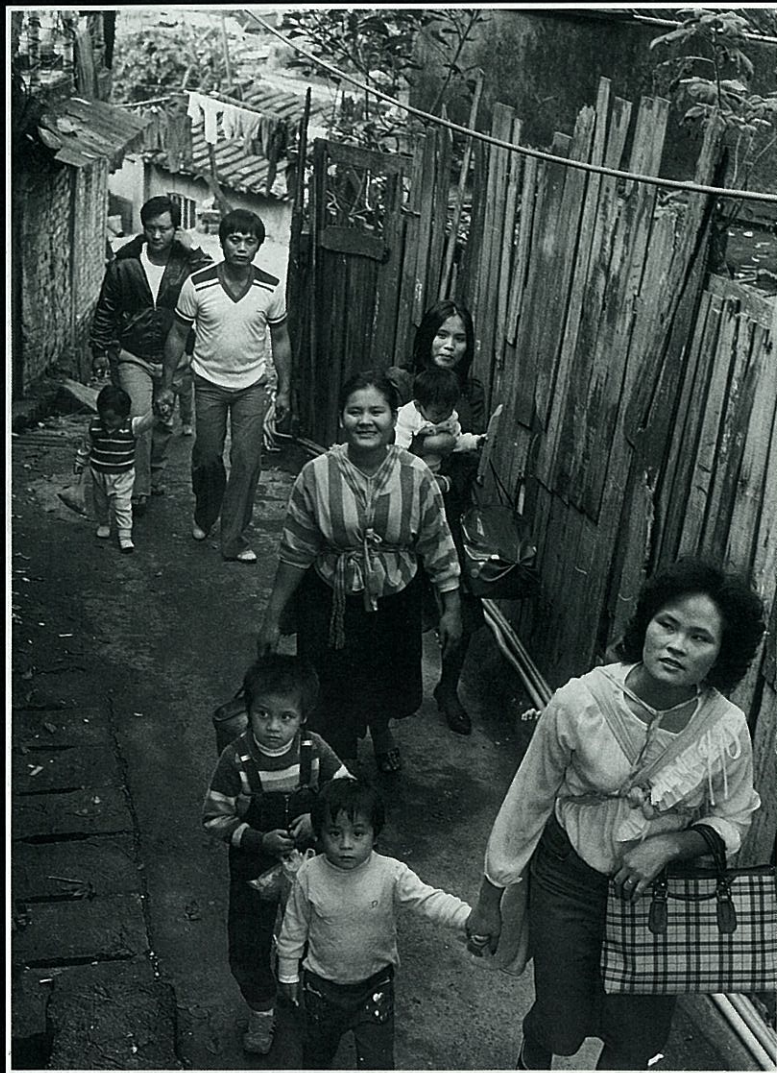
由於教育水平一般地低下，專業技能一般地缺乏，平地男性原住民的大多數都從事低收入、重勞動的行業。但流徙在全省各大小城鎮的平地原住民的境遇，因職業、地區、

和種族的習尚而有不同。我在八尺門的觀察與生活所見，事實上也只是一個抽樣。因此八尺門的原住民所面臨的困境與難題，固然有普遍意義，却也有它獨特的、片面的性質。雖然我在八尺門生活了將近半年，拍下數千張照片，但這只是我把自己長年來對平地原住民的關懷初步付諸實踐的一個嘗試，一個開端而已。

中國，一向是一個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統一的國家。在漢族文化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少教育我們與人和平、正直相處、濟弱扶傾的道德和教訓。今天，當我們在台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我想：我們回頭去正視、關心和反省我們和善良、健美的台灣原住民的關係的時機，已經迫在眉睫了。 ●

從故鄉台東捐回來的食米。
水和米，總是故鄉的最甜。





漁船回港，男人們賦閑的日子，全家上基隆採買逛街，回到八尺門社區裡來。和我們一樣，家庭是八尺門阿美族人生活的核心。

人間訪談

訪問 ■ 陳映真

記錄 ■ 李明

記錄一個 大規模的 靜默的·持續的 民族大遷徙

訪問關曉榮
談「八尺門」連作和報導攝影

關曉榮說：少數民族面臨全民族的淪落與解體，
離開山地，向平地進行大規模的、
持續的、靜默的民族大遷徙。這值得重視。
不是有人要保護「瀕臨滅絕的動物」嗎？
台灣少數民族是人，是我們美麗的兄弟和同胞啊！

■：簡單介紹一下你的歷程，順便談一談你怎麼開始你的攝影工作的。

□：我的籍貫是廣東省，在海南島出生的。我的父親是空軍嘛。生下來兩、三個月以後，年輕的母親就一個人帶著我坐軍機到台灣。那時父親還有任務，留在大陸。一個年輕的母親，帶著襁褓的嬰兒，在戰亂中孤單、驚惶地流徙。我父親任軍職，因此我們家在台灣時也經常跟著父親職務上的調動而搬遷。這種不安定的生活，從小就給我的性格上很大影響。一般說來，我想，這種不安定，使我在地理上缺少一個家。幾乎沒有一個地名，我可以在心靈上當我的故鄉，使我的性格上有一種基本上的不安定。

這種性格上的不安定性，給予我日後面對工作和生活時有一定影響，從而產生一些困難。每個階段的工作和生活裡，都潛著一種不安、焦慮，和衝破穩定的力量。傷腦筋得很，進藝專讀書以前，我生了一場肺病。在那個青少年時代，我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孤單，對人生呀、生命呀、意義呀，一個人孤單地苦悶著、想著。這些孤獨的一段日子，肯定給予我很大影響。

我在藝專學的是美術設計。進了學校，我才知道我不喜歡搞美術設計。少年的我，幼稚地想：美術設計，是商業的附庸，不願意把我一生的才能只供商業去應用（笑）。可是這自找的煩惱，却苦了我。我蹣跚，胡天黑地的看課外書，留長髮，違反校規。現在想來，我每次

處在困境時，就得自己設法採取行動來擺脫困境。當時我的行動就是反抗，跟教官過不去（笑）。

藝專畢業後，服完兵役，做過工人。為什麼？當時年輕，手藝和勞動人對工作的專注，很吸引著我，想具體參與和理解工人的生活。做了一段時間工人，才知道自己不是當工人的料。我的內面，已經有許多藝術呀、文學呀…這些玩意嘛（笑）。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當了國中老師，一當就是五年半。當教師，給予我珍貴的體驗。老師和小孩所建立的關係，是那麼全然，那麼深。一個細小的關懷，在學生是比親人還親的溫暖和嚮慕啊。我體會到，師生之間首先要建立人的、親人般的師生關係。有了這個關係，然後才有教育。後來，我離開了教師的崗位。環境的因素，加上我深覺得自己學識不足，使我離開教職。還在當老師的時候，我畫畫，寫點小說，也在那時候學拍照。那時拍照，純粹是為了好玩。那時有薪水收入，積了一點錢，才買了相機。我用相機去捕捉我兒時的回憶，例如拍母雞帶著一群小雞到處覓食，使我想到了童年時代母親和我的關係…後來，我也在街頭東拍、西拍。離開教職以後，我一個人上台北，開了一年的計程車，偶然也拍一點。「天下」雜誌開辦後，在蘇俊郎先生推薦下，我到「天下」當攝影記者。離開「天下」，到「時報雜誌」工作，一直到现在。

■：搞報導攝影，是什麼時候開始的？這回到「八尺門」住下來拍，有什麼題材上和攝影上的考慮？

□：廣義一點說，我拍報導的東西，可說是從任職「天下」時開始的。在「天下」、「時報雜誌」工作下來，認識了一些工作上的困境。想做的題目，編輯部沒興趣，或者經費批不下來，工作時間也不夠，要求兩天三天做好一個報導，兩、三天固然也可以做出來交差，但在自己嚴格要求下，一個好的報導是要有一定時間、金錢上的支援才能做到。

深入一個要報導的環境，比較長期地生活、體驗、觀察和研究才能做好報導攝影——這是我一直有的似是而非的信念。現在，我在工作上不可能取得這些條件，我該怎麼辦？因循下去，一日混過一日，我很難過。這是個困境，我得採取具體行動解決。怎麼辦？我向報社請一年的假，用積存的一點錢，準備到八尺門去。開始的時候，我覺得挺渺茫的。我只知道，在困境之中，我必須選擇，必須採取行動，跨出第一步。

小時候，我曾經和山地小朋友玩過，對山地少數民族有基本感情。有一次，和攝影的好朋友一塊去過八尺門拍電視，當時為了拍平地山胞的題材，訪問過台北近郊的平地山胞社區。每個社區有不同的特點和問題。但我決定拍八尺門，主要是因為八尺門是阿美族山胞大規模向平地遷移時自己選擇的地點。由於社區是違章建築，他們建了被拆，拆了又建，自然地形成一個聚落，也因此保留了山地聚落那種家與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原來同族間親密的關係。這種從貧困、艱難中產生

密性，很吸引了我。

報導攝影，對於我，具有重大的社會責任和目的。我不是研究台灣山地少數民族問題的人。但是，我強烈地感覺到台灣少數民族正面臨極大的問題。這些問題，像一切別的公害、環境問題，在還沒有勃發成為嚴重問題前一樣，沒有受到社會和政策上充份的注意。但今天少數民族問題再不加以正視，有一天問題爆發，對於少數民族和漢族都會產生很大的傷害。我一向對人有特殊的關心。對人的關心，其實是我決心報導八尺門的一個基本的動因吧。

■：報導攝影往往表現出攝影者自己的觀點。能不能概括地談一談你八尺門作品所要傳達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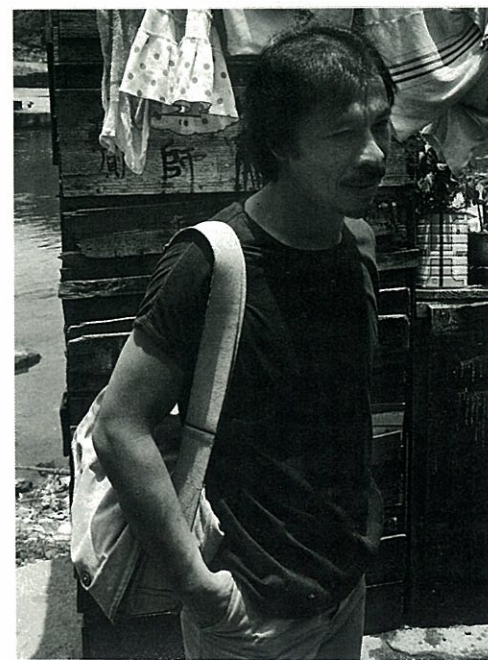
□：我想增進我們漢人對這些典型化了的平地山胞的深入理解。理解是關懷甚至改革的基礎。我記錄了八尺門的生活環境，記錄了他們從事漁業勞動的辛苦，記錄他們下船後令人心痛的酗酒和勞動中極易遭受的勞動傷害。

漢人的勞工也辛苦，也會因生活的重壓與挫折而酗酒，也會經常遭遇到勞動傷害。不同的是：從少數民族的立場看來，他們是全民的淪落和崩解，在自給自足的社會解體後，離開原居的山地，向平地進行大規模的、持續的、靜默的遷徙。全民族的大遷徙。這值得重視。不是有人要保護「瀕臨滅絕的動物」嗎？而我們的少數民族是人，是我們的同胞和兄弟啊。

說到酗酒，很多人以為山地人好酒是天生的劣性，好吃、懶做、貪酒

，當然會淪亡。這不正確。我知道的是，原來山地人只在祭典節慶婚嫁時，喝一點自釀的酒，但絕不像現在這樣全面的酗酒。來平地以後受騙、挫敗、受辱、無法適應，無法保護自己。這深刻而難言的全民族的困辱，使他們藉酗酒求得片刻的逃遁，從而造成嚴重的惡性循環。只要你真正同他們住，一塊生活，任何人都會為他們基本的、驚人的善良和無可如何的頹廢與沉淪，心中絞痛。我在八尺門，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我深入理解人間苦難，又無能為力時，心中的沉重，使我必須暫時回到台北來（激動）…舒緩一下嘛…（苦笑）。

我個人以為，沒有這些，或者更深刻的理解，就妄斷山地少數民族「自甘墮落」、「愚昧」，是很不負責任的說法。不幸的是，這樣的說法，很普遍。早些年，我到過霧台鄉拍照，恰好碰見一群大約是攝影



舒南攝影

協會的人吧，也在那兒拍。他們只注意少數民族特異的服飾和舞蹈、刺青等，態度上傍若無人，攻擊性很強。我看了，感到悲傷。這樣的態度，沒有理解，漢人中心意識很強，又怎麼能了解和尊重一個儼然獨立的文化，儼然自有尊嚴的兄弟民族？

還有一次，在路上碰見一群返鄉的山地青年。他們已有幾分醉意，相談之下，立刻成為熱情的朋友。他們堅持我退掉原定的住處，立刻搬到他們山地的家中。當晚，大夥兒痛快喝酒，儘情歌唱。第二天早上，我的心中充滿著昨夜熱烈的友情，歡樂地同他們打招呼。不料回答我的却是冷淡、陌生、自制的臉孔。我受到很大的傷害，却百思不解。後來我終於懂得，昨夜的友情，是因為酒精使他們越過漢人和山地人之間平常積累的不信和挫折，才以他們本然的豪爽和熱情接納了我

。酒醒之後，我們又回復原有的不信和緊張。這叫我心痛和深思。這痛苦雖不是由我造成，但做為漢人的一份子，我對他們的挫折和痛苦，有一份責任。我感到羞愧……我想到近百餘年，中國人和船堅砲利的西洋人往來的經驗，不也是充滿了這種苦痛和挫折嗎？我們對西洋的人和西洋的文明，不也充滿著這樣一種自卑、自大、迎媚而又怒拒的複雜的情結嗎？這樣

在八尺門工作的關曉榮

的理解，治療了我。八尺門的工作，基本上是懷著這樣的理解，走進他們的生活。

■：我也以為台灣漢人經濟和台灣山地社會的解體，基本上可以用「依賴理論」去分析。漢人的「文明教化」、「現代化」和「發展」，對內而言，往往是以山地的「矮化發展」、「落後」和解體為代價的。這樣的分析，還有待細密的理論上的展開。現在，且談一談你這次在八尺門所做的攝影報導上的實踐，初步做一個工作上的總結。

□：方才說過，除非我毅然跨出一步，請假離開工作，全心全意地住進八尺門，自己去檢驗這種工作方法、態度的結果，否則沒有一個人能告訴我報導攝影的路該怎麼走下去。現在我初步結束了工作，前後

用去將近半年的時間。總結體驗吧，大約有這幾點：

第一，事前要做好充分準備。要搞好研究和調查，有助於在著手工作前有個準備，有一個觀點。這是工作成敗的關鍵。

其次，照片拍出來了，問題也很大。你要怎麼按照你既有的和新發展出來的觀點去組合這些照片，給予秩序、邏輯，怎樣摸索出自己的影像語言和語法。工作規模非常龐大，我頭一遭碰到了難題。要怎麼表現？用連環圖的形式嗎？不成啊！你得反覆地加以思量，考慮各種可能的呈現方式，用具體影像去思考和表達，不容易。我得想全局性的結構，也得想個別影像的內涵，初步挑出來，再進行淘汰，淘汰以後再讀，圖片這時候會告訴我如何構

成和表現，使圖片間形成一定強度的關係，然後整個組織起來。

這次的工作，真切地使我理解到，報導攝影工作者一定要有條件用較長的時間去投入，才能有真正的參與和比較深的思考。短期的、零星的造訪，當然也會有作品，也可能有好作品，這和攝影者的人文背景，和他對題材事前的研究又有關係。不過，對我個人而言，零星的造訪，會累積某種不滿足感。累積到一定程度，就非泡進去看個究竟不可。現在工作初步結束了。我能說，對我而言，我從具體經驗相信：報導攝影最好是像我這次做的那樣去做：研究、思考、生活、工作。

■：你有過只能用比較短的時間去完成一件報導工作的經驗。八尺門是一個新體驗。比較一下兩種不同的工作方式…

□：從前在屏東鄉下教書，也喜歡一個人到風光好的地方去散心。就那時，常常看見一群觀光的人呼嘯而來，又呼嘯而去。我就想：他們這樣來了去了，那裡真能體會這兒的生活，氛圍、調子和美？住八尺門，你會成為這聚落裡的一分子。住進去，才能消除你這侵入者與他們之間的隔漠，建立人與人之間真實的關係。逐漸地，你覺得你被接受成為他們的鄰人，他們的朋友，重要的是你也覺得自己是他們的鄰人和朋友。有了這人際關係，才有你的工作——拍照。因為這時你們互相友好，信賴，沒有緊張的關係，有了更加深入、令你感動、詫異的接觸。那真美，真感人。

■：攝影有很強的說服力，也有很

大的惡用和歪曲的可能性。因此，倫理上，攝影報導的人要冷靜客觀。但報導攝影的指導性格，又要求表現作者自己的價值和世界觀。這矛盾，要怎樣對待才好。

□：報導，除了因為攝影這個媒介的特殊性，更因為他依附在大眾傳播這個巨大力量上，當然要求工作者要客觀。問題是，當你對題材深入後，你自己對題材的情感和認識，叫你無法保持原初的「客觀」。我於是想，「客觀」也因觀察者的觀察、體驗的深淺而改變它的面貌。人文攝影重大的特點在於攝影家以自己以人為關懷的中心的價值觀去看人，看生活，如果產生「偏見」，那「偏見」決不比其他「心象攝影」或「新彩色」攝影為大。這回我在八尺門工作，對住在那兒的山地朋友面臨的困境和在困境中凝結而生的力量和悲哀，有前未曾有過的感受。這感受使我沮喪、悲傷。我與他們有了福樂共相的體己的情感。這會不會影響我離開一個「客觀」、「冷靜」、「公正」的立場呢？我問過我自己。我的答案是，這苦樂共相之情，是做為漢人的我，做為一個人文攝影工作者的我的一種解放，一種拯救。這是健康的。我喜歡。我工作的意義。在於我關心人。我相信，特別經由八尺門，報導攝影有它無可遁逃的社會責任。草木風土都可以拍。有沒有拍出草木風土與人的關係，照片呈現的就不會一樣。

雖然我不敢奢想，但我還是希望我的作品能引起漢人和少數民族相互的關心、理解和關懷。如果能因而

引起一些有意義的改革，我會有多麼高興。但這樣的「奢想」，這樣的負擔心，確實是使我克服工作上一些主觀、客觀困難，戮力以赴的重大原因之一。平地山胞的問題和困境，也許要我們以好幾個世代的時間才能解決。但理解、正視這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怕是最初的一步吧。

■：總結一下報導攝影的問題和困難吧。

□：八尺門經驗以後，更深地感覺到我不斷地自我充實起來，不放過任何可以自我教育的機會。讀書、研究、看好電影、讀好小說；在人文上要不斷充實起來。攝影朋友間，也希望有一個團結、互相切磋、一塊進步的形勢。這一向，朋友們大都很努力，自己拍，自己摸索，基本上報導攝影在台灣還只是個開始。這麼嚴肅而有意義的工作，使我們常生苦悶。怎麼拍下去？拍了怎麼發表，拍給誰看。這些問題和苦悶如果不嚴肅認真對待，是不行的。

另外一個大難題，是資金上的支援。這工作需要時間，需要錢。我們要考慮生活問題。目前，台灣還沒有基金會支持一些有計劃的拍攝行動。我看這問題很難。不過，幾十年來，台灣的文學藝術不也就在無人問問，自生自滅的條件下，努力掙扎著做出一點成績…這問題真難。

■：報導/人文攝影，基本上有批評性。它需要表現上的民主主義，才能發展。依你看，台灣有沒有這些條件？

□：報導攝影肯定樂意拍「光明面」。歌頌困境中的生命力，歌頌善良、勤勉、愛和同情。問題只在光明面是否真實。如果拍了比較陰暗的東西，其實動機上豈不也是從對光明、正義和愛的飢餓而來的嗎？壓力不會沒有。全世界那裡沒有壓力。真實、愛、公正其實在世界許多地方都受到某些人的憎惡。但我們誠實工作，不能因為有壓力就放棄。好的作品帶來改革的例子不會多，但具體上是有的。

■：今後，對自己有什麼計劃？

□：如果而且只要可能，我會繼續拍下去。萬一我沒條件繼續拍下去，總也有更優秀、更年輕的一代拍下去吧。我不知道（笑）。

■：對於有志於報導攝影的朋友，有什麼建言？

□：選定題材前，要做具體研究，認真地想，自己工作的目的是什麼，想要說什麼？這樣，才能做得深入，做得好。

其次，要用功，不能只「玩相機」，不會思想，沒有思想的報導攝影者，是沒有的。再次，在專業技巧、暗房上，要努力學習求進步。內容和見解固然最重要，但表現上的藝術性也很重要。過份重視技巧和過份不重視技巧，都不正確。

最後，要好好面對自己。如果自己性格上不那麼關懷，不那麼重視人，不那麼關心正義，大可不必一窩蜂擠到什麼報導攝影上。做個優秀的沙龍攝影家、商業攝影家絕對比做一個鸞腳膚淺的報導攝影家，要好很多。趕流行，一窩蜂，那不好，路子也走不下去。



餵貓的小孩。

內湖 垃圾山上的 小世界

在這長約900公尺，高約60公尺的台北內湖垃圾山上，
滿是污穢的垃圾、撲鼻的惡臭和令人窒息的塵埃。
然而，就在這垃圾山上，
每天有一、兩百人在這兒艱苦、勤勉地尋找生活。
他們有來自台西、雲林的貧窮居民，
有為兒媳掙住院費的公公，
有協助家計的主婦和學童，
有飄零到平地的山胞，
有看破江湖、一身蟠龍刺青的黑道中人，
有食指浩繁的小公務員……
構成一幅堅毅、嚴肅、自有尊嚴的小世界。

攝影■蔡明德 撰文■潘庭松



「消費者至上」這句話，在垃圾車的閘門開啓的時候，有了新的意義。



垃圾山上每天800餘車次的垃圾車，必須靠清潔隊員指揮疏導，才能排解垃圾車的擁擠。

台北市內湖葫蘆里的垃圾山長約900公尺、高度約60公尺。每天從早到晚平均有800多車次的垃圾車，運來3000公噸的各種廢棄物在這裡堆積。「每逢年節假日、颱風災變，就是垃圾山的旺季。」陳姓清潔隊員打趣著說。

在狹窄、崎嶇不平的山路上，一輛緊挨著一輛的垃圾車緩慢地在推進著。雨後初晴的日子裡，腐爛後的垃圾在陽光曝曬下，散發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惡臭，大量的蚊蠅在垃圾堆上盤旋和嘩鬧著，癩皮狗和成群上百隻的鷺鷥佇立在剛傾倒出來的垃圾上面覓食。

部份垃圾已腐爛成黑色的爛泥，在陽光的炙烤下，冒出飽含甲烷的沼氣，乾燥的爛泥則隨風飛揚，造成黃塵瀰漫的景象。黃塵和熱空氣吹襲在人的身上，有一種火熱、刺癢的感覺。陽光和垃圾本身所產生的沼氣，使得山上的溫度高達攝氏34度左右。

在蒸騰的空氣下、垃圾和成群的動物、穿梭的車輛之間，更有為數在100人以上的拾荒者在辛勤地工作著。身穿長袖衣褲和膠鞋、戴著斗笠和手套的拾荒者，分據在山上各處。他們幾乎無視於身旁來往的堆土機和垃圾車，車子一進入傾倒的位置，他們便蜂湧而上，取下預插在斗笠上的小刀，迅速地切割開裝垃圾的膠袋、倒出垃圾，揀拾出具有市場價值的東西，如鋁罐、保特瓶、塑膠袋、紙板、破衣服、米



袋、輪胎、鐵皮……等。

有的拾荒者揀拾到殘餘的飲料罐頭、漿果、便當場打開來飲用解渴，漿汁順著他們沾滿垃圾、污泥的手臂流下來，讓人感到對生命的感慨和訝異。

山上大火

去年七月，內湖垃圾山發生一場大火。垃圾經歷縮覆土後和水份、空氣及土壤中的細菌發生作用，分解後產生綜合甲烷、硫化氫、和二氧化碳的沼氣。再遇上連日艷陽的曝曬，使得易燃的氣體遇熱發火。

連續數日的大火，形成濃煙擴散，污染空氣，住下風地區的居民首當其衝。山頂上由垃圾

場派出兩輛推土機，由於濃煙瀰漫妨礙視線，竟在推土掩蓋火勢的時候，翻落垃圾山下造成輕重傷的結果。

儘管沼氣燃燒時產生高溫、惡臭和容易引起中毒的濃煙，山上可見度又不高，但是在燒山期間，每天依舊可以看到拾荒者捧著籬筐到山頂上來，在亂竄的火苗間穿梭忙碌著。「拾荒工作是很危險的。年前有一個人把揀到的汽油桶利用推土機壓扁以便攜帶，一不小心就被壓死了。」負責垃圾山工務組的梅組長接著說：「他們為了生活如此勤奮地工作，却也令人感動和敬佩。」

勤奮地工作著

有三男二女的林先生，曾經隨太平洋建設公司到新加坡打工，回台後到垃圾山上來工作。他是花蓮秀林鄉的山地同胞，時常看到他在山頂垃圾傾倒定點的下面山腰處揀垃圾。他的左眼因飛揚的垃圾感染而紅腫，忍著刺痛和流淚的困擾，他依舊每天半睜半閉著眼睛，在他的拾荒地點，和他的妻子、表妹揀破衣服，清洗乾淨後寄回泰雅族老家裡，由他的大女兒以一件15或20元的低價，賣給山地同胞們。

駕駛聯營公車的司機楊先生，每天也利用休閒時間、不當班的時候，偕妻子到山上拾荒。他說：「我現在有七個小孩，不賺外快，是很難維持家計的。」他每天工作到晚上十點，靠他那輛馬達三輪車來運送疊得高過他頭部的垃

隨著工商經濟的發達，造成一個龐大的商品社會，從而形成空前龐大的商品棄置。民國73年7月14日報紙記載，垃圾山引發了一場焚燒35天的大火，出動了49輛消防車和200名消防員才控制了火勢。



著的小棚子裡，圍聚著休息午睡、吃飯閒聊的拾荒者。棚子和棚子之間，傳遞著彼此的招呼、玩笑，構成一幅和樂的畫面。「在山上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呢！」從電子工廠離職的林小姐接著說：「這兒工作辛勞，但是沒有工廠中那股來自冷酷的監工的壓力。我們覺得自由多了，我們是自己工作的主人。」

平地變成高山

內湖垃圾山是民國59年時由政府向當地地主們分租的。由於至今尚未覓妥適當的掩埋場，和規定垃圾處理方法，所以繼續承租至今。目前住在山脚下磚瓦房的陳許寶老太太回憶：「當初，是禁止到垃圾場揀垃圾的。我們都趁黑夜摸黑上去，遇到警員巡邏時，我們都緊貼著山脊不敢出聲。」一開始傾倒垃圾的時候，只有附近南港、內湖、三重的居民，到這裡來揀拾字紙、破舊衣服和橘皮等。

十多年來，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都市中產生的廢棄物在種類和數量上，都急遽地增加了。另一方面，工商業對資源的需求增加、再生原料的技術提高，使得廢棄的垃圾之可再被利用性增加很多。因此，拾荒者的人數和收入也隨著經濟發展的脚步起落著。

陳老太太的先生陳金棘就說：「靠拾荒致富的，大有人在。有一位林先生全家都在山上拾荒，做了五、六年，賺了好幾百萬，現在搬走了，真是『台灣錢，淹腳蹠啊』！」陳老太太揀拾垃圾來貼補家用，也栽培了兩個兒子讀完大專，成家立業了。

垃圾的種類不下一百種之多，市場的價格也相差甚大。例如：鋁罐一斤20多元、膠袋一斤3.7元、米袋一斤5元、硬紙板一斤4元...等，價格隨市場的需求波動也很大。據說，比起台灣經濟起飛時期，目前各類垃圾的價格只有當時的一半。拾荒者必須將垃圾分門別類地處理，大致上都以垃圾車傾倒出來數量較多的膠袋、鋁罐、紙板為揀拾的重點。目前，垃圾山上的拾荒者每日收入，隨個人能力和工作時間而異，但平均大約在1000元上下。

為生活而彎腰，是這裡大部分拾荒者的動機

圾，搖晃的車身隨時有翻車的可能，但是「為了賣個好價錢嘛，冒點險有什麼關係？」他說。

我姓吳(無)·我們沒有名字

拾荒者對於剛上山的我們，有很強烈的排斥心理。即使在忙碌的工作中，也極力地避開任何一個可能被拍照的機會和角度。在傳統的觀念裡，拾荒行業的工作評價低，甚至是一件極不名譽的事。一位來自四湖的吳小姐說「我們沒有名字，我姓吳(無)，我們只是一群拾荒者。」

中午，山上的垃圾車流量很少，拾荒者利用這段時間吃飯和休息。有的人就地揀拾一些木板、竹子、搭成臨時棚子來遮陽。山頂上散佈

經過挑揀的垃圾，對於垃圾山上的人，是確實的生活資料。



。一位58歲高齡的周老先生就跛著腳在山上忙碌著。他操著台語和日本話說：「不工作那裡找飯吃？做人不能不工作啦！」

他的大兒子剛在桃園買下一幢價值80萬的房子，可是不湊巧，媳婦在這時住院開刀，需要十幾萬元，使得家庭一下子陷入經濟的困境。年老力衰的周先生雖然在垃圾山上辛勤工作，每天只有600元左右的收穫。他住在山下的違章建築木屋裡，只有一坪大小的小房間，每月房租330元，由於是向當地人接的水電，所以水電費高達1000元。

老先生的房間，除了兩條棉被和幾件換洗衣服，別無長物，扣去房租、水電費和簡單的生活費用，他把剩下的錢都拿回桃園去貼補兒媳的家用。每個星期六下午他換上乾淨衣物，回桃園去看望兒媳和孫子。

山上惡劣的工作環境讓老先生不堪負荷，他時常得在工作做了一半，就回到木屋或在臨時搭蓋的棚子下休息喘氣。今年的七月初，他終於因為不堪勞苦而累倒，結束幾個月以來的拾荒生活回到桃園去了。

坐在廢棄易開罐的小山前的老吳，
從雲林來垃圾山討生活。



大水沖壞了瓜田

違章木屋區的一邊，住的是來自雲林台西、四湖鄉的平地人。台西籍的潘先生夫婦到垃圾山來，已經有五、六年的時間，他們省吃儉用地積了一筆錢，購買一輛大卡車，用以運送每天揀拾來的東西，也收購其他拾荒者的收穫。他的弟弟和弟婦也都在山上工作，還有他太太的妹妹一家也都從事拾荒。當初，他們也都是到垃圾山上先來的親友的介紹下，陸陸續續地遠自雲林搬來。

原本住在台西五郎村的黃先生，今年二月份也在親友的介紹下，偕妻子來到垃圾山拾荒。「在台西鄉種植西瓜的田，都被大水沖壞了。」他說。

黃先生就住在潘先生的家裡，由潘先生提供一輛腳踏三輪車讓他使用。他的大部份揀拾來的東西也都由潘先生來收購。今年六月中旬，台西鄉舉行一年一度的大拜拜。一大早，黃太太就到美容院燙髮、穿戴粧扮好，等著和先生一同返鄉。「我們沒有讓家裡知道現在的工作，誰會願意看到自己的親人手提籬筐、全身髒兮兮的樣子。」黃先生說。

來自貧瘠的台西、四湖鄉的人，生性堅毅、強悍。早上三、四點鐘，木屋區裡就有人起床盥洗、做飯，五、六點就上山開始一天酷重的工作了。「早上氣溫較低，而且人比較少，不用你爭我奪地競爭。」潘先生說。

捧籬筐的·拿秤桿的·過地磅的

潘先生將收購來的米袋堆置在木屋的門口，積疊到相當的數量後，便去找來北市濱江街的商人。雙方因為米袋的價錢和貨色而發生爭執。「米袋含有太多的泥土，而且淋過雨，濕漉漉地，這樣我會吃虧在重量上。」承購的商人說。

潘太太強悍地說：「這幾天都在下雨，含土和打濕都是免不了的，而且也只有一部份是這樣的，你別那麼會精打細算了。」經過將近一個小時的僵持，才勉強達成協議，把所有的米袋裝載上卡車。

裝載完畢後的卡車便開去過地磅，折算出米



對於在垃圾山
討生活的人們，
垃圾山是不
花錢任人拿東
西的「百貨公
司」。來自台東
的蔡太太在這
兒獲得她的生
活資料。她背
上是三歲大的
小兒子。

每天在垃圾山上討生活的人，有百人以上。斗笠、竹筐、手套、長雨鞋是他們一式的裝備。他們用小刀迅速劃開垃圾袋，挑揀值錢的垃圾。在這兒，他們的社會立足點近於真平等。





爲了在垃圾山下蓋新房子，鄭明泉在垃圾山上就地取材，找到三扇窗子

袋的總重量。然後，運到中部彰化縣一帶出售給再製工廠；經過清洗熔化再加工處理製成米袋成品、或是其他的東西。潘先生的弟媳婦說：「我們捧籬筐的把垃圾賣給拿秤桿子的，一斤米袋是5元，拿秤桿子的賣給地磅的是7.5元，地磅的再轉售給彰化一帶的工廠就有10塊多了。對我們還這麼刁難，做人要馬虎一點。」

一般來說，拾荒者在垃圾山上將垃圾脫手的價格，只有運到市面轉售出去價格的一半，所以，想要像潘先生這樣擁有自己的車子，來運

送揀拾的東西賣到市面上，便成爲這裡多數人的願望。

剝削的結構

每天傍晚五、六點時刻，拾荒者將垃圾細紮分類後，堆疊在道路旁，等待中盤垃圾收購商前來交易。到了傍晚時分，果然垃圾山頂上出現拿著秤桿子的中盤商的卡車，成爲黃昏時的特殊景觀。「揀來的東西賣給一個中盤商之後，往後就只能固定地和他交易，即使我們想另覓買主，也沒有別的中盤商會來收購，這是這兒不成文的規矩。」黃先生說。拾荒者和中盤、大盤之間，自然地構成一個層層盤剝的結構。

泰雅族的林先生也說：「現在比較好了。以前，還不准我們私自把東西帶下山呢！」現在拾荒者能够把價錢高、零星揀拾的銅線、鋁罐、油桶……等，帶下山去積疊到一個數量，再賣到市面上去。

由於這樣的運銷制度，形成了中盤商對拾荒者的剝削關係。而且，面對中盤商的刁難和剝削，拾荒者是無計可施的，住在番仔寮的王先生就說：「我寧可自己揀、自己拿出去賣，圖個溫飽就好。」採取消極的抵制態度。

垃圾山工務組的梅組長感慨地說：「曾經有人誤犯了這個規矩，沒有通過中盤，私自把揀來的東西帶下山找新買主而被黑道用轎車架下垃圾山去，懲戒了一番。」每隔一、二星期，掌握著中盤商團體的一個大盤商，就會駕著轎車，穿著馬靴到垃圾山來巡視一番，彷彿是檢閱著他的垃圾王國。「這個人大概是黑社會的人物，什麼地方有利可圖，就會滋生出很複雜的問題來。」梅組長說。

友情和熱情

儘管生活的壓力沉重，拾荒者的生活依舊充滿了歡欣、熱情和友愛。

垃圾山下的違建木屋區裡，建築都十分低矮、悶熱而不透風、光線又極爲陰暗。通常一戶人家就擁擠在這兩坪大小的房間裡。木屋區的靠山角落都住着山地同胞，附近平地居民稱爲



「番仔寮」。「番仔寮」地區沒有自來水和電燈照明，山地同胞的用水都得向當地原住戶購買，晚上則靠蠟燭來照明。

住在「番仔寮」的鄭明泉先生，是花蓮阿美族人。生性好客爽朗，他在家門口寫著：「滿良百貨公司」。他笑著說：「你們可知道？這是表示我對現在的工作感到滿足和良好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表示：我是靠自己的勞力工作，不違背良心，而『滿』有瞞的意思，我不希望我的妻子和父母、朋友知道我在所從事的工作。」說完，他狡黠地笑著說：「嘿嘿，你們不會把我的照片刊登出來吧！」

綽號叫做「豬哥」的山胞鄭明泉，原在近海漁船上工作，趁漁船送廠修理期間到垃圾山來。他現年40歲，已有三個小孩，妻子和小孩都住七堵，妻子在戲院當收票員，「在基隆和平島跑船的，都叫我『韓金怪』，船修好了，我

就會回去，現在只是過渡時期。」他說。

他指著房間裡的床舖、蚊帳、地毯、風琴和四個鬧鐘、碗盤、手提錄音機……，說：「這房間裡的所有東西，都是從山上那個『百貨公司』揀回來的，連我身上穿的也是喔！」

喬遷之喜

鄭明泉將他的「滿良百貨公司」以1500元的代價，「脫售」給楊明山先生，自個兒搬到周老先生的隔壁，住進平地人的木屋區裡。喬遷之喜的晚上，他的好友都來祝賀。他彈著風琴唱著山歌，一邊和好友們喝酒聊天。八點過後，他的房東太太就過來說：「請你們九點半以後不要太大聲，這是我們這裡的規定。」到了九點半，楊姓房東便過來說：「我們這裡的人

鄭明泉和其他垃圾山下的山胞一樣，是個俐落的「建築師」。

都一大早就上山，所以晚上都睡得早，請你們不要再出聲音好嗎？」

生性凡事喜歡盡性、不喜拘束的鄭明泉，也只好結束他慶祝喬遷的歡宴。但是，不到一個星期，鄭明泉還是驚不住他的性子，又回到「番仔寮」去住了。於是，他在山腳處選擇了一塊地，開始從他叫做「百貨公司」的垃圾山上扛回來木料建材、窗架、床舖、桌、椅、地毯……，動手搭建他的新屋。

應有盡有

現年45歲，來自三重埔的王清龍先生也湊過來說：「這些都是『本廠出品』的，就叫做『就地取材』。」說著，他回到自己的房裡，拿出他揀拾回來的西裝衣褲，收錄音機來展示他的豐收，並且自嘲地說：「沒有人敢說我這些是揀回來的，這麼好的東西，誰會想到是從垃圾山揀回來的。」嶄新的衣物、電器用品、皮件，在木屋區是常見的，大部份的來源是：郵局傾倒在山上的無法投遞郵包、或者是海關和警署查扣、沒收的物品。這些東西都定期在垃圾山棄置和銷毀。

14歲時曾經幹過蒙面搶劫，後來又因為屢次犯案，因而前後服刑達16年之久的李先生，現年31歲，是花蓮市人。他說：「垃圾山真就像百貨公司，裡面各種貨物真叫做『應有盡有』。曾經有人揀到過金子、項鍊和手飾哩，這些東西也許就在你的腳邊，但是沒有緣份福氣，就是想揀也揀不到。」他接著說：「人活著應該隨緣一點、安份一點，不能貪心妄想。」

即使李先生露出胸腹間的蟠龍刺青，身形瘦小的他，也很難讓人相信他是有過「輝煌記錄」的江湖中人。我們請問他對目前工作的感想，他說：「我相信一個人只要能在山上工作一年，縱使他原有多大的惡習，也能改掉十之五六。」面對工作的卑微、安於生活的困苦，是很能琢磨出謙遜和無爭的個性來的，我想。

靜靜的「酒宴」中

經過前後三天的時間，鄭明泉獨自在番仔寮區中完成了他的新房子。他彈奏著風琴，一邊



從垃圾山上
抬回來的風
琴，一樣可
以用來自彈
自唱。

盡情地歡唱起來，他的山地鄰居們也都跑來在風琴前，有音無調地酣唱一首首山地歌曲。

當晚，山地同胞便聚集在屋外的空地上，點著蠟燭吃飯閑談，飯後拿出酒來慶祝。李先生特地從屋裡拿出自山上揀回來的魚罐頭，很珍惜地對我們說：「這種罐頭連市面上都少見呢！肉質細、味道鮮美喲！」只有三個指頭大小的罐頭，便這樣溫暖了在場七、八個人的心。

拾荒工作的忙碌、緊張，以及工作評價低所

造成的自卑心理，在靜靜的酒宴中，暫時地遺忘和解放了。在微弱的燭光下，他們的臉孔顯得無奈和黯淡，很多生活上的瑣碎都暫時擱置一邊了。

生活環境的惡劣和工作性質的低微，使拾荒者很能體恤到彼此的困苦。阿美族的黎落因受傷無法上山工作，鄰居的山地同胞們有的送菜飯、有的置酒去探望他、鼓勵他。傷口逐漸康復後，黎落掙扎著回到山上，他撐著因酗酒而

有點搖晃的身子揀拾垃圾，養活自己。

有人從困頓中掙扎著站起來，辛勤地去面對生活，但是，也有人因為遭受挫折、沮喪和無助，而整個被壓垮了。

永吉·良吉和他們的父親

來自台東的蔡先生，有一天從山上拖回一輛馬達三輪車，馬上以台幣200元轉讓出去，急切地換成米酒，然後讓自己喝個爛醉。



曾經是江湖中的一條猛龍，如今洗手歸「山」，靠山吃山。

「只賣200元?傻瓜!光是那個馬達就不只這個價錢了!」隣居王先生搖著頭說。蔡先生兀自無言地拆解著手上的一個風扇，對於各種垃圾在市面上的價格，他顯得有點懵懂和茫然。

蔡先生原本在基隆近海的漁船上工作的，因為漁船進塢修理，而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子到垃圾山來。他幾乎成天都在喝酒，一個人坐在陰暗、悶熱的小木屋裡默默地喝著。人們時常看到他17歲的老二永吉，拿著容器，去幫他沽酒。

蔡太太每天揹著三歲大的小兒子上垃圾山工作，賺取家庭的生活費用。她的兩個兒子良吉和永吉，也跟著她在垃圾山上幹活。儘管蔡先生酗酒成性，夫婦倆嚴禁良吉和永吉沾染上這種惡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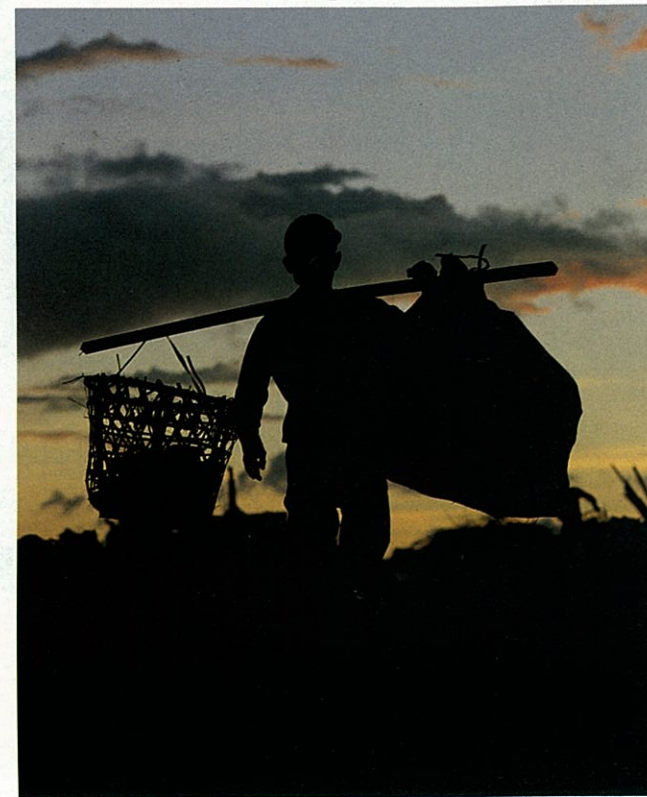
五口之家，就靠著每月一萬多元的拾荒收入，顯得極為拮据。加上蔡先生每天在酒錢上的花費，生活過得更加困難。今年的6月，蔡先生安排18和17歲的良吉和永吉，到基隆近海漁船上工作，藉此向船公司借貸生活。因為這件事，夫婦倆在木屋區裡先是爭吵，繼之竟撕打了起來。

17歲的蔡永吉在揀拾垃圾時，被玻璃碎片刺傷了右腳，他拄著拐杖，在木屋區的走道上來回地徘徊著。未來船上兩個月的工作和生活，對他來說極為陌生。當他知道父親的安排之後，顯得茫然和無助、不安。他說：「上船去做就知道了，不然又能怎麼樣？」他默默地接受了窮人一向無法自己安排生活的這個事實。

離去

當我們離開垃圾山，看見入夜後的垃圾山成了一座漆黑的小山，聳立在基隆河畔。垃圾車和推土機的車燈，是山上唯一的照明。傍晚後，從海上向內陸吹襲的風，刮得垃圾像飛沙走

一整天沈重的勞動，
在夕暉中結束。



石一般。但在閃爍車燈中，還可以看到強悍的雲林人、山人戴著和礦工一樣的頭燈工程帽，在黑色的山頂上，遠看就像螢火似的閃現著。

這爲了生活而彎腰的族類，依舊堅毅不拔，每天和沈重的生活相抗爭著，透露出嚴肅的、不屈、尊嚴的生命力來，令人難忘。

告訴你真相 又發人深省的 照片

淺談
報導攝影

三位先驅性報導攝影家

關於報導攝影的起源和歷史，目前似乎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依我個人的看法，報導攝影的濫觴，應該可以追塑到十九世紀中葉之後。最早的記錄照片是Richard Beare為社會學研究拍攝的英國倫敦市的貧窮工人，以木板印刷問世，如今已告失傳。1877年，同樣因為社會學研究的需要，John Thomson拍攝了「倫敦的街頭生活」，記錄倫敦平民階級的生活、工作和活動。1877年到1892年間，美國紐約的新聞記者Jacob August Riis目擊紐約市中因貧窮引起的各種社會問題，拍下「不幸者的生活」和「貧民的小孩」為題的系列照片，目的在透過照片的震撼力，喚醒市民沈睡的社會良心，促使政府的有關機構著手改善紐約貧困人民的生活。

王信口述 / 李明整理



Robert Capa：「西班牙內戰·共和軍戰士之死」，1936。



Jacob A. Riis：
「紐約貧民區不幸者的生活」
1877。

三位報導攝影之父

具有近代形式的報導攝影，是在1926到1927年才登場的。這是因為在這以前的大型、笨重的相機和感光度很低的軟片，不利於搶拍剎那間的事物。此外，當時的攝影技術還差，新聞性的照片也很少上報。1926年前後，新型的、外型較小的照相機和感光度較高的軟片問世之後，才出現新聞報導照片。

被一般公認為「報導攝影之父」的三位攝影家，便是在這個時候產生的。第一位是專拍當時政治家、名人、以及法院訴訟時法官和法院內民衆表情的Erich Solomon。他利用新型相機，偷偷地捕捉了人物的豐富表情和事件發展的過程。另一位是Felix H. Man，他拍攝了「柏林的夜生活」，和一些樂團的

指揮、樂師。他是第一個以特定主題拍攝組合系列照片的攝影家。第三位是 Waefgang Weber，報導紐約市的交通問題。

目前所謂的「報導攝影」最早起源於德國。在早期，有一批卓越的德國攝影家組成了一個叫做「德國攝影服務中心」的組織，經過同仁們不斷的研究和探索之後，發現一張照片的映象語言無法傳達攝影者所要表達的意念，於是發展成以一個系列組合的照片，來表現某一特定主題的做法。

這種以系列、組合的照片呈現的報導性攝影，後來經由國際性的新聞社—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 AP.)大量採用之後，其他報紙、雜誌也開始效法，隨後又有人創辦「攝影周刊」，更進一步地帶動報導攝影，並以「忠實記錄發生的

事件，不以構圖或其他技巧扭曲事實」，做為報導攝影的宣言性主張。

德國的這一個報導攝影潮流，隨而傳到英國和法國。報導攝影的理念及方式，很快地在西歐廣泛傳播，也因而促成美國著名的Picture Post、Life等以報導攝影為主要內容的雜誌暢銷刊行。

「報導攝影」的定義和特性

廣義的報導攝影應該包括新聞攝影在內，因為新聞攝影也具有報知性及指導性。不過新聞攝影另外一個特點，是具有時效性。但刊登在Life雜誌上的報導作品卻超越了新聞的時效。不因為時效而失去照片的報導意義。狹義的報導攝影不重視新聞性，它的重點在於廣泛地記錄和報導人類社會的種種樣相或事實（問題和事件）。

「報導攝影」這個名詞，其實是來自日本。1933年，日本攝影名家取洋之助從德國帶回報導攝影的理論。日本攝影評論家伊奈信男依照德文原意，將之譯成「報導攝影」，並且為之做了這樣的界定：

「報導攝影」具有兩方面的性格。首先是報知性，即是將不為人知、或知之不詳的事物，向社會大眾報知。其次，就是「指導性；具有批評、改革的力量」。換言之，報導攝影家不只是客觀地記錄所見所聞，還需進一步在照片中表達攝影者自己對事件的觀點和立場，有主見地去報導，這樣才能提出問題，才具有明確的指導性。

除此之外，伊奈信男認為報導攝影必須是明白易懂，是容易被大眾所理解的；照片不應該賣弄太多個人的、形式主義的花招，以致阻礙大眾對照片的認識和了解。最後，

報導攝影應有「國際性」，即不應因一國、一地的特殊性，使另一國、另一地、另一文化中的人無法了解。

因此，報導攝影應不僅僅是某種新聞照片，而是一組具有作者鮮明意圖、立場、觀點的照片，具體地呈現出事實的全貌，點出問題的核心，進而促成社會的改革。因此，報導攝影家除了必須具備專業技術之外，還必須具有深厚的人文素養、敏銳的分析力和洞察力、易感的

Bill Brandt
「撿煤的失業礦夫」
1936





John Thomson
「倫敦的街頭生活」
1877

良知、對人性的尊嚴有堅強的信念、還有對人類同胞懷有深厚的愛心和同情心。著名的戰地報導攝影家 Robert Capa，幼年受盡戰火的荼毒，具有強烈的和平主義思想，所以他報導戰爭的攝影作品，不只報知了戰爭的殘酷和瘋狂，同時也表現了他個人對戰爭的批評和對人類和平的祈願。Capa 的作品明晰、強而有力、婦孺可解。因為報導攝影的訴求對象是社會大眾，所以其所使用的映象語言必須明白易解，才能傳達作者對戰爭的觀點和立場。Capa 作品的力量，來自他強烈的人道主義感情，來自他人類四海一家、和平團結的深刻理念。最後他為了自己的理想，死在戰場的工作之中。

人道主義(人文主義·人本主義)攝影

關懷人類、尊重人間性的攝影都可稱為人道主義攝影。而人道主義攝影家尤金·史密斯(W. E. Smith)是我心儀的大家之一。我在日本學習攝影時，在業師伊藤逸平先生的「作家論」講座上，我才接觸到報導攝影這個領域，也從而認識了尤金·史密斯的思想和作品。在這之後，尤金成了我精神上的導師，他不僅在攝影專業上值得後人學習，他那揭露日本企業水銀毒害時，面對來自企業、政治和強大壓力與誘惑而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嚴肅、認真、執著的工作態度，使我理解到，一個攝影家的藝術和人間品質可以高到他那種水平。

總之，人道主義或人文主義的攝影之不同於其他性質的攝影，完全在於作者強烈和鮮明的人道立場和

意圖。民國62年，我回國拍攝霧社山胞，是因為我曾在霧社農校教過書，看到平地人看不到的事實，我要澄清「山胞懶惰、酗酒、自甘墮落」的一般性偏見，利用照片來呈現他們真正的人間性，促進人們對霧社少數民族的理解，矯正有害的偏見與歧視。

照片組合的邏輯

有主題性的報導攝影，往往透過一組、一系列的相片去表現作者的中心思想。但在國內一般人都以為拍了一大堆照片，把它們湊在一起就是「系列組合」照片，這是不對的。

系列的組合照片必須呈現出一個主題，在照片與照片之間必須具有一定的內在關聯性，整組照片應具有特定的結構——如同文章的起、承、轉、合。這當然不是說要有連環圖式的「故事性」，而是必須清楚地呈現作者自己的觀點、思想和意圖，絕不是臨時即興的湊。

要達到系列組合照片的呈現，作者必須在工作之前形成明確的意圖和中心思想，在拍攝過程中不斷思考映象的關聯性及企圖呈現的主題，這樣才能將所拍的照片組合起來。如果拍攝過程中，只是迷迷糊糊地即興式地拍攝，縱然有千百張照片也組合不出有主題的東西。

報導攝影只是各種攝影體裁中的一種

目前，在台灣存有一種錯誤的觀念，認為從事報導攝影才是好的、流行的、甚至是偉大的。這種一窩蜂的作法，是拍不出有深度的報導照片的。其實報導攝影只不過是各

種攝影體裁中的一種而已，體裁沒有好壞、高低之分；沙龍攝影、甚至商業攝影，只要拍得好、不千篇一律地抄襲、有獨到的創意，都是優秀的。何況從事報導攝影要有許多主觀、客觀上的條件；沒有社會意識、沒有人文素養、沒有深刻真實的關懷心，硬要去沾報導攝影的邊，是毫無意義的。這種對報導攝影觀念的誤導，造成有一陣子大家競相拍攝破罐破牆的所謂「鄉土」報導攝影，徒具形式而無作者獨自的思考。拿相機的人對報導攝影一知半解，還不如不知來得安全。

台灣的報導攝影還有一個基本的拍攝技術、知識問題有待解決。專業技術是完好的攝影表現所不可或缺的，在沒有攝影教育的台灣，技術上的探索和修練，是不應受到忽視的。

報導攝影園地有待開拓

在台灣，報導攝影的路不好走，大眾傳播媒體對映象語言的概念還很模糊。報章、雜誌使用照片的數量有限，但是報導攝影不透過印刷媒體來呈現，是無法廣泛地傳達給社會大眾的。出版攝影集雖然也是一種傳達的手段，但是在市場的考慮下，書商也裹足不前，而且出版的數量也無法達到傳播的效果。展覽會是目前大家最常用的方式，不過大多數是為了銷售照片和打知名度，讓報導性的照片掛在買主的客廳給少數人觀賞，實在是不得已的一個方法。因此，回國後我一直期待有個園地供報導攝影發揮它的力量，「人間」雜誌的出刊為一批年輕的攝影者提供了機會，如果它能一直持續下去，相信報導攝影將

會在台灣生根，走出自己的風格和面貌。

對青年的建言

對於真正有志於從事報導攝影的青年，我有這些建言：

第一、要長期有系統地讀書、思考，建立自己在人文上的素養，用來對生活與人生做更深入的觀察、探討和分析。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提高自己的人文素養，才能增加自己的思想深度和社會意識的寬度。

第二、攝影技術必須有系統地學習；有專業攝影的技術，才有能力操縱映像的語言，這是一切攝影工作的基石。

第三、要有認真、嚴肅、執著的敬業精神；報導攝影是一項莊嚴的誓約，必須在生活上嚴肅、正直、認真，才能以嚴肅、認真的心去面對充滿問題的人生與生活。

第四、是要有攝影的倫理觀；對生命、對人懷著一份謙虛與敬意，對被報知的人與事懷著基本的敬重與誠意，對被照體有一份平等、尊重的態度，侵犯人權是違背報導攝影的人道精神的，不懂得尊重人的人是没有資格從事這項工作的。●

台北

無聲的愛與恨

《第1景》 默片

那天，隨着空中警察隊出動，造型像隻蜻蜓而吼聲却像巨獸的直昇機，從松山機場昇起之後，立刻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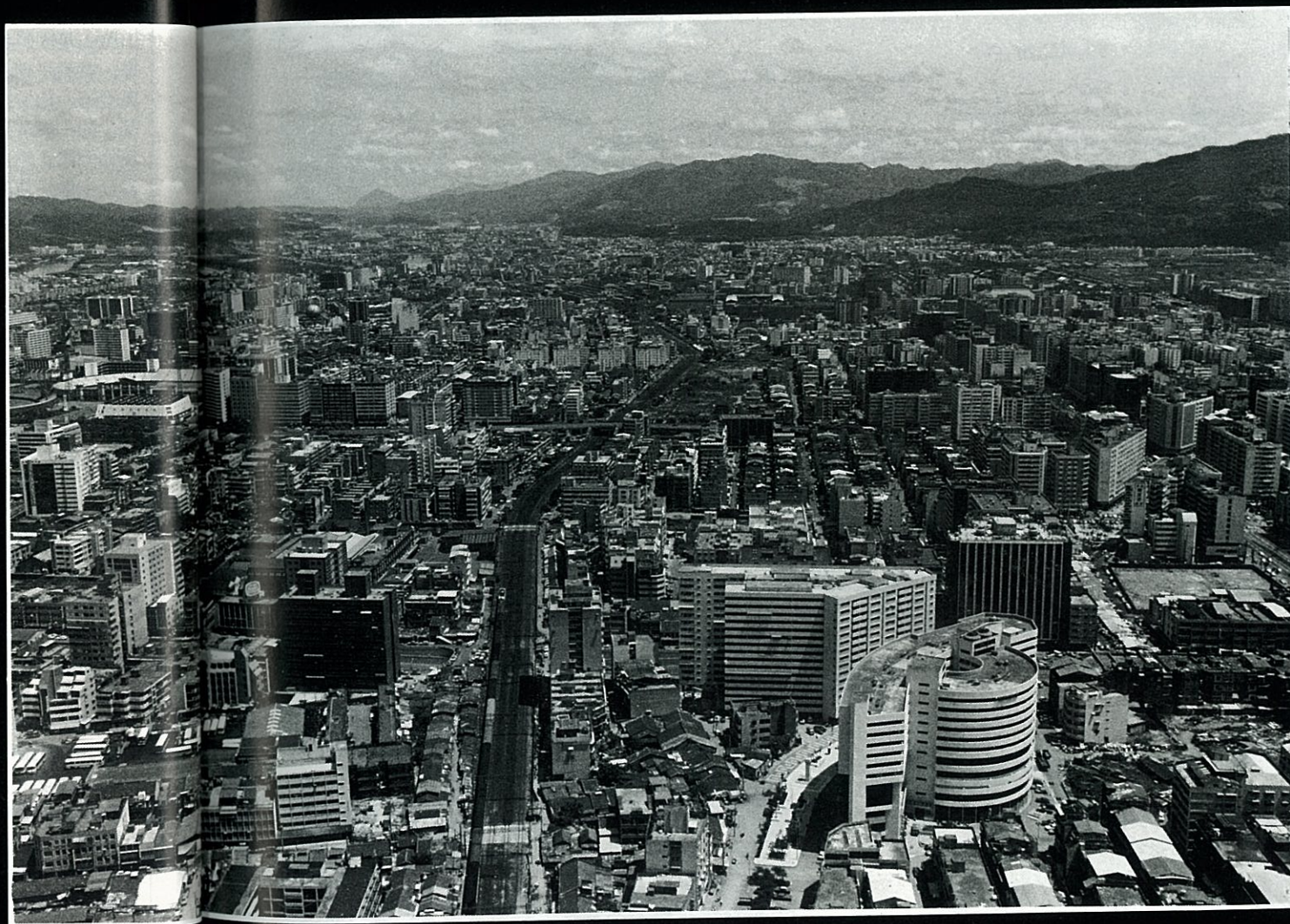
在台北市上空盤旋起來。
第一次從這樣的高度去看每天生活其中的城市。約莫離地面只有兩百公尺，下面除了行人不可辨別之外，任何建築物或馬路上穿梭的車子，都清晰可見。在高空俯瞰下，與平常所熟悉的台北最大不同處就是：無論它原有多髒多亂、多擁擠，這時都變得十分有秩序，呈現出幾何結構的美感。

直昇機的引擎和螺旋葉片的吼叫，壓過了下面城市的一切聲息。難

得的極佳能見度，把台北盆地的所有污穢映成美麗。然而，這一切在透過機艙的透明玻璃看來，却顯得那麼冰冷。直到從我每天上班的那幢大樓掠過時，才使我的心微微悸動起來。

約一個多鐘頭之後，當我走出松山機場。才發現耳朵在機艙內被震得暫時失聰。有十來分鐘之久，機場外頭穿梭不已的車子和行人對我來說都彷彿默片上的情景，簡直需要打上解說字幕才曉得含義。這時我驀然想到一句旁白：

「無聲的愛與恨」



《第2景》 蟻群

不曾看過一種比中山國校的升旗典禮更讓我感受到台北市的人口壓力嚴重的場面。這所全市最大的小學，有六千學生，偌大的一個操場，只塞得下一樓的部份學生。在二、三、四樓上課的孩子就得排在教室的走廊觀禮聽訓。

我看不清任何一位孩子的表情，分不清他們的年齡和班級。所有人都只是蟻群中的一隻小小的螞蟻。他們綜合成一個臉孔，綜合成一個人——台北人。綜合成一個年級——升學班。

之後，我經常在台北街頭的人群中看到同一種表情，所有人都綜合成一個臉孔，綜合成一種人——現代人，綜合成一個階級——生存班。



《第3景》 護照

自從開放觀光旅遊之後，照相館可大大賺了一筆。護照用照片的拍攝，變成獲利最高行業之一。

台北市民生東路的一家相館，把一個個人頭照框在一只大相框中，掛在騎樓的柱子上招攬生意，並且經常補充着新的人頭檔案。

照片上的人都是同一種神色——冷漠，彷彿那才是真正的自己，而平常的喜怒哀樂都只是生活中的漣

漪，只盪開一下，就消失無痕。

也許人人都想要這樣的一張照片。被壓縮成2×2吋正方格子的黑白臉孔中，你也許會驚訝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這一面，或者不希望自己的這一面會就這樣洩露了出來；也或許自己竟會感到羞愧之類。不過，這畢竟是反省的開始吧。更何況它還是不可或缺的身份證明，且是存在的證據。



充斥在每一個角落的招牌看板，大概是都市最搶眼的風景了。而「新時代」又是這些風景中最招惹的一瞥。

它讓我想到了：自己算不算是個新時代？如果算，那等到自己不再是新時代時，那時的新時代又是個什麼模樣。

它使我想到了要了解自己，只有看別人。別人，似乎是自己的鏡子。

當你在怨恨別人時，自己的內面勢必就存在着些什麼該咀咒的事；當你在憐憫別人時，也才會覺察到自己有多脆弱；當你開始希望於新時代時，方才領會到自己的老化。

我特意地在看板前等候行人，然而一直沒有捕捉到滿意的對象，用來詮釋這句廣告文字的意義。也許「新時代」只是個沒有陽光的影子，相機是無法對準焦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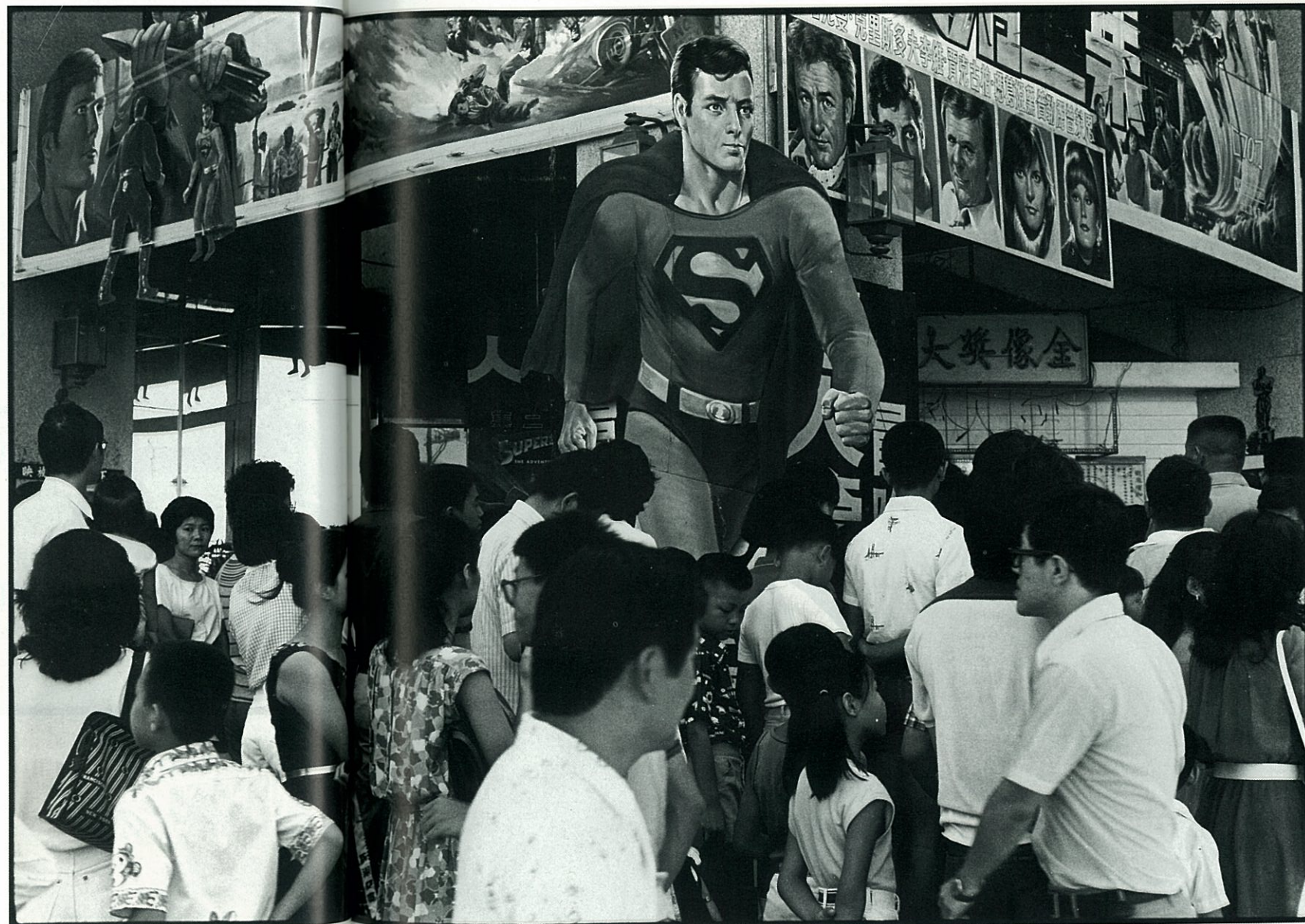
新時代 《第4景》

《第5景》 超人

美國的超人電影，在台北造成票房上的大轟動。這個漫畫中的人物，被十足地生活化了。他在進出電話亭之後就判若兩人，一會兒是懦弱無能的小報館實習記者，一會兒却是能使地球易軌運行的神仙。

每一個人也有自己的「電話亭」吧！還沒進去換衣服前，連過個馬路都會有極大的挫折感，等着公車的時候，也會充滿得失心。原本人生的一些壯大態度和原則都被消耗在雞毛蒜皮的瑣事裡。而我們的「電話亭」就是電影院，讓銀幕上的主角為我們出氣，把所有混蛋一個個打死，那時自己才會有脫胎換骨之感，不知不覺間，自己也成了神勇無比的「超人」了。

然而，一旦出了戲院，人們還是要過斑馬線或走天橋地下道什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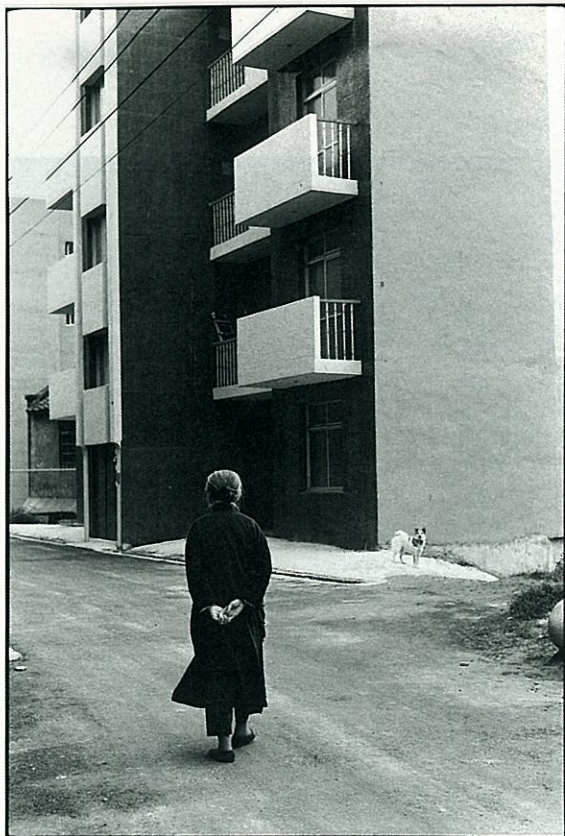
在青年公園的兒童遊樂區裡，一位身份不明的中年人，在圓柱狀的滑梯洞中睡起覺來。那時，天才破曉不久，不知是否一整夜裡，他都以此為床，露天為家。

從某一方面來看，他暴露在眾目睽睽的公共場合之下，另一方面他又像是躲避在一個極為隱蔽的空間裡，沒有人能知道他的真面目。

這裡躲避的方式，也是每一個蜷集在都市裡生存的人所必備的工夫吧。

躲避 《第6景》

《第7景》 背影



避開街頭走進小巷，偶而會看到一些非都市性格的景象。就拿這位老婦的儀態來說好了。她彷彿是朱自清「背影」一文的角色，生活在另一個時空之中。

類似的情景往往會提醒我們，為什麼台北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它還會變成什麼模樣呢？而不願跟着腳步變下去的人、事、物，在將來的時日中，有無立足之地呢？

這些問題都和這個背影一樣，她會不會再出現，沒有人確切知道答案。

大凡走過台北市信義路左拐基隆路的人，都曾被這座怪異的城堡驚嚇過。因為走在筆直的信義路上，人們還不會覺察到它的存在，直到接近基隆路口時，它才惡作劇似地轟然出現，彷彿要吞噬你整個視覺，整個人。

它正在形成、在滋長、在蠕動，在變換顏色，一旦成熟，即將脫繭而出。它就是台北市「信義計劃」中的一棟「世貿大樓」，是我國對外貿易的指揮中心，它的一舉一動都將牽動我們每一個人的食、衣、住、行。

我們曾享受過一段繁榮的日子，現在卻開始嚐到經濟不景氣的苦果。貿易的盛衰，決定了我們下一餐吃牛排還是地瓜。每一筆生意都在考驗我們辛勤的努力有沒白費，我們的命運都交付在貿易商人的手中。他們打錯牌，或是作了弊，都會輸掉升斗百姓的幸福。有時一筆交易不過是場騙局，等你察覺到時，貿易商已經吞噬了你整個人，整個的一生。

城堡 《第8景》



第7景 背影



城堡



下班有一陣子了，辦公室只剩下我與一位值班的同事。他忙着接電話，我則被窗外的景色吸引住了。

起先這朵雲的輪廓沒這麼明顯，隨着天色的漸暗而逐漸凝聚成乾淨俐落的一撇，像是毛筆灑脫一揮的結果。

我的座位，視線遼闊。松山機場附近因建築高度設限，而使眼界格外開朗。而這幕景觀日日相見，却從來就不會有此時的詭異，穹蒼好像有着什麼特別的理由，才會讓這一撇雲以唯我獨尊的姿態存在着，而整個情況又彷彿要宣告什麼？

那時我不禁思索起這朵雲下面的台北之種種了，而且一下子就陷入沉思之中，直到值班同事由近一百坪的辦公室另一頭，傳呼我接電話為止。

接完電話，却怎麼也回不去原來的思考路線裡，同時天色盡黑，那一字雲也消散無痕了。我只覺得，自己似乎剛要了解那雲的預兆時，它却又消失了。

預兆 《第9景》



《第10景》 悲鳴

記得在按這張照片快門的同時，西門叮的報時鐘，透過麥克風啞啞一聲響了起來。

我像是被接下來的鐘聲所催促，只覺得七點正的鐘聲和眼前的景色有莫大的關聯。當短短的鐘聲結束之後，我也把整卷底片拍光了。放下相機，才覺查到，剛才由觀景窗所見的衡陽路現在却完全變了個樣子。

由於原先整條街的三個十字路口正好是紅燈，車子都被卡在對街，現在却蜂擁而上，把如同傑克米第的廣場雕塑畫面，改成活生生的台北街容。

衡陽路那頗為悲壯的氣勢，就存在那麼一下下，這也許是台北市正在發出它的悲鳴吧。 ●



陳姊， 拜託啦， 一兩顆 就好了嘛！

這是台北東區一個龐克族藥癮大作，在打電話買迷幻藥。龐克族都是富裕家庭的子弟，從他們就讀的日僑學校和美國學校學來龐克族的生活。昂貴的服飾，同性戀，跳舞，迷幻藥，滿嘴英文片辭，高聲叫嚷着空虛！自由！

第二期「人間」還有同樣精彩的報導：老范，一個熱愛台灣，堅信男人的胳膊一樣可以把四個孩子帶大的貴州漢子；小兒血癌患者的夏令營；和惡疾搏鬥的兒童、醫生和家長；滯留美國的台灣小留學生寂寞，悲辛和勇敢的故事…震動心弦的照片、感人至深的報導，敬請期待！

以圖片和文字從事記錄·報告·見證·評論的雜誌

人間

●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一〇七巷二十三弄十一號二樓
● 電話(〇二)七〇二六七五〇·七〇〇六三〇四



矮子王：「來來來！今天，我們有好幾位好兄弟要和大家見面。這幾位兄弟都長得同我一樣矮。他們也一樣都有一顆善良的心……」

我不是小丑 我僅僅是 一個矮子！

在流動的綜藝團裡，
在台北萬華的街巷中，
在陰暗破舊的老人茶坊，
在電視節目上，
你偶然可以看見身高四肢
都比常人短小一半以上的，
叫做侏儒的人。
這一回，我卻一口氣認識了
四、五個這樣的人。

矮仔王和矮小的弟兄們

第一次和他們見面是在萬華的一家古老的茶館；是一家他們這些自稱為「我們這些矮子」所常去的清茶館。昏昏暗暗的室內，簡陋的桌椅，唯有高處的那架電視在一個角落裡閃動著。

他們很開懷地跟我聊著天，敘述他們生活中的一些瑣事。正當我聽得入神，其中一位叫做矮仔王的忽然告訴我說：

「其實，你應該到我們這些矮子的家去看看。我們的東西都是小小的，床也只有一點大。桌子、椅子，甚至便桶都是特別訂做的。而且，家中的東西都掛在牆壁的下方。」

「真的啊！」我驚異地問著，心中充滿了好奇，想著這必定會是一個引人注意、又有趣的畫面。

「真的、真的！」只見他們幾個笑得不可收拾地說道：「唉！那會是真的？跟你說著玩的啦。我們，還不是和你們正常人一樣的。」

是的，應該是一樣的，不是嗎？這倒使我想起了拉格維斯特(Lagerkvist)的那本侏儒(The Dwarf)。記得書中的那位小侏儒曾這麼說：「…我不是小丑，我僅僅是一個矮子。」

他們這些侏儒的世界對我們而言是如此的陌生。我試著去了解他們。他們告訴了我這一些屬於他們這一群人的故事，一個有關「我們這些矮子」的世界的故事。

阿合的故事

你聽，樂聲響了，一式的服飾，一向的道具。這一切都是這麼的熟悉。這已經不知道是我們第幾次的演出了。五光十色的舞台，面對著黑鴉鴉的台下，總感覺到那一雙雙瞪著我們的眼光，有時還會令人覺得不安。

我叫阿合，是關公的義子。小時候，大家都說我的義父關帝爺他會保佑我長高的，我也是這麼相信過。怎知，我今年都二十六歲了，卻還不及一個八、九歲的孩子高。說到孩子，對了，我是很有『囡仔緣』的。我平日上班的綜藝團，不時也有孩子客人來玩。他們總愛拉著我的手找我玩。那些父母更是興奮、忙著幫我們拍照，盡情地拍著他們的寶貝孩子和小矮人合照的難得鏡頭。

上場了，(右起)阿江、阿合和矮子王。

聽吧！前台的音樂真大聲，大概又輪到我們的老大矮子王說話了吧。你聽——

『來來來！今天，我們有幾位好兄弟要和大家見面。這幾位兄弟，都是長得和我一樣這般的。但是，他們都有一顆善良的心…』

你瞧，矮子王總愛以這句話做開場白的。矮子王可以說是我們的老大哥。他集合我們這一群矮子，開始這演出做秀的生活。他常說，我們是人們的「消氣丸」。在台上開些不傷大雅的玩笑，惹得滿場的笑聲。就憑我們這樣的扮像，兩人抬著花轎，一人提著尿桶，全場就是一片爆笑。

『啊！你家的人，怎麼都生做這個模樣的？』這是舞台上的樂師在幫腔。

你再聽聽矮子王的辭兒：

『不是的，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家總共也只有我一個矮子。要是我們家的兄弟都像我這樣，那我媽就慘嘍。』

『不過，一家如能生四、五個像我這般矮的，也很令人羨慕。別家沒有，只有咱們家有。你們想要生這款的小孩都沒法度。是吧？』

矮子王曾告訴我，他的父親大約有一百八十公分高，母親有一百六十公分左右，幾個兄弟也都很高大。他家唯有出他這麼一個小矮子。他說都是祖墳的風水出了問題。我阿合又何嘗不是家中獨一無二的矮仔。阿江、阿雄也都是如此的。可是我從來不怨、也不問我的父母為何我要活得比別人辛苦。因為我知道他們比我還難過，我要是自怨自

嘆，只有使他們傷心。何況我也有一個情同手足的堂弟。上小學的時候，他常爲了我不要受人欺負去打架。上學對我們矮仔來說，真不是件輕鬆的事情。那段日子老是受人欺負，度過痛苦的童年。在自卑、忿怒、委屈的心情下，想把書唸好更是不可能。

矮子王他常告訴我，他當年就是『不聽老人言』，不曾好好唸書，到了今天才會連那些歷史、地理書都看不懂。而且他又很怕老師。小時個子比別人矮了半截，上課都是坐在第一排，書唸不好，老師就常常對著他吼，我看他是給嚇破了膽。雖說如此，他從小的一些夢想倒還留著呢。

我們這一場場的秀，所用的脚本兒都是出自他的手筆。他就是這麼

個人，有那麼點天真的想法。記得有一次他對我說：

『我十幾歲出社會。由修電器到進入康樂隊，而後在連續劇「錢來也」裡軋一角。辛酸的日子誰沒過够。我所以留下來一直在演藝圈待著，是因為我的外型。這般的外型是少有的。我也是個浪漫的人，是個屬於舞台的人。我覺得在舞台上能發揮自己，把生活中的痛苦演出來，又能受人注目，可以拿自己來消遣、賺錢，不是很好嗎？』

我第一次和矮子王見面是在中影製片廠。矮子王當時也不知道是在拍什麼戲。反正是見了面。我們同是矮子，一見面，彼此就有那麼一份特殊的感情。說實在，在認識他之前我是一個很放不開，又很自卑的人。當時我是在一家金店做事，天天在店內埋頭工作。也不想和外界接觸。可是矮子王他就不同了，他就很能習慣別人集中在他身上的眼光。他改變了我的一些想法。認識他，可以說是我生活中的一個轉捩點。此後我竟可以走出自己封閉的小世界，可以站在舞台上，在衆人的目光下拿自己開玩笑。

我是很知道矮子王的，他是個空想夢想型的人。而且矮子王總覺得他負著某種責任，對我們這些矮仔負有責任。他認爲我們這一群人一定可以做些什麼的。他告訴過我，他要集合我們的力量和金錢去開創一份屬於我們自己的事業。例如去開一家茶館之類的。那會是一家很有特色的茶藝店。因爲我們構想由老闆到服務生都是我們這些矮仔。他認爲這樣應該會很有前途，而且也有保障，不會受人欺負。矮子王有一份英雄感，他總念念不忘『小人物立大功』的志願。他說過：

『咱們這些矮仔是社會中的一群小人物，常是不受到重視的。正常人總認爲我們是不可能做什麼大事

的。我很想來編寫一個故事。故事中我們利用我們不被注意的特點，做一些祕密偵察的工作活動於社會之中，暗中幫忙一些正義之士打擊罪惡集團、戰勝邪惡。我們不再只是做一個小丑、人們的消氣丸，也不再只是在街上賣些小東西維持生活的可憐的侏儒。』

每一次我阿合站在舞台上的感覺幾乎都是這麼的相似，有時期望著某種特殊的情況發生，這樣或許更會令人興奮一些。在台上我們這些矮仔是多麼可愛，有著逗人的動作。你看，阿江和阿雄抬著轎子的神情是那樣的鄭重，又有趣。一眼望去，我們是極相似的一群人。其實我們是非常不同的。

阿合於是又說——

我有一份固定上下班的工作，在一個綜藝團做事。我阿合平日是穿西裝、打領帶上班的。每天一大早坐車到綜藝團上班，下午五點半下班，過的是一種非常規律的生活。下班之後，我總和朋友去咖啡廳什麼的。而阿江和阿雄就不同了。他們是自己做生意當老闆，賣的是香煙、檳榔。他們生活、做生意，全在萬華一帶，看的人面也很多。其實他們兩個人的外表是很有看頭的。就拿阿雄來說吧，他是咱們這些矮仔中唯一結了婚、有家庭的人。而阿江呢？他可是一個人東盪西逛的，永遠掛著似笑非笑的表情，眼睛一瞪，真是個性十足呢！

我阿合能認識阿江和阿雄是因為矮子王的關係。我們是同台演出的伙伴。我們是同一族的人，但我們又是各不相同的。我們相聚使生活上彼此有依靠。通常，我們這些同伴有一個固定聚會的場所，萬華那兒的一家茶館。有事沒事到那兒，總也可以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一個不陌生的環境對我們來說是重要的。它使我們覺得安全、自在。



阿雄的故事

阿雄說話了——

阿合又在瞧着我了。我知道我阿雄是四十好幾的人了。看看我這身打扮吧！說是小孩吧，這張臉皮卻是又老又皺。噯！不提也罷。反正這回也是我最後一次的演出了。做秀到處跑，每回一出門就是一個星期。辛苦我是不在乎的，可是，心中的負擔卻很大。我和他們不同，我告訴你，因為我是個有家庭的人，常常要擔心我的牽手和小孩。而且又害怕演出之後再度拿到空頭支票。有些老闆吃銅吞鐵，連我們這些可憐的矮仔他都想吞想吃喇！

錢對我們這種人是很重要的。我要趁著年輕，還能動的時候多賺一

點。這樣，老了，跑不動時就沒關係了。我每天過得很忙碌，一大早出門總要到半夜才回家。每天一大早就到市場去賣『觀音救苦丹』，叫啊、叫的，喊著『救苦丹』，擠在人群中把幾條街道都要踩平了。下午呢？又抬著那一盒子的香煙、檳榔，到一家家餐廳去賣。

在萬華街上，誰不認識我阿雄？嘿，我是屬於萬華的。我認識那兒的每一條街巷。我的生意全在那兒。每次我抬著那些香煙、檳榔走在路上，爬著那要命的樓梯，累呀！但是卻有著那一絲成就感。我賣著東西，看著一張張熟悉的面孔，那些來這兒花錢的人，感覺上我們是如此的接近。

我喜歡萬華，喜歡這份小生意。

我常常就爲了兩、三塊錢和客人爭得要命。你猜爲什麼？這一分一角積起來的錢才是屬於我的，這種流汗錢才守得住啊。我總是對萬華的人有一份特別的情感。我最落魄的時候，曾經受一個萬華的鴉母幫助，在一家『查某間』住了兩、三年。她們幫助我，使我能再開始我的小生意。她們一點也沒把我當做長不高的怪物看待。噯！不像有一，我在街上走著，忽然聽到身旁的一個人指著我對他的小孩說，你再不乖我就叫他把你抓走。哈！你可以想像得出那小鬼一幅嚇得半死的樣子。

我的那個家對我是非常重要的，我全部的努力，全是爲了要維持那個家的存在。我那牽手在她十九歲的時候嫁給了我。電視上說的什麼戀愛的滋味，什麼海會枯，石會爛什麼的，我們全不知道。我總覺得，夫妻只是這麼生活在一起，過一樣的日子，彼此有一個照顧。當時我們是由媒人說合的。她跟我是一樣的矮仔，當年她穿著白紗嫁給了我——穿著一件原本要給花童穿的小孩子的白紗衣嫁給了我。

矮仔王常笑我，說我是『不怕兒子啃骨頭的人』。我那兒子今年八歲了，個子比我們夫妻都高。他活動的很啲，天天東跑西跑的。我氣起來常要吼他。但是我知道我要爲了他拚命的去賺，留一幢房子給他。免得他將來怨我。老實說。我是不管別人如何看我們這一家，也不管那些閒言閒語。我是一個有家庭的人，我告訴你，兒子是我們夫妻的寄託。

阿江的故事

有一個下午，我找阿江聊天，他開始是萬般無聊地這麼說的——

唉！我是個有路無厝、無父無母的人。你找我，有啥意思？我一個

人流浪到台北。×伊娘，如果我年輕的時候會想，現在人家都會叫我一聲『阿江大爺』。想當初我在台南還是個有名氣的人呢。我身上總是少不了幾張美鈔，而且還能說幾句美國話。十幾年前的美國人，是真笨。以前我在台南機場附近，陪著美軍玩，反正他們都是很笨，伊娘！美軍只會成天瘋著要我幫他們找女人。我當時也只有十幾歲，就是靠這樣大把大把賺錢的。

說實在，我也記不得到底是在民國幾年離開台南的。反正我的腦子是壞了，摔壞的。現在很多事都記不清。說起來，都是愛賭博害了我，害得我現在什麼都沒了。我是一個不學好的壞胚，我自己知道。真的。

從小我就是個没人要的小孩，帶著我從新加坡到台南來。小時候我住在我母舅家。我母舅說我是一個壞胚子，那些親戚都不跟我這個歹種來往。記得那次我出車禍摔得半死，我的母舅都沒來看過我。這倒使我想起我寄存在他那裏的四萬元棺材本，不知他還記得？沒關係，這都沒關係；矮仔王說過，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他會負責把我埋得妥妥當當的，不管我有没有錢。×伊娘，我才不會這麼簡單就死了，人家說八爺是不會見鬼的，我可是會活一千年。看我這一生吧！什麼事沒遇到過？見多啦！

有一次，誰記得是什麼時候，反正是在台南，那幾天一直在下雨。



阿雄的媳婦，是穿着女花童的白紗跟他拜的堂。

阿雄和其他父母一樣——望子成龍。



爲了討生活，他們比常人更辛苦。在日常生活裡，人從高處看他們，他們從低處看世界。



我跑去賭博，賭到晚上，回家的路上很黑。誰知一脚踏下去都是水，好深的水！當時我嚇破了膽，只是在水裏一直掙扎。那時候，我只見一個絲瓜棚，我趕快捉住那架子大叫救命！好在有一位年輕人看到我把我救起來了。後來我還特地買了香，到他家去。做人嘛，禮數是一定要知道的。

說這些事，我就會想起新叮的媽媽桑阿月。我告訴過你，她救過我

一條小命。對了，就是出車禍那一次。我被人載在摩托車上，摔了下來，頭暈了好幾天。阿月姊出錢幫我醫病，還讓我住院，才撿回這條命。有個算命的說我阿江三十歲之後會很多命。沒錯，×伊娘，我是個有命怨天的人，還好都是遇貴神，要不我早走了，還能活著拖磨到今天？早走啦！

我平日的工作是和阿雄一樣的，在萬華賣香煙和檳榔。人家都以爲

我們全是一款的人。只是我的攤子小，我才不喜歡抬著那麼重的盒子到處走，那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這小買賣就是如此。記得我當年在八仙閣做事，我那一手酒拳有誰可以比得過我？我常就是靠這一手拳賺錢呢！又想起麗君了，一提起八仙閣我就想到她。有一回，我爲了她不收我的小費，當著她面前把萬把塊給撕成碎紙片。她真是個好女人。我不騙你，真好的查某。

矮仔王的故事

和矮仔王聊起阿合、阿江和阿雄。先問他爲什麼叫「矮仔王」。矮仔王幽幽地說了——

大家都叫我『矮仔王』，這名字可說是打架打出來的。小時候，在學校裡因爲人生得短小受人欺負，常爲了嚥不下一口氣，和同學打架，有一回，老師說我：『看你人矮矮的，脾氣倒是不小。你這是人長

得矮，又想做王。』這以後『矮仔王』的渾號，就從小學叫到現在。想一想，這名字也跟我二、三十年了。我已經習慣了，老實說，很少人知道我的真名的。

說到我這幾個矮仔弟兄們，個個都有個性。我處於他們之間，常常要爲了一些芝麻大小的爭端出來做中間人，做協調。出門做秀，有人鬧意見，常常就是丟下一句『我不幹了！』甩頭就走。他要性格，可把我搞慘了。遇見這種事我常要滿街跑著去把人追回來。我這雙腿生得短小，老是跑不快，真是害苦了我。其實，大家都以爲我這個做頭頭的一定從中賺了不少錢，才這麼賣命地要接矮人陣來幹活。其實，誰又知道我是一肚子的苦水沒處說。我辛辛苦苦，圖的祇不過是想讓這些矮仔兄弟有個機會討生活，有個較好的生活。

我知道阿雄是很怪我的。演出後，老闆要流氓，開空頭，拿不到錢也不是我可以預料的。他白幹了，我呢？我也不白辛苦一場？他也怪我把阿江弄到他家住。阿雄也不能不承認，阿江住他那，也幫著他賺了些錢，不是嗎？如今阿江也搬出了阿雄家，住進了我家，這下阿雄該可以鬆口氣了吧。這一大堆嘖嘖喳喳的事，常搞得我頭痛死了。我只不過希望我們這些矮仔能够互相照顧，就如同我們在舞台上一般。我們在台上演出，遇到台詞忘了或什麼的，我們不也是互相打鬧一番，耍個寶，說句『互相照顧、互相脫褲。』就把難關渡過去了。我常常希望，大夥兒在台下能和台上一般，遇到什麼難題一切可以說說鬧

我不埋怨父母把我生成矮子，叫我活得比誰都辛苦，因爲我知道啊，他們比我還難過。

鬧就過去。怎知下了台子卻是如此的不同。常常下了台我都是一個人，又沒個家，除了工作，没人可以分享我的生活。

你問我感情的事嗎？我那心碎的三次戀情，似乎已離得很遠，但又好像前幾天的事。我常勸阿合。如果對方對他有意思，就趕快結婚，不要像我一般，戀愛不成，又被騙婚集團騙了好幾十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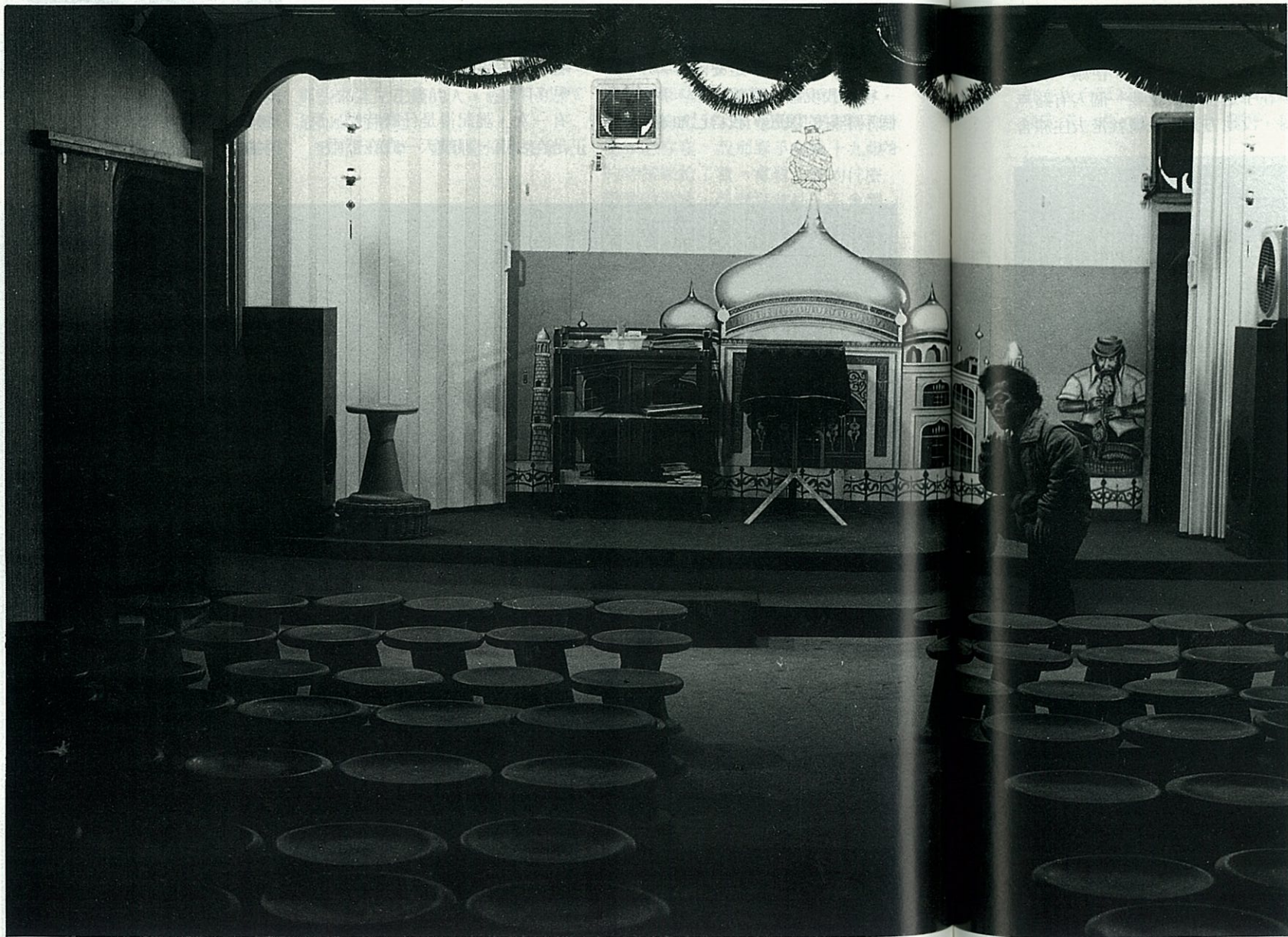
才是今年過年的事吧。我騎著一匹小馬在做電視錄影。那知那匹馬竟是阿美家的。和阿美的那一段情，是很真誠、很單純的。長久以來，我總也忘不了她那模樣兒。說實在，那時她家人極力的反對我和她在一起，反對我這個矮仔，這，我都不怨不恨。我恨的是，她就那樣出了車禍，死了。當時我還年輕，不知如何來處理自己的感情。那一段日子，好長一段時間，整個心都像是碎成一堆。我酗酒、我哭，卻怎麼也沒辦法排解心中的悲楚。

你們在舞台上看到的我們這一群矮的，笑鬧著，一切都是這麼的好。可是我常煩心，這回下了台子可又會發生什麼爭執？

阿合是個安靜的孩子，想得，總不太說話。他想事情想得較周密，做事之前，除非有萬全的準備是不會去做的。他曾告訴我說：

『我不可能一輩子靠父母、靠朋友。我應該想法子自己能够獨立。而且每一個人的心是不同的，即使親兄弟，長的心也不全一樣。我一切都要小心地去做，小心地去做。我知道任何事都要慢慢來做。要是真沒辦法就算了。』

阿合他就從來也不跟我爭什麼，他覺得現在的工作他很滿意。他祇是希望能多賺些錢，將來自己開家刻圖章店。他說舞台上春夢一場。我倒覺得下了舞台人生才是一場幻夢。我那第二段情不也是如此嗎



？只記得那一天，我剛做完秀，下了舞台，心中還留著那股舞台上歡樂的氣氛。怎知，那女人的姊妹在台下等著，見了我的面，第一句話就是：『你以後不要再跟我妹妹在一起。』只這一句話，我和她就再沒見過面。

我矮仔王何嘗沒有想過要有個家，養個孩子。就像阿雄有家、有孩子一樣。記得有一回看了自己所演的錄影帶『爸爸兩個半』，我竟一個人痛哭了一場。啊，不是因為那劇情感人，而是那齣戲使我想到了自己的命運。去養個孩子又如何？如果孩子長大後如同劇中的女兒般瞧不起我，怨我這個矮仔竟是她爸爸，使他抬不起頭，那該怎麼辦？

生得像我們這麼矮小的人，不知該怎麼辦的事太多了。去看電影要買票時，那賣票小姐總會看不到我，哈。去上廁所，又總是够不到，哈哈！跟我這種人在一起能有前途嗎？有時，我自己都不知道該如何來做才好。和我生活過一陣子的阿芸不也就是這樣的走了嗎？阿芸和我的這一回是較深的一次。我幫她拉關係使她能在歌廳做秀、唱歌。但這一切都還敵不過別人的一句話：『像他那樣的矮仔，妳和他在一起，會有前途嗎？』她終於離開了我，就只是為這句話。一句中傷的話就勾銷了我們長時間的情感。後來，她跟了我的朋友。那個挑撥我們感情的人！

阿江、阿雄和我、阿合不也是朋友嗎？能聚在一起，總是個緣份。我們可以說是一類的人。互相依靠、共同地生活著。阿江能在萬華賣香煙、檳榔也是阿雄牽的線。但是，如今他們互相間已不說話了。阿江不是也幫阿雄賣觀音救苦丹嗎？這又是為什麼啊？記得阿江告訴我說：

『我向阿雄拿東西來賣，本錢是要給的，我自己賣得的錢也都分一半給他。住在他家，早晨我起得早還出去買早點給他們一家子吃。反正我頭腦壞，也顧不得這許多事。我阿江是很海派的人，伊娘，我才不在乎這些。反正我一個人有路無厝，沒地方去，最壞就是去住旅舍

又怎樣？』

人生就是有很多事是我們沒辦法的。記得以前的阿雄就和現在不同。我看他所以會改變可能是上次打會給倒怕了。有時我看看這些人，又看看那些正常人的社會，我們夾在其中，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有時靜靜一個人，在晚上想著很多的事，想著我這個矮仔王，人生應該好好的不是嗎？常是越想越委屈，有時一個人想到悲哀處，我總是大哭一場。哈！哭過後又總覺得自己真好笑，真是個笑話。

現在在高雄市的一場秀，已經接近尾聲。矮仔王、阿江、阿合和阿雄在後台孤寂地坐著。他們知道，演完這一場，他們要收一陣子，大

夥要散一陣子。他們各自想著心事。阿合獨語似地對我說——

這胡鬧的秀也該結束了吧。現在只等著收場的那慣用的一招，互相打鬧著。使出這一招，再聽些笑聲就可以收場了。我阿合明天又要去上班了。我明天應該早點去。好久都沒去萬里附近的海邊走走。我最喜歡就是看那一起一落的海浪，這總讓我想起人的命運是多麼的相類似。明天我是該去看海的。

矮仔王抽著香煙，對我說——
明天又沒工作了。可以睡晚一些。下午呢，泡個茶喝一喝。說不定

矮仔王他們時常在萬華的一家小茶館喝茶聊天兒。

可以找人再開始談一下做秀的事。希望價錢能好一點。最近價錢實在太差了。

阿雄閉目養神。聽見他自己在跟自己嘀咕——

我是個有家要照顧的人，馬上就可以回家看我兒子，以後不必再來這做秀了。還是我牽手說得對。賺錢是矮仔王一個人。每回價錢都由他去說，又從中抽我們的酬勞。反正他是一個人生活，不必像我這般掛心家人。

阿江呢？他在賭咒了——
×伊娘！你以為這秀好玩嗎？好笑嗎？我看最好笑的事，就是我阿江都吃到四十歲的人了，還這麼艱苦，這麼矮，真麻煩。 ●



想當年，我阿江在台南還小有名氣，賺的淨是美鈔哩。



(74年11月) 人間

沈靜

大陸中國 1981

一個崇尚東方哲學的法國攝影家之視覺遍歷

一九八一年間，年輕的法國籍旅行攝影家(Bernard Bordenare)包德納先生遍遊中國大陸。半年間，這位影像工作者以藝術家的觀照，廣泛地記錄了今日中國大陸生活的種種風貌。

包德納生長於法國南部，他天生酷愛旅行，青年時期，他遍遊法國本土和西班牙各地。直到二十年前，包德納首度走出歐洲，開始了他

環球旅行的生涯。

對於包德納而言，旅行意味著觀察、體驗和學習。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攝影藝術則又是這個過程的記錄，也是學習的工具和媒介。

除了旅行和攝影的結合外，包德納在寮國開始修習瑜珈靜坐。八年前，靜坐修習漸漸溶入攝影家的生命，成為包德納「旅行、攝影、靜坐」牢牢緊扣的環節之一。

攝影 ■ Bernard Bordenare



峨嵋山 / 豆花攤和老人



昆明 / 煎餅的老婦

「靜坐使我的心靈更為沉靜、更加警醒。」這位旅行者說：靜坐一方面培養了藝術家的直覺，使他能遂漸由表象的觀察，進入人群的內心世界。同時，伴隨著旅行的經驗，靜坐也使他慢慢地擺脫了畛域、種族的藩籬，而把生命的重心轉置在生活的靈性世界上，對人類的共同命運取得了更為廣濶的視野。



成都 / 纏足的老婦

物般的人物，一股靜謐的人類情感，配合著色彩所傳達的情緒，抒情地展開另一向度的思考空間。而攝影者在即景時臨場的感受，便十分準確地被傳達、溝通了。

五年前，這位旅行者來到台灣，開始了他另一階段的攝影旅程。在這段時間裏，包納德曾經用同樣的心情和視覺，在台灣這片中國的土地上，體驗、捕捉著更繽紛的色彩和更為醇厚的中國傳統。

本刊特此精選包納德先生的一組照片，希望藉著這些照片，讀者能夠分享這位旅行攝影家在中國大陸片斷的視覺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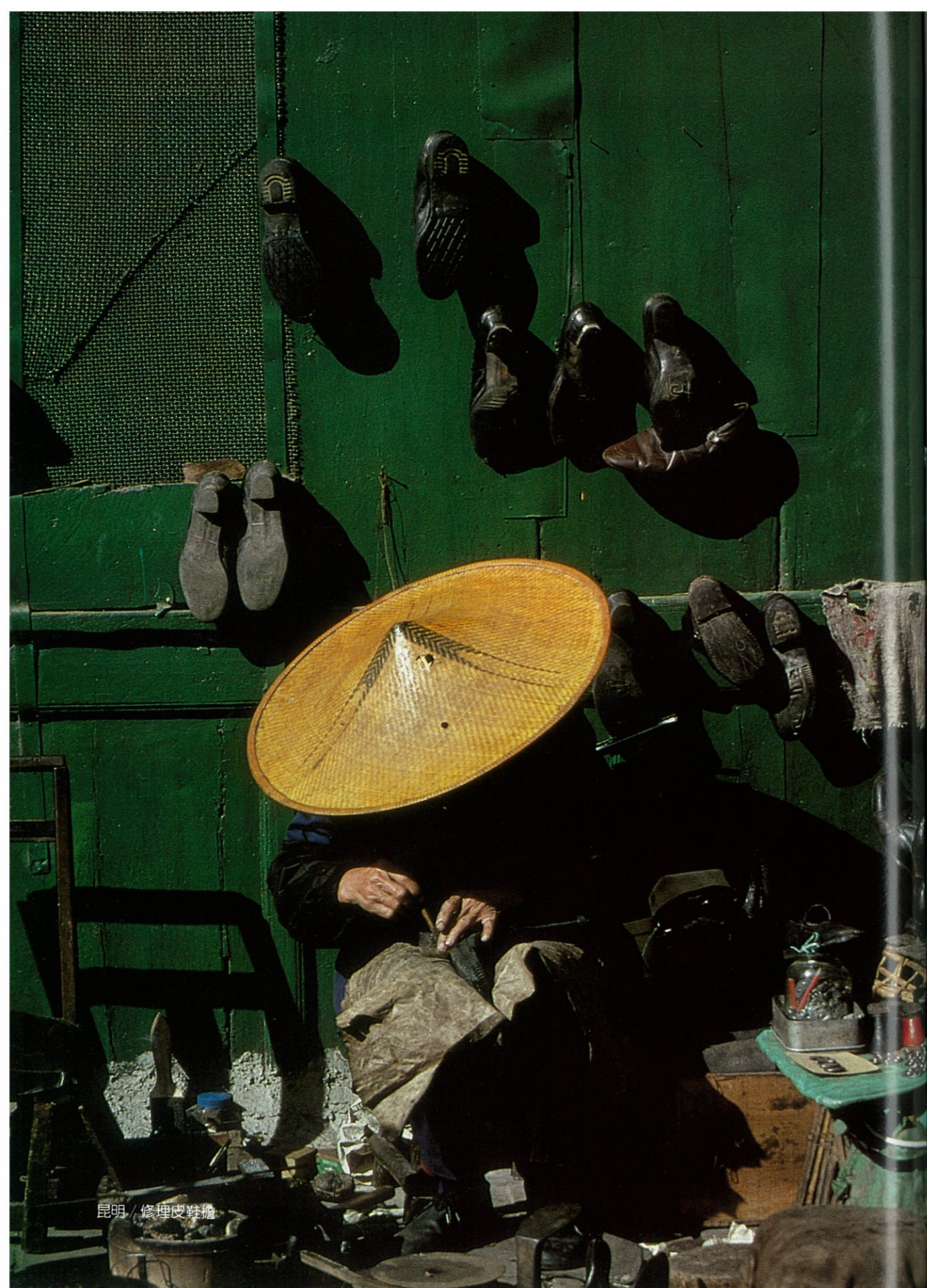
透過這位攝影家的作品，我們雖然可以見到今日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蛛絲馬跡，然而，這位攝影者希望傳達的，與其說是「寫實」，毋寧說是十分「象徵主義」的。

從每張照片上，我們看到對比強烈卻又奇異地互相關連、平衡著的色彩和構圖；從照片中排列著如靜



昆明 / 皮鞋擔子和燒酒擔子





昆明 / 修理皮鞋



成都 / 馬口鐵匠





蘇州 / 奇車管理員



卓別林——戴着面具的小孩



人間 1

本刊宗旨在以圖版文字見證、記錄、發現、報導和評論。作品應有報知性，並有作者清晰的觀點和表現上的邏輯。

稿約

2 本刊各專欄性質如下：

- 甲、「社會生活」：社會上各階層的生活中多樣、豐富的生活面貌和社會現象的描寫和報導。
- 乙、「各行各業」：各行各業、工作的報導和描述。
- 丙、「人間燈火」：表現具有強韌的生命力、卓著的貢獻、感人的奉獻和愛心的個人的故事。
- 丁、「文化和次文化」：台灣生活中豐富多樣的文化和次文化探訪、分析和報導。
- 戊、「少數民族」：有關台灣原住民的生活、文化、工作和問題的報導。
- 己、「環境 / 生態」：有關當前台灣生態，環境諸問題的報導。
- 庚、「台灣民俗」：台灣傳統民俗、民藝的記錄和報導。
- 辛、「台灣地理」：有關台灣鄉鎮、鄉村、山岳、河流、物產、人文地理等的報導與記錄。
- 壬、「外國攝影名著介紹」：國外攝影名家及其作品的評介。
- 癸、「新聞攝影」：重大新聞事件的現場記錄、事後追蹤、評論等來稿必須是未曾發表的作品。
- 子、「歷史見證」：以攝影記錄台灣發展的軌跡，照片年代愈古愈佳。
- 丑、「決定性瞬間」：不拘題材，具有強烈記錄性或趣味性的單張攝影作品。

3 以上各專欄之作品，還必須以人為作品的焦點。我們相信只有人才是一切藝術作品和優良報導的中心。

4 本刊對來稿有挑選、重組和修改之權，徵得作者同意後發表。不願意者請註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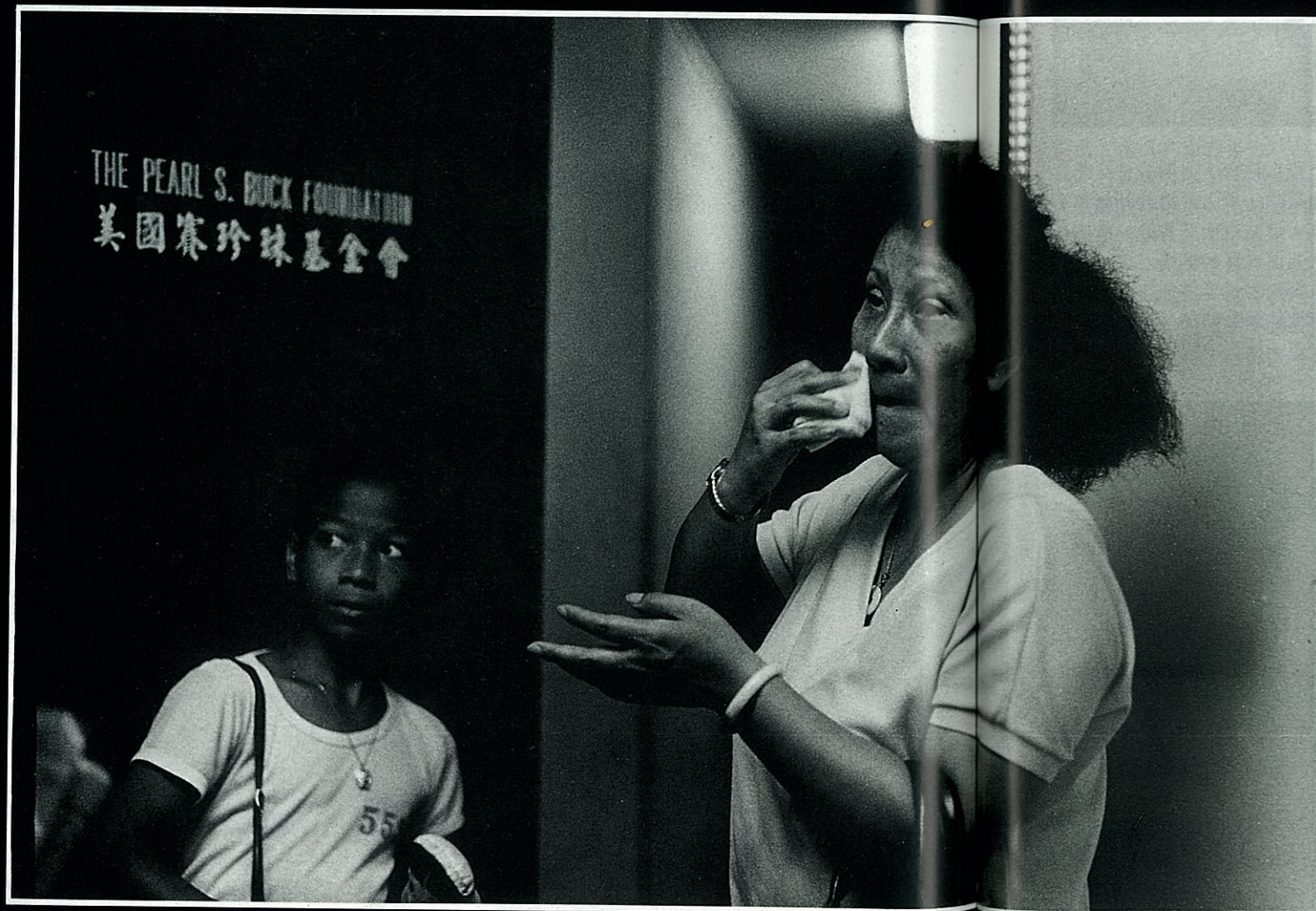
5 寄稿之圖片及文字，本刊酌計合理稿酬，經作者同意後使用。

6 來稿版權，以個案與本刊商定。

7 其他未盡事宜由編輯部與作者個別商定之。

8 來稿請寄人間雜誌外稿組。除立即通知收到稿件外，本刊有義務在十天內通知作者處理意見。

母與子。
「小時候，
我記得每次有
uncle來，媽
媽就叫我到外
頭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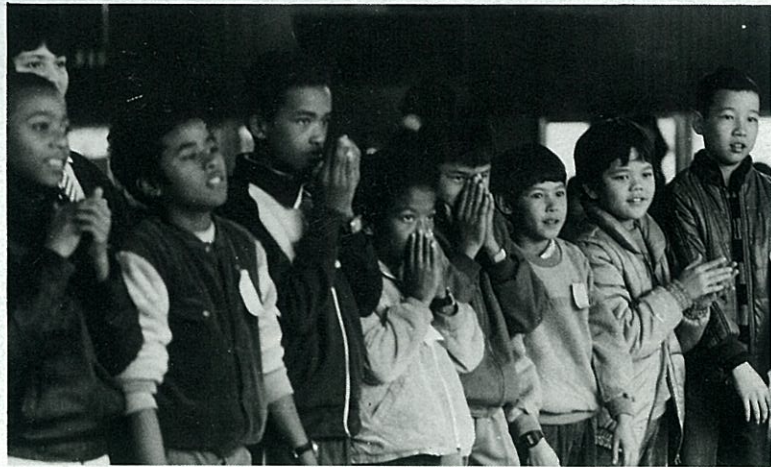


越戰期間，來台休假的美軍人員，在台灣留下千餘個中美混血兒。由於坎坷的身世，破碎的家庭，惹人注目的外觀，這些如今步入青少年時代的混血兒，面對著微妙而複雜的困境。這裡告訴你這些混血的青少年和他們苦難的媽媽和祖母的故事……

妳是外國人嗎？
妳是中國人嗎？
是！

攝影■陳品君 撰文■王雅倫

我們是越戰的證據。過去、現在、未來都是。



「小時候，我記得每次有uncle來，媽媽就叫我到外面去玩……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噢，……不提這個吧。你怎麼知道有我們這個基金會的？」

「級任老師告訴我的。」

「老師送來的資料說，你上課不認真，常常帶一些不良書刊到學校去。嗯？」

「來我們基金會以後，要改喲。要努力學習。這兒的阿姨會照顧你的。待會兒回去之前，記得拿一罐牛奶和麥片。」

小男孩長得挺壯的。細細地捲著的頭髮，褐黑色的皮膚，使兩眼顯得特別大而明亮。嘴唇厚實，却輪廓鮮明。

那是一個陰寒的週末下午。我按址找到台北市中山北路一座大廈九樓上的「賽珍珠基金會」。推開門，裡面坐著幾個約莫十歲到十七、八歲的小孩。膚色有黑有白，看來都很漂亮。我挑了一張椅子坐下來。就在這時候，我無意間聽見了上面一段對話，是基金會的辦事員和一個新來的美亞混血兒談話。

賽珍珠基金會台灣分會

總部設在美國賓州費城的賽珍珠基金會(The Pearl S. Buck Foundation)，係榮獲諾貝爾及普立茲兩大獎之美籍女作家賽珍珠女士，於一九六四年創立的，目的在協助和輔導美軍人員在世界各地遺留下來的混血兒。如今在亞洲五個國家

及地區設有分會。台灣分會，是在台灣地區唯一致力於協助和輔導美國軍事人員在東南亞各地，遺留下來的美亞混血兒的機構。二次大戰之後，美國在世界各地設立軍事基地。韓戰和越戰期間，大量的美軍來到東亞。這些美國軍人和文職人



員便在東亞各國，留下了亞美混血兒這個微妙而複雜的問題。

在民國五十年到六十年這段時間，大量的美軍進駐亞洲。特別在越戰期間，從越南戰場來台灣休假(R&R: Rest and Recreation)，在台灣留下大量的中美混血兒。到了今天，這些混血兒都已是十歲到十七、八歲的青少年，形成這些混血兒自身和台灣社會的問題。據估計，在台灣的亞美混血兒，人數在千人以上。過去接受基金會台灣分會輔導的有六百名，仍在輔導的有兩百名。民國六十七年，駐台美軍因越戰的結束與中美協防條約的廢止，悉數撤回美國，使台灣的亞美混血兒出生率幾已下降為零。但過去留下來的這些混血兒，已經進入小學中年級到國中、高中的年齡。生下這些孩子的母親們，絕大多數無一技之長，工作品質和機會不高，

造成生活和經濟上的困難。此外，混血兒因身世，形貌與本地兒童、少年不同，經濟困難，自卑感重、對自己身世的悲哀和苦惱，使這些孩子們在身心成長的過程中，遭受嚴重而複雜的困難。

他們最需要父母的愛

馮閑妹主任是基金會的負責人。她表示：基金會台灣分會的工作開始於一九六八年。透過總會，為每位兒童，在美國尋找一位認養人，由美國家庭提供每個月24元美金，作為學費、生活、醫療等資助。而基金會最重要的工作，還是對於混血兒心理和精神上的支援。但是台灣混血兒的出生和成長，以及他們的心理，一向未受大家的關懷與重

祖孫三代，就缺個修身齊家的大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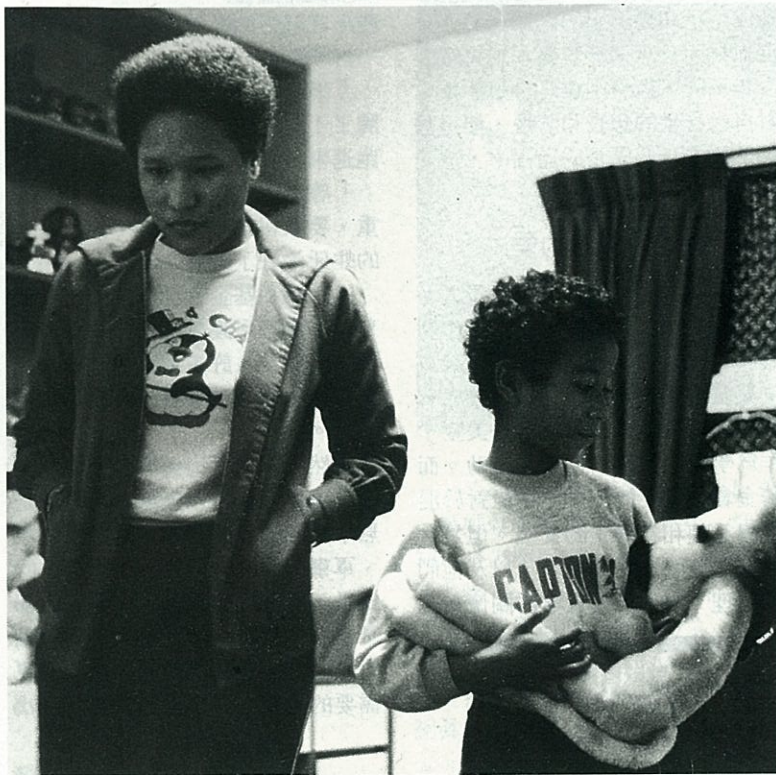
視，在茫茫的人海中，仍是失落的一群。

「馮阿姨，你看我又得到一項金牌了！」一個叫約翰的男孩高興地跑進來，打斷了我們的談話。

「等一下叫鍾阿姨幫你量身高體重，要做報告了。還有，你上一次的蛀牙治好了沒有？我看看……」

馮阿姨和基金會工作同仁，就像慈母一樣的呵護著這些孩子，怪不得一到假日，許多混血兒都會聚集到這裡，即使是看看、坐坐，也很滿足。

當然，基金會仍需要各方面的支援，工作才能得以延續。「孩子是無辜的。他們的存在，是國際政治、軍事因素的一個結果。但孩子的成長，與他們的親人，周圍的人都是息息相關的。基金會只是盡一點力給他們一些關懷照顧，而他們更需要的是來自父母家庭的愛。」馮



「媽媽每次告訴我的都一樣：爸爸在美國做生意。我一點兒也不想到美國。我在這兒很好啊。」

主任語重心長地說。

親愛的雪莉

「我幫你約的那位羅雪莉大概也快來了，你要不要先看一看她的檔案？」馮主任說。

羅雪莉，十二歲，黃白混血兒。五歲加入基金會，目前與外婆、母親住在一起，父不詳。當年雪莉的父親是駐台的美軍，與雪莉的母親交往了兩年後，曾論及婚嫁。可是雪莉父親的家人堅持不同意娶一位東方的女子，最後他離開了台灣，母親也因此受到精神打擊，曾一度病倒。雪莉的父親走了以後，母親生下了雪莉。

去年十二月八日下午，初見雪莉時，她對記者似乎並不陌生或排斥，但也絕不親近。

「我叫羅雪莉，讀小學六年級，我跟外婆、媽媽住在松山。」她一直把頭低著，起先是沈默，最後她把臉朝向窗外說。

「我不喜歡記者。」她忽然說。「爲什麼？」

「以前也有記者問過我這些話，



還說要到我們家，後來也沒來，你是基金會的新阿姨，還是記者？」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點。

這是第二次見到雪莉。她害羞地從房裡拿出一張耶誕卡片，「這個送給你。」她羞澀地說，「昨天你在電話中說要來，我一直很緊張，因爲我怕家裡太亂。」從小在這樣的環境長大，她早已學會如何察言觀色。過早的成熟，使她看起來比



同年齡的小孩都大。

那是一間有點潮溼、陰暗的房子。雪莉的外婆喜歡種些植物，所以使這幽暗的房子憑添了一份生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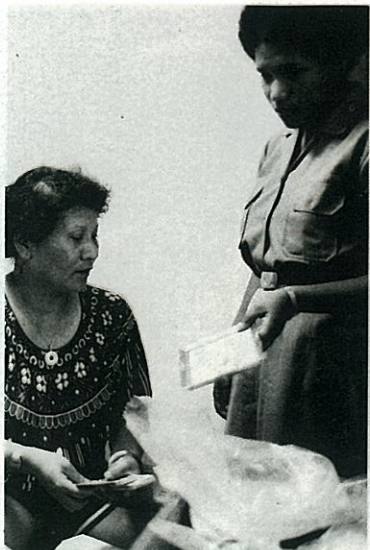
孤雁

「雪莉參加基金會，是我在她很小的時候帶她去的。她母親自從受了刺激，生了一場大病後，精神方面一直都沒有完全恢復過來。最近比較好些了，能到電子廠上小夜班

。這個家總還是要靠她啊！我們總希望能好好培養雪莉的。」老祖母嘆了一口氣說：「如果不是那個美國人的家裡不同意，也許我的命就好了，現在早在美國享福了。」她說完話，有意無意的撇過臉去，走到神案前，燃了三支香，再對著神明拜了又拜。

「待會外婆不在，你們陪我好嗎？我們可以看電視節目『小仙蒂』。媽媽出門前，已經把飯菜煮好了，

孩子凝視着母親。母親正在討論着強尼的命運。有一個美國家庭決定領養她的孩子。



媽媽希望女兒將來嫁給外國人比較合適。女兒希望有機會上大學。



你們要留下來吃飯嗎？不過，我們的菜不大好……」雪莉把珠子串成的手鐲套在食指上轉著。大大的眼睛，略帶一點藍色，高高的鼻子，白暫的皮膚，她的表情是豐富的，像是懂得許多人情事故。

雪莉眼珠子一轉，兩手捏著雙頰說：「我的臉很紅，」她低下頭：「沒有，同學沒說什麼，…喔！有的。以前她們說我長得很好看，問我是不是外國人。」她的臉看起來更紅了。

「想不想聽點音樂，這卷錄音帶已經聽很久了，從媽媽年輕的時候聽到現在，都舊了。」雪莉跟著音樂唱出那個調子，錄音機正放出「

Good-Bye Jimmy, Good-By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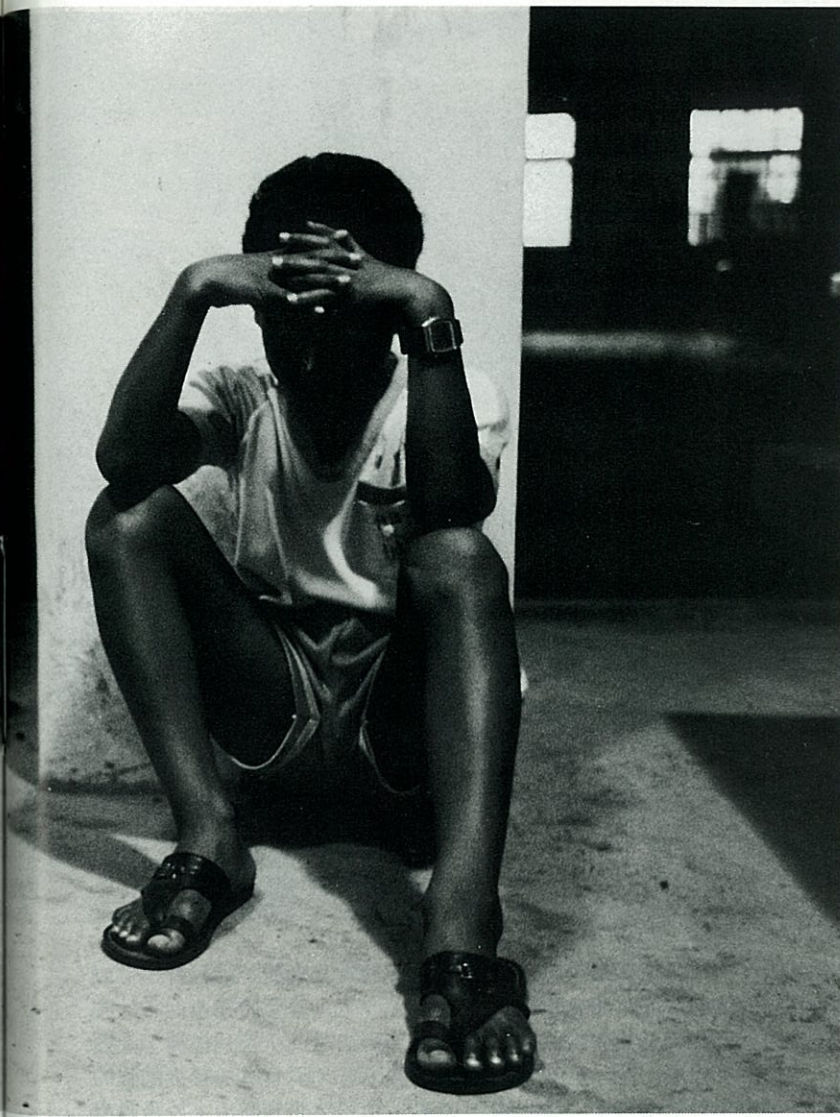
「媽媽每次告訴我的都一樣——爸爸到美國做生意去了。我一點兒也不想去美國，我在這裡很好啊！我要跟媽媽還有外婆，永遠都在一起。」

雪莉像是賭著氣似的說完這句話，然後她拿出一支蠟筆在紙上畫著，寫下「孤雁」兩個字。

我好羨慕別的女孩子頭髮是直的……

去年耶誕節前夕，我再度拜訪基金會，馮主任和幾位工作人員正在忙著整理美国家庭寄來的禮物。

「每年就數這個時候最忙。我們



為小孩子準備了一人至少有一樣禮物。在Party時發給他們；有的小孩子甚至可以得到他們最想要的腳踏車或照相機。像這位李南西，她今年可以得到一部小型照相機。」馮主任說著，笑了起來，「她已經讀高中，年紀比較大了。她有一個弟弟喬治，大概不久就會有一個美國家庭收養他，」只見馮主任的臉上又是一陣歡喜，一陣神傷地說：「這樣也好。他們苦了很久。對了，你們想不想見見他們？」

「小時候，男生常常會欺侮我，叫我『黑人牙膏』，他們也會叫弟弟『捲毛的』。長大了以後，就比較少了——」李南西是一個黃黑混

孩子啊，抬起頭，站起來！

血兒，有一張比較接近東方的臉孔，却有一頭纏曲而烏黑的頭髮。由於幼年時家裡燈光明度不好，導致她的兩個黑眼珠，過於集中在一起，因此，她說話的神情，更像是在注視一個不可預知的方面，不敢輕易移動的感覺。

「我羨慕別的女孩子頭髮是直的，記得小時候留長頭髮；每次連洗帶梳，總共要花掉一個半小時。」南西今年十八歲，她已經深深感受到自己和別人之間叫人苦痛的差異，但她算是大人了，對她而言，大人是懂事的意思。她必須學會如何

忍耐和保護自己。然而一種女孩子的心理似乎也常常在她的言辭中流露出來。

是不是外國人？是。

是不是中國人？是。

「媽媽在基隆上班，很久才回家一次，每個月她都會寄錢給我們。」喬治注視著捧在手上母親的照片說：「她很漂亮，對不對？」

「她曾想過換到台北上班嗎？」我問南西。

「可是……可是台北沒有那種店。那種店是外國人喝酒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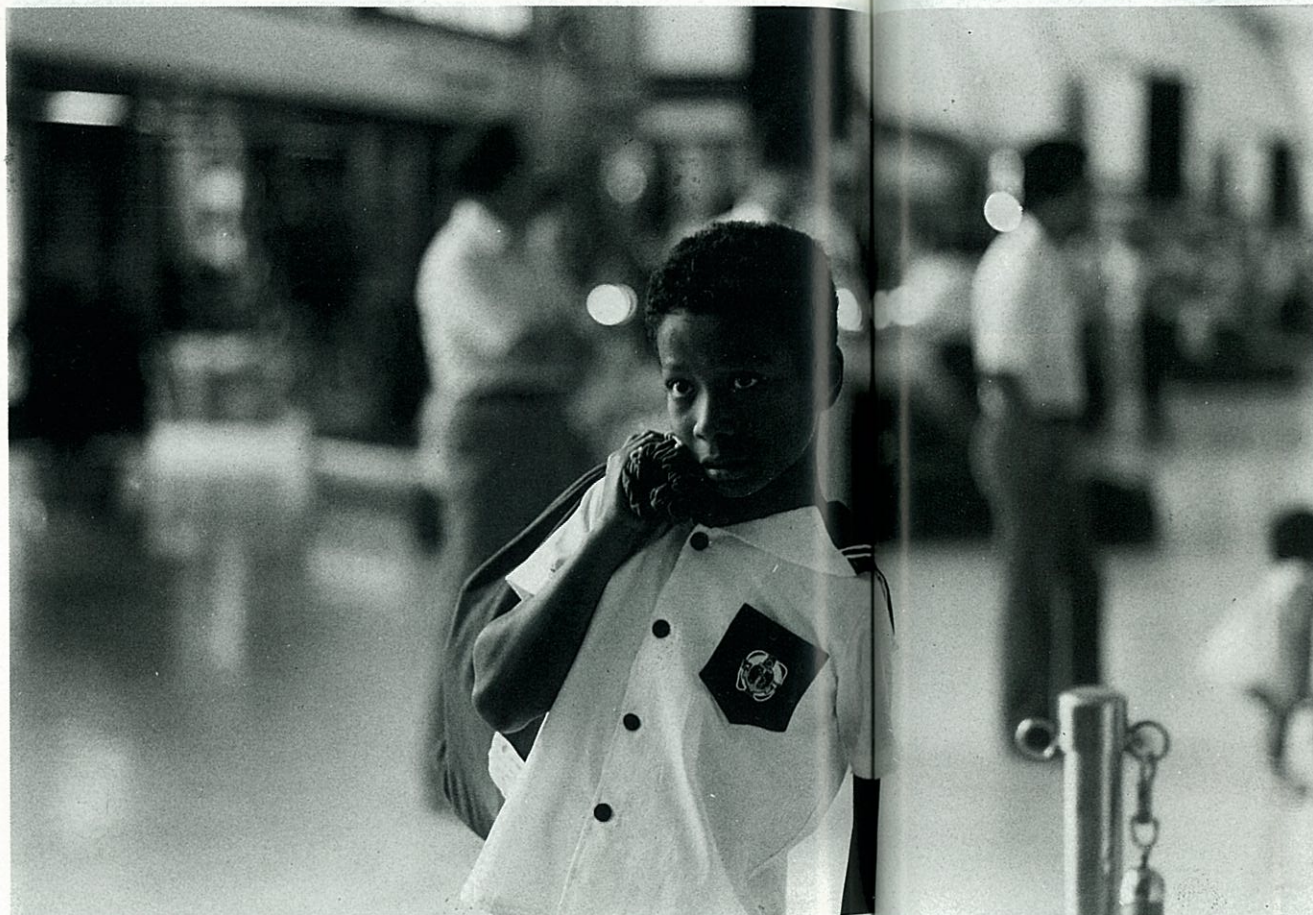
南西姊弟和外婆住在一個離開台北市區挺遠的郊區。南西的外婆告訴我們，這裡的房子比較便宜，每個月分期付款要壹萬，只要十五年就可以有一棟自己的房子了。

「我記得喬治的爸爸長得不高，籃球打得很好。」南西看著坐在一旁比她還黑，但同母異父的弟弟說：「我還記得喬治的爸爸。他對我也很好。我叫他uncle，每次他一來，就會到廚房親外婆一下。那時候我七歲。」南西說，「以前，常常有人問我；是不是外國人，我就說『是』，問我是不是中國人，我也說『是』。小時候我們家住在台中，那裏離機場很近，村子裡的孩子，也有很多長得像我們這樣的。媽媽上班以後，就常常帶一些uncle回家，他們都對我很好，只是來來去去，後來都走了。外婆帶著我們長大。記憶中，媽媽常常不在家，她英文講得很棒，但不會寫。」

別再拿掉孩子了

喬治十一歲，讀小學五年級。這些話對他來說，好奇的成份還是比較多。在一旁的外婆告訴我們：「以前家裡過得不好，才把南西的媽給了別人當養女。沒想到養家那邊的人……南西她媽還很小，就叫她去『上班』，一直做到現在……」她低下頭來，視線停留在手上那幾只女兒買來送她的戒指，她的心彷彿被某種東西噬咬著，眼神充滿了歉疚：「我爲了要彌補這麼多年來心中的愧疚，我跟她說，不要再拿

噢，親愛的孩子，
天涯海角，記住你
是一個人。永遠都
是。



掉孩子了，把孩子生下來，我來照顧他們。就這樣，南西和喬治就一直跟在我身邊長大，我煮飯給他們吃，替他們洗衣服，我已經八十四歲了……爲了買這棟房子，我們的生活更艱苦了。雖然，南西的媽媽每月寄錢回來，可是現在那邊的生意愈來愈難做了……基金會對我們有點補助，但畢竟還是不夠……」。

我覺得我是中國人

我們和南西交往了一陣子以後，有一天她告訴我們：「我一直希望趕快長大，等高中畢業，我想再考大學，雖然外婆說家裏沒錢，可是媽媽告訴我，人一定要讀書，才會有用。她希望我再繼續讀書。」

南西的媽媽還希望她將來嫁給外國人，認爲外國會比較適合南西，「不過，我還是覺得我是中國人，至少我在這裡生活那麼久了。我已經好久不曾去想，我的父親長什麼

樣子，他對我來說，已經好模糊好遙遠了……，甚至於我連他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說到這裡，南西把頭低下去，嘴角有一絲很勉強的牽動。她忽然想到喬治，於是露出一個較大的笑容說：「基金會最近在辦喬治的收養手續，大概是今年底吧，喬治就可以過去美國和那個家庭在一起了。我覺得喬治應該到外國去，因爲男孩子的自尊心比較強，那裡會對他比較適合的。」

「那以後妳不是更孤單了嗎？」

「沒關係，反正我已經習慣了，不過，我會想念他的。」

「我們，我和媽媽、姐姐、外婆，永遠不會分開的。」喬治用一種相依爲命的眼神看著南西說。然後他彎下身去，把腳上兩隻鞋帶綁在一起。

一位母親的話

今年（七十四年六月）。我們從

人間（74年11月）

多外國人要娶她，她都沒答應。現在老了，還有誰會要？「當初都是我母親要我生下他們，說什麼要幫我照顧。你們知道嗎？我一個女人一個月要賺三、四萬才够付所有的開支，我多想留在孩子身邊，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她指著相簿其中一張照片說：「像我這個女朋友，她的身材很好，36、24、38。她全都『白』的。可是從來沒有好好照顧他們，最後一個個都學壞了，不走正途。所以，我唯一的心願，只想盡好我的義務，把南茜撫養長大，也送她到國外。中國人不容易接受這種小孩的，以後她要嫁人的。如果人家問起她的身世，會欺負她的，我再苦也不要讓小孩被人欺負……」她用手揩去面頰的眼淚，再也說不下去了……。

六月七日早上，我們送喬治到機場。喬治的母親望著他的背影漸漸消失，喃喃自語地說：「喬治他還小，他不懂，他不知道這一去會多久，他以為是去旅行……不知道他長大以後，還會不會記得我們……」

天色已經晚了，我們送南西母女倆到車站。冷風呼嘯地吹著，南茜的身體和拖在地上的影子都彷彿在風中抖動著。

「你覺得自己是不是堅強呢？」我問她。

「嗯！」她點點頭，兩個眼珠子看起來更加集中了，「我想是吧！因爲我已經長大了。」

安諾德先生

筆者在接觸過賽珍珠基金會後不久，馮主任爲我們介紹在美國學校擔任扶幼社的輔導老師Mr. Anrold安諾德先生。

在美國，耶誕節是個大日子。因此，每年安諾德先生和基金會都會爲混血兒們舉辦party，準備各種禮物，衣服、鞋子等，也是爲混血兒製造一個團圓的機會。

身爲一個在臺灣的外籍人士，他們對這樣的美亞混血孩子(Amerasian)有什麼看法呢？以下是安諾德先生談話記錄：

基金會馮主任那裏得知，喬治就要到一個收養他的美国家庭生活了。南西打電話告訴我們，母親回來了，她想找一家店面，自己做一些小生意。

再度拜訪她們時，我們看到這家人彷彿都因爲母親的回來，而顯得生氣蓬勃。南茜的母親一邊招呼我們，一邊點燃一支菸。在煙霧中，她堅強的臉上寫滿了三十多年的滄桑：「人不可走錯一步啊。錯一步，再回頭，說什麼都來不及了。古早的時候，老人家都重男輕女，我們女孩子都是犧牲品。我有個姊姊，也是跟我一樣，給人家當養女，後來被虐待死了。而我……被賣給了人家。」她回頭看了看廚房忙著做晚飯的老母親，繼續說：「結果呢？哼！她最疼愛的一些兒子們，沒一個爭氣的，等到老了，還是要回來找我，依靠我。」

她說，在以前還年輕的時候，好

人間（74年11月）

「我來台灣已經十年了，我個人深受中國孔子儒家思想的影響，我喜歡這裡。這些混血兒都是 World Children（世界的兒女），他們應該受到更好的照顧和愛護。事實上，美亞混血兒只是犧牲者，是受害者。已經發生的，不能說誰對誰錯了。當然，我認爲美國人應當負一半的責任。由於這些基金會照顧的美亞混血兒和其他中國小孩的外表不一樣，和中外混血兒（Uasian指一般外國人與中國婦女生下的小孩）也不太相同。因此，他們在這個社會上比較容易被排斥，使他們心理上產生不平衡。常常有許多人用手去捏他們的臉問：『你「爸爸」在哪兒？』可是，這樣出生的小孩，絕沒有義務去回答這種殘忍的問題。我們應該怎樣來看待其他的人，例如，這些混血兒，或者是其他的孤兒、殘障者？這個社會和大衆傳播，須要負很大的責任。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面對這些小孩更應當仁慈和禮貌些，不要對他們問出殘酷的問題。對兒童而言，社會、國家給他的教育非常重要。老師尤其應該幫助他們，使他們不會那麼孤立，讓別人視他爲同胞骨肉。許多混血兒，他們跟母親或者外婆住在一起。事實上，一個被遺棄的母親，帶一個小孩，是非常難於生活的，也是偉大的。人們應該時常圍繞著他們，關心和幫助他們，使他們很愉快生活在一起。『Any child is your child, and any child is my child.』（世上的小孩，都應該視同你我的小孩）。」

在我們的社會上，絕大多數人不知道這些美亞混血兒的存在。他們是戰後國際政治的犧牲者和受害者，但同時是我們自己的骨肉同胞。誇言進入富裕時代的台灣，應該用自己的力量去照顧這些被無情地遺棄的母親、兒女和老太太。但是美軍在戰後的日本、韓國、台灣、東亞和世界各地美軍基地留下來的混血兒，如果美國人只要負「一半的責任」，那另一半的責任，又該由誰來負呢？這是我始終忘了向和善的安諾德先生請教的一個問題。●

文化人的 素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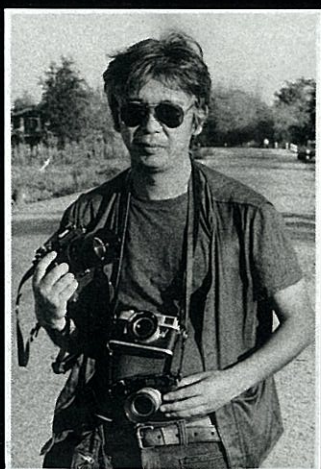
我很喜歡拍人像，因為在拍攝過程中，我可以觀察每個人的「人間性」，所以早在十年前，我就開始拍攝一系列的文藝家肖像，後來由於選樣的困擾而中止這一項創作，這些作品也一直沒發表，現整理出來，打算每一期用一張，登載于「人間」的專欄——文化人的素顏。在拍攝人物時，我很努力地想把他們拍得很真，這種真不是外表性而是內面性的，因此，我希望每位被拍攝者都能接受我所看到的真。 ●

王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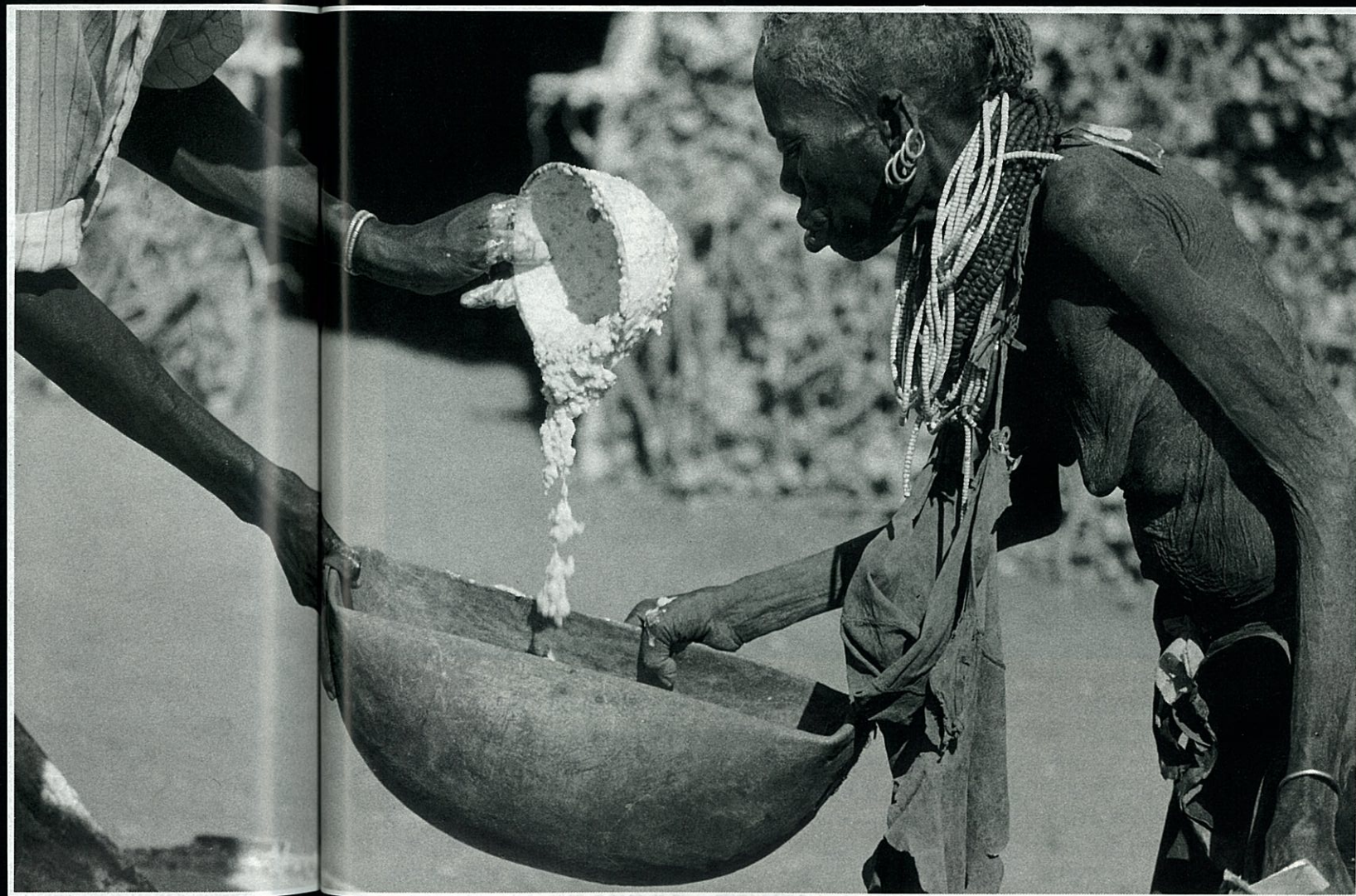


平常百姓 是我的 攝影老師

介紹日本當代
傑出的報導攝影家
三留理男



撰文■西山正 改寫■李明亞



肯亞托爾卡那族是人類發源民族之一，人口16萬5千人，1981年的飢荒中瀕臨絕種，圖中為20多歲婦女因飢餓形同老婦，正接受「天主教救災服務」(CRS)施粥。



飢餓的托爾卡那人

1982年元月末，日本「每日新聞」社外信部向全世界支局發出這樣的急電：「在世界任何地方找到自由投稿攝影家三留理男的住所後，立即向總社報告」。

拒絕了講談社的獎

每日新聞社爲了紀念創社110周年，特設立「土門拳獎」。評審會一致評定第一屆得獎人爲三留理男。但鑑於三留理男曾經拒絕過「講談社出版文化獎」，必須找到當時不知在世界的什麼角落從事報導取材的三留理男，問明他得獎之意願。後來終於在法國巴黎找到了三留。三留當下表示「欣然」接受土門拳獎。三留後來說：「說實在，我

真不願這個獎給了別人。不止對於我，對於我這一代的攝影家，土門拳（日本著名的攝影家）這個名字，簡直就是『照片』的同義語。從我開始拍照的時候起，土門拳這個巨大形像，就一直矗立在我面前。不論就照片、就人格而言，土門拳是我所不能望其項背。冠着這麼一個大先輩的名字的攝影獎，我怎麼也不願輕易讓人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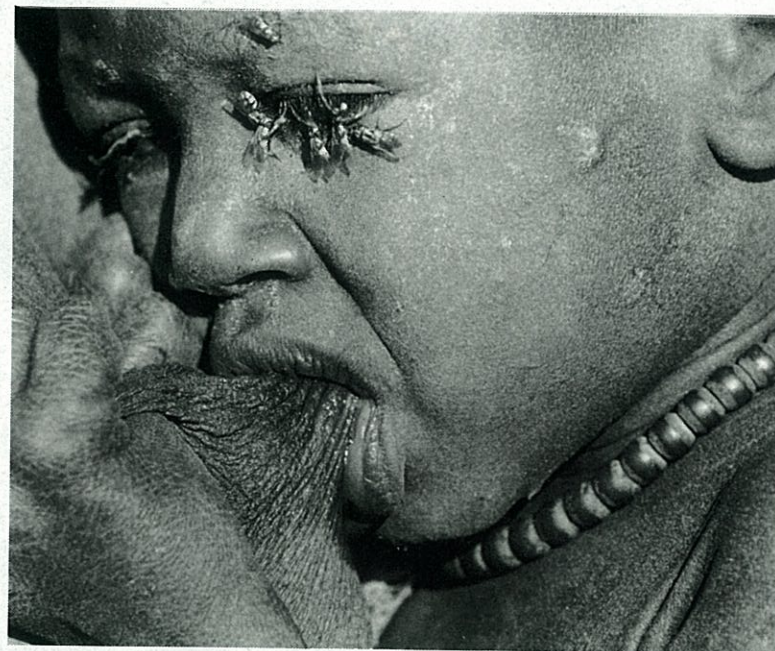
1972年，日本講談社想把該社的文化出版獎授予三留時，三留以講談社早在二次大戰前率先協助日本軍部侵略中國東北而拒絕受獎。「以我的攝影題材，而接受講談社的獎，這說不過去。」三留理男說。三留理男，1938年生於北韓平壤

，並在平壤近郊沙里院渡過童年。1945年日本戰敗，三留一家被俄軍送入日人收容所。三留一家曾經三次企圖逃出收容所，但都沒有成功。就在那收容所中，三留理男當年4歲的妹妹因營養失調夭折。後來，三歲的弟弟也因瘧疾病死。兩年後，三留一家坐一艘滿載著重病的日本兵的船，被遣送返日。在海上，隨時都有病死的日本兵屍體，在汽笛的哀鳴中從甲板上投入海裡。至今，三留理男還鮮明地記得每次海葬時，他和全船的活人一日數次爲亡人合掌默禱的情形。

就這樣，三留理男在幼小的時代，就體驗了難民和流亡的苦楚。三留理男的攝影眼，因此充滿著對於人在荒謬的體制下受到殘酷撥弄的抗議。

從中學時代開始拍照的三留，考入日本大學藝術系攝影科。但因爲他熱烈地參與60年代日本全國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運動，被學校開除。對於他的攝影教育，三留說道：「我的老師，是小鎮上照相館的老師父；是我參加過全民運動的全民；是我在亞洲工作時亞洲各地的貧民窟裡的人們。我的攝影，不是從學校的課堂學來的，而是從我選擇的攝影對象，學習了人的許多基本而重要的功課。」

由於他參加而且記錄了日本三里塚農民反對土地被徵收建設成田機場的運動，三留理男出國採訪時，至今絕不到成田機場上機，而寧可從東京乘坐新幹線到大阪上下飛機。對於三留理男，攝影絕不只是拿攝影機到現場去，按下快門就了事。攝影對於三留，是他和被拍攝對象的連帶一體之感的宣告。從這連帶意識自然產生的社會性行動，其



托爾卡那族飢餓的幼兒
吸吮乾扁的乳房。

實是三留理男攝影藝術的重要部份。也因此，三留理男認爲如果照片不能給大多數的人看懂、是毫無意義的。照片不只給專業素養洗練過的眼睛看，更是爲了一般素樸的、溫暖的眼睛看，而毋寧是後者才是三留所訴求的眼睛吧。

平時，三留理男是個十分用功的人。他每天翻閱20多種報紙，聽來自世界各地的短波——從BBC到密林中游擊隊的廣播。「有人說我的報導題材又快又準。其實，這是我長期收集各種最新資訊的自然結果。現在的年輕攝影家可能有行動力，但他們卻太不用功了。」三留理男說。

爲人間苦難祈禱

正是他銳利的情報眼，使他成爲世界上第一個揭發長期被非洲政權掩蓋的驚人的飢餓。在衣索比亞之

前，三留理男向全世界揭開肯亞共和國嚴重的飢荒，震動了世界的良心。他在世界各地被忽視，掩飾的飢餓、疾病、戰爭、流亡等無盡的人間苦難中，不斷看見自己顛沛流亡的童年。對於這次三留理男的衣索比亞飢民圖，評論家說：「每一張畫面都令人想起宗教畫中的受難主題：莊嚴、悲憫、痛苦。令人想像，三留是以一顆虔敬的心，面對人間苦難，含著熱淚，以一種爲人間無盡的受難向上蒼祈禱的心，按下每一張照片的快門……」。

飢餓

來自衣索比亞的緊急報告

這些飢民的照片使我們想起宗教的受難畫，
我們彷彿看見三留理男
在不可言宣的人間苦難中，
以祈禱的心情按下每次快門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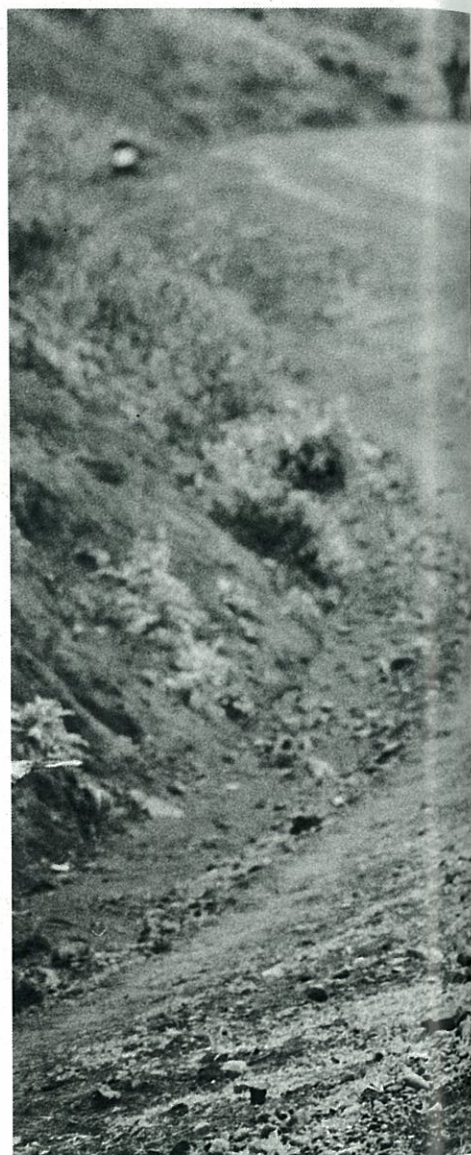
今天的台灣，是歷史上所不曾有過的飽食的社會。對於絕大多數的台灣居民，主食充足，副食豐裕。從夜市的小吃攤，一直到豪華的餐廳食堂，每天都有蜂擁而集的食客。酒席上經常剩下大量吃不完的雞鴨魚肉，形成驚人的浪費。前不久發表的一項統計，說明台灣居民一年花費在飲食宴饗的錢，足以建設一條現代化的台灣南北高速公路，



攝影■三留理男 撰文■江淮生



在巴齊的飢民收容所，
海拔2700米，
日夜溫差極大。



即8億美元，合台幣300多億元。在台灣，尤其第二次大戰以後出生的一代，絕無飢餓的記憶。只有在二次大戰末期，日本敗象已露，物資缺乏，台灣實行過食物配給制度。但對於五十歲以上的那一代，這半飢餓的記憶，也逐漸模糊了…。

每天平均有數百人 在飢餓中死去

今年的三、四月間，台灣的電視銀幕上出現過非洲衣索比亞餓餓的鏡頭。但在習於飽食的台灣，這悲慘的畫面，幾乎不曾激起任何震驚



或同情的反應。

事實上，今天的衣索比亞，總計有600多萬饑民，因饑餓而死亡的人數，每天以平均數百人的速度無聲地蔓延著。這些死亡的人中，又以體力衰弱的老弱稚兒為多。收集和埋葬餓死者的屍體，成為倖存的衣索比亞居民每天早上的頭一件工作。1984年，顯比得一村的餓死者人數就有20萬至50萬人。從饑荒肆虐的災區，湧出體力尚能跋涉的饑民，沿著國道，蹣跚而行，走向收容災民的難民收容營。這些瘦弱、饑餓的難民，間接卻鮮活地說明了難

瘡在災區中無力脫走的饑民的悲慘實況。

賑濟的糧食在港口腐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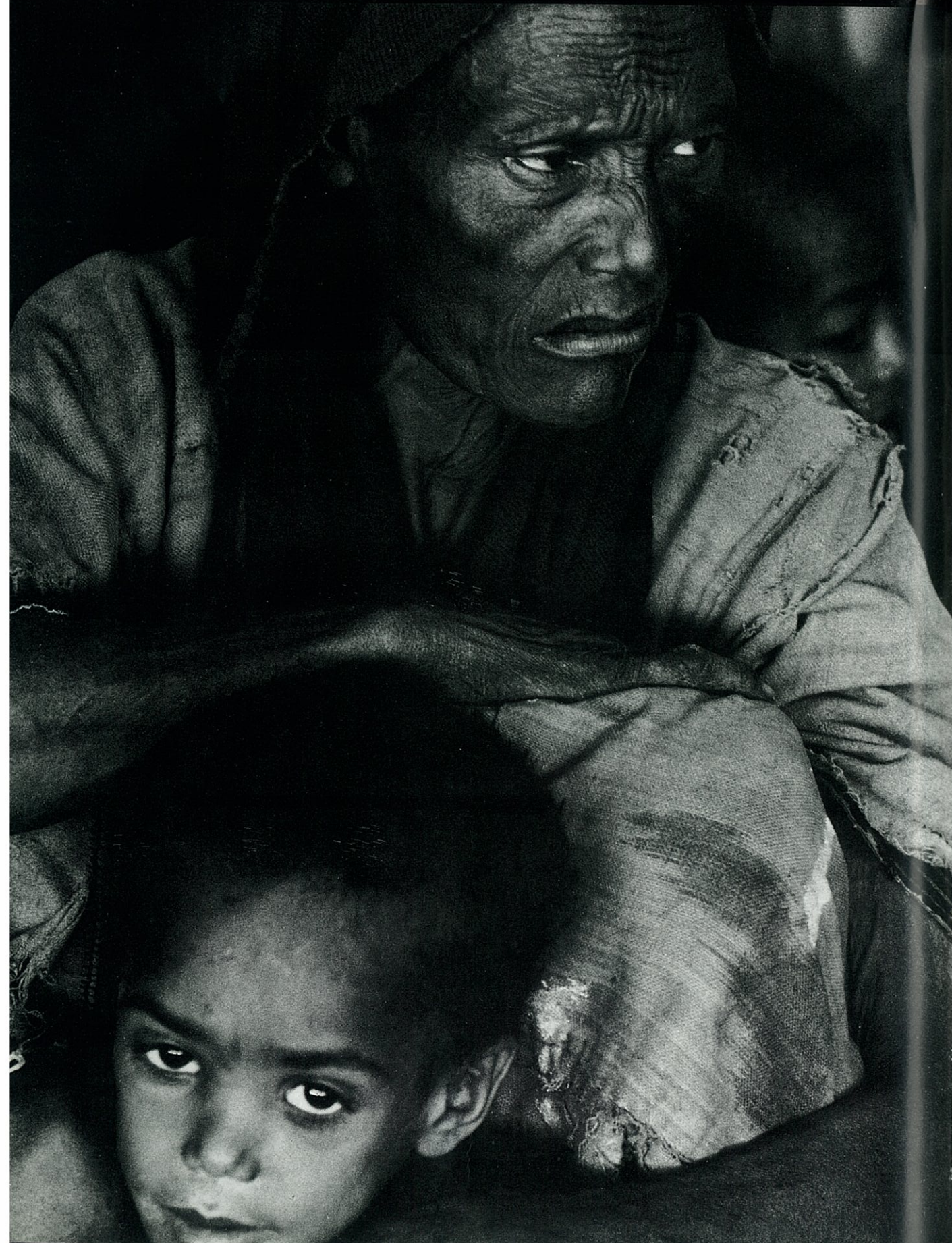
出人意料的是：衣索比亞的糧食固然不豐，但是絕不匱乏到造成600萬瀕臨餓死的饑民。成千上萬因饑餓而喪失體力的兒童，可以僅僅因為麻疹而大量地死亡。但在衣索比亞北部的港口和機場，卻屯積著如山的來自世界各地賑災的糧食，倉庫不足，任其發霉腐敗！

原來，這次衣索比亞飢荒最嚴重的北方三州，是靠近紅海的鄂多利

亞、樓格勒和伍祿等三州。這北部三州，正是當前衣索比亞內戰的戰場。在這三州中，有「鄂多利亞人民解放陣線」等四個反政府武裝力量進行長時間的游擊作戰。衣索比亞政府軍，對叛變的北部三州進行圍剿的軍事行動。在白天，一切通往北部三州的道路，都在政府軍的嚴密控制和監視之下，道上崗哨林立，車子要通過崗哨，每一個崗哨都得滯留一個小時以上，而且越是

逃荒的飢民走上一號國道，
投奔最近的難民營。





接近北方的哨站，檢查越是嚴格而週密。這些層層疊疊的軍事檢查，加上每條道路每天長達12小時以上的封鎖，使糧食不能迅速通暢地運達災區中飢餓的人們的碗中。

運輸工具嚴重不足

衣索比亞在非洲是文明古老的大國。她的歷史可以回溯到公元前1000年，相傳是由大衛王如色巴女王所生的梅納利克一世開國，從此一直維持著王制。直到1974年，衣索比亞發生革命，推翻了王朝，建立

了一個非洲獨特的社會主義政權。但是，今天衣索比亞是飢餓大國，同時也是軍事大國。為了勦滅由沙烏地阿拉伯所支持的北方三州叛亂，衣索比亞的30萬大軍大多集中在北方，軍事和物資的花費十分龐大，使政府沒有足夠的運輸工具，載運糧食到災區去。

依據「聯合國」「救援復興委員會」(ROC)的報告，1883年底，衣索比亞需要76萬噸糧食賑災。為了輸送這些糧食，衣索比亞需要35000輛卡車，價值160萬美元的零件和

齊格勒飢民收容營中的小孩：飢餓、恐懼、孤單。

價值150萬美元的輪胎，才能輸送糧食給近700萬飢餓的災民。但，就卡車一項而言，衣索比亞政府只能提供600輛，尚差29000輛。其他方面的供應，其拮据窘困，可以想見。此外，和1979年12月，當大量難民湧入泰北時國際上救援行動相比，這次對衣索比亞的救災國際行動，不論在數量上和熱力上，都冷緩得多。



連年大規模的沙漠化

造成包括了衣索比亞在內的遼闊非洲近年來嚴重飢荒的另一個原因，是天氣和地理學上的變化，造成長久的旱災。

根據聯合國環境計劃（UNEP）所提出的一項警告，到公元2000年時，地球表面的35%土地，將逐漸化成不毛的沙漠。目前，全球沙漠化的進程，正以每年6萬平方公里的速度進行著。今天，地球上共有為數100多個國家，面對著境內土地沙漠化的問題。

以衣索比亞而言，原來全國面積中有70%覆蓋著茂密的森林。到了50年代，衣索比亞還是一個輸出糧食的國家。60年代，衣索比亞的森林面積銳減至16%。到了1981年，聯合國食物暨農業組織（FAO）的報告指出，目前衣索比亞全地的40%化為沙漠，原有牧地的52%受到沙漠的侵蝕，農地只剩下全面積的3.1%。非洲森林的嚴重破壞，和非洲傳統的燒墾農業有關。森林自然的破壞，引起天候上複雜的變化，帶來空前未有的漫長的乾旱。

新殖民主義和非洲的飢餓

衣索比亞和非洲其他地區嚴重的飢荒，確實透過各種國際公私團體，引來為數可觀的賑濟物資。表面上看來，這是富國對窮困災厄之國的物資援助。但實際上，非洲卻長時期以來向富裕的歐美進行著龐大的出血性輸出。原來，非洲各國，像絕大多數落後地區一樣，以農業的第一次產品的生產為主。例如衣索比亞的輸出品中，有一半以上是咖啡原豆，蔗糖佔莫里西斯輸出總

值的98%，加納共和國的輸出品中，有74%以上是可可。這種為了換取外匯的作物，使非洲各國的農業成爲單一作物（monoculture）區，影響自己糧食的生產。據統計，先進國每年從落後國家輸入價值2000億美元的農產品，但是輸出這些農產品的落後國家只獲得350億美元（只佔總額的15%）。其餘1650億美元則落入居中買賣的歐美國際公司商社，又流回先進國去。這種對於先進國家的經濟的依賴性結構，源於過去的殖民地時代。二次大戰後，這種結構並不因非洲各國形式上的「獨立」而改變。

世界糧食分配不平均

據聯合國的統計，人口佔全球1/3的先進國家人民，卻消費著世界上半的糧食。在這剩下的一半糧食中的1/3，才是人數龐大的落後國家人民的口糧。先進國家每人的每年糧食消費量是600公斤，落後國家則僅200公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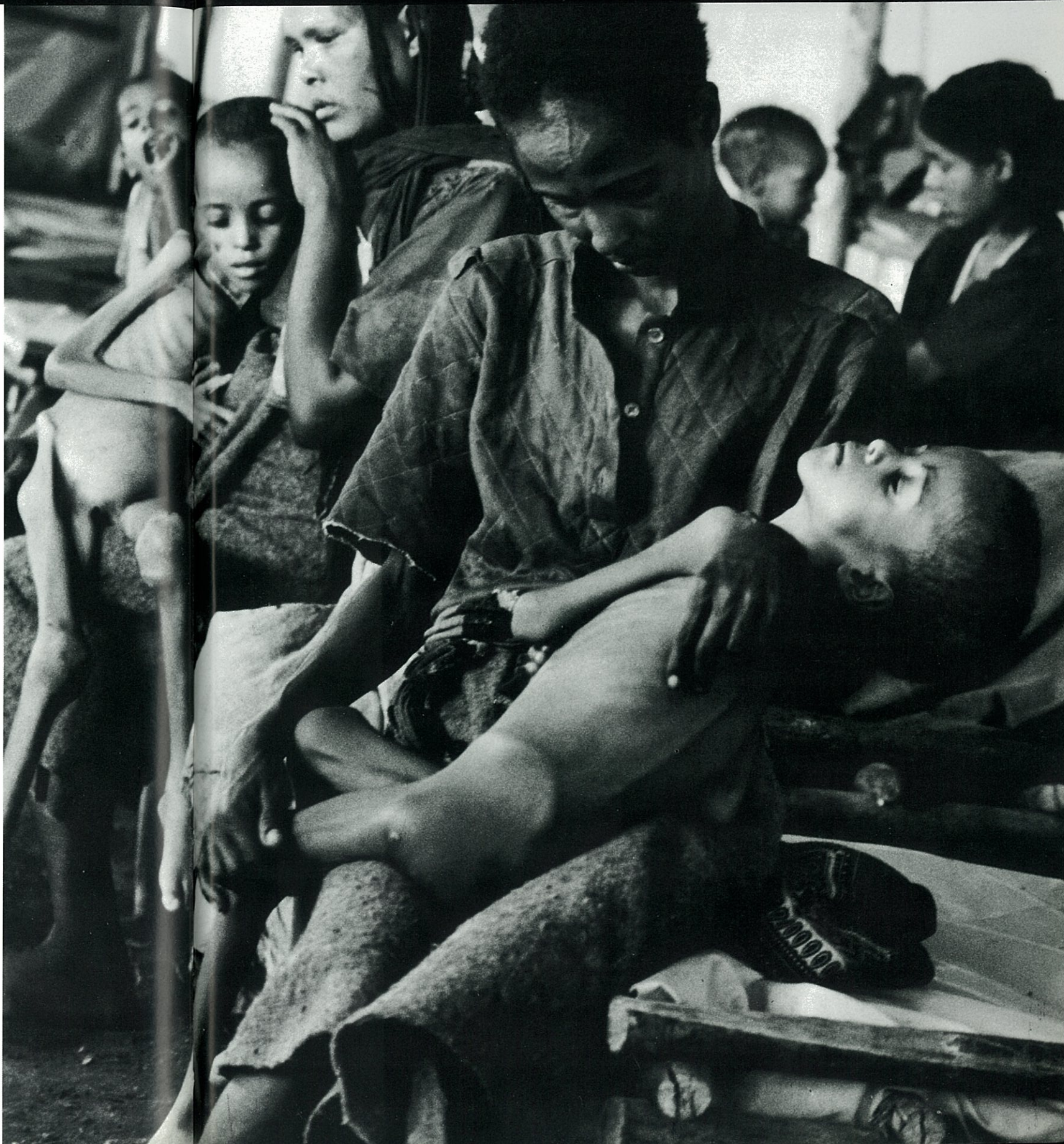
先進國家的人民，肉類吃得太多。而畜肉又必需以飼養糧食去換得。每公斤雞肉要4.4公斤糧食來換肉，豬肉是6公斤糧食，牛肉是20公斤。據統計，落後國家中的糧食有87%用做人吃的口糧，13%用來做飼料。但先進國的人用糧食只佔30%，飼料用糧高達70%。先進國的肉食需要越高，從世界糧食總量中拿去換肉的比率也越高。

衣索比亞的嚴重飢荒，激起了世界性的救援行動。但是，其中以以色列的「救援」方式，卻引起世界輿論的批評。原來以色列從1980年開始，以一項名爲「摩西計劃」的有效行動，秘密將衣索比亞的猶太血

裔飢民一萬多人運回以色列。這種「救援」的方式，恰如有人在一艘將要沉沒的船中，只選猶太人做救人的對象。只救猶太人的「救援」行動，意味著對猶太人以外的難民生命的輕蔑和殘酷。這種明目張膽的民族自私心，在全世界救援衣索比亞的共同行動中，尤其令人齒冷。

一項對衣索比亞飢荒的「緊急救援」行動，已經在全世界展開。美國的「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用自己的飛機和卡車，以五千萬美元的預算提供糧食和醫療。英國的「兒童救援基金會」（Save the Children Fund）在衣索比亞展開餵養飢童的工作。瑞士的路德會世界聯盟以大量的巨型卡車在衣輸送糧食到災區。美國的CARE也投入救災工作。英國的OXFAM專門從事爲飢民供粥供食的工作。愛爾蘭的「關懷社」（Concern）提供醫療服務。法國的「超國界醫師團」展開醫藥救援。「德國急診醫師團」（German Emergency Doctors）在各救災中心進行醫療救助。丹麥的「基督徒救援開發協會」（CRDA）從事在衣各救援團體的協調工作。日本有「日本救飢義工中心」（JVC）提供醫療援助。日本在衣境伍祿洲西林卡村設立一個救援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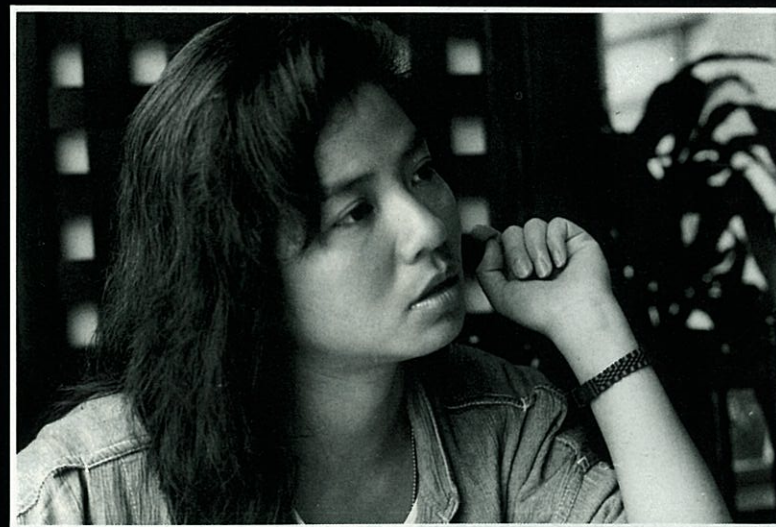
在台灣，「中國天主教團社會發展委員會」正接受來自台灣的善款。它的地址是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二號九樓。善款劃撥帳號爲0127839~1梅冬祺帳戶。另外一個是來自印度的靈修團體「阿南達瑪珈」，地址是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50號4樓之二。電話：(02) 351-8883。劃撥帳號爲0776999~7 劉德如小姐帳戶。



鍾楚紅： 人·女人·演員

在映象上，鍾楚紅有一種青澀、結實的性感。但面對面時，她是個講究工作效率、任意、坦白、滿思上進、開放而又保守的女孩。她一向不接受報刊訪問，卻欣然接受「人間」之訪談，侃侃述說她的背景、她對女性和男性的看法、她的婚姻觀和她對金錢的看法。她說：「我的男性朋友，好多同性戀者，因為……」

訪問■陳映真
攝影■黃春明 / 謝春德
記錄■周厚義



■：這個訪問，沒把你當明星看待。想把你當一個人，一個女人，一個表演藝術家……

□：這樣好。我不喜歡人家當我是明星。我是演員。我努力要當一個好演員。

■：依你看，明星和演員有什麼差別？

□：明星，只要臉長得好看，外型好，演好演壞，都賣座，都有人喜歡看。演員就難了，他應該是個表演藝術家，是劇本和角色的優秀的詮釋者。他必須對人和人生有比較深刻的體會和理解。

■：談談你的背景好吧？你的家庭……

□：我是廣東博羅人。一九四九年以前，爸爸和媽來香港的。博羅是個魚米之鄉，很富庶啦。我是家裡的老大，下面還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我爸爸做生意，一直做得不好，做女裝生意。他的性格很soft（陰柔），管理呀！帳本呀！亂七八糟（笑）。我十一歲就當他的會計，發現工人都欺騙我爸爸，帳目很亂。我發現了，就罵那些工人，和工人吵架（笑）。我爸爸知道了，這樣子打我（用右手在自己頭上拍了一下，撇着嘴，然後笑了）。我爸爸說，小孩子不可以和爸爸請的工人吵架，沒規矩。可是，我是爲了他好呀（委屈的樣子）。我媽媽很勤勞，可是又唯我爸爸的命令是從。生意一直不好，有時甚至弄得很糟。有人來要債，我爸爸就躲在屋裡，不出來，叫我媽媽出去應付。我真不服。我爸爸太soft

，這樣不面對事實，怎麼行？因此，我從小就比較獨立，我得管好妹妹和弟弟呀。

■：回憶一下你的求學時代。談一談你記憶比較鮮明的事……

□：我記得我小時候喜歡打架（笑）。從幼稚園起，就找人打架（笑）。長大一點，就不打了。我的算術、理化很不好，亂七八糟。漢語和英語嘛！都很好。我從小就打工賺錢，因爲我爸爸生意常常不好，沒有錢供我讀書。十幾歲的時候，香港建設地下鐵，工程是日本人包下來的，我去那兒打工賺錢。我的工作就是核發工人的日薪。計算都用電算機，不難。我利用電算機算學校的功課，算得又好又快（笑）。那時候我學了一點日語，至今還能說幾句。在地底下工作，工人的肺受影響。最深的工程，却找韓國工人。我那時才知道，韓國人的肺（作深呼吸狀），比中國人大。只有他們才經得起。可是，好苦喲！

國家 / 一九九七

■：你在香港長大。你對香港的生活，有什麼感受？

□：這次我來台灣比較久，知道這兒的男孩到十九歲就去當兵。這就很好（感喟很深的樣子）

■：爲什麼？

□：台灣有個國家。有個國家讓人去奉獻，去服務，我好喜歡這種感覺。香港就沒有。這很不好。我們沒有國家。活在那兒的人，沒有國家，沒有國家觀念，人人都只顧拚命賺錢，好像賺錢是人生唯一的目標，除此以外，生活沒有別的意義，沒有關懷、奉獻的目標。這很不好。

整個香港，是一個非常露骨的物質社會。貧富差距嘛，很大。精神方面，文化方面，比較庸俗。文化界、藝術界，也一樣是金錢至上。但是，在做事方面，很講效率很現代化，這是個優點。

■：你對一九九七怎麼看？

□：一九九七的年限，曾經對香港各界有影響，但是電影界却沒有一九九七。我就沒這個問題。因為演電影的人，票房、接戲的機會、事業前途這些個眼前的事，够他兢兢業業，根本無暇顧及其他。此外，我基本上不是想得很遠的人。如果現在我有家、有老公、孩子，我就比較關心1997（笑）。不過，最近，我有一個感受。現在大陸上好多人來香港。他們來香港，立刻可以享受到香港的進步與繁榮。這不公平。因為香港的繁榮是香港人辛勤工作，建立起來的。他們沒建立，却能享受成果。我就擔心，將來他們會有更多的人來佔去我們建立的東西。這不公平嘛。我這人，很講求每一樣東西都要fair（公平），要公道。

「自己是個美人」的意識

■：什麼時候，你開始意識到自己長得好看？這種「自己是個美人」的自覺，給你什麼影響？

□：從很小的時候（笑）。因為，有好多男生特別喜歡買東西給我吃，買東西給我用（笑），却不會買給別的女同學吃和用。小時候，我喜歡打架。雖然是女生，我却自小喜歡打抱不平。此外，我喜歡玩打仗的遊戲。我打男生，却從來沒一個男生還過手、回過嘴。他們就讓我打、打、打，罵、罵、罵，還是對我很好（笑）。我看過這些被我打過、罵過的男生，打過、罵過別的女同學。

可是，我很不喜歡別人只看我漂亮。漂亮不是我努力得來的，漂亮是我爸爸媽媽把我生成的……

■：媽媽長得漂亮吧？

□：很漂亮。爸爸也漂亮。我比較像爸爸，什麼都是圓圓的。眼睛大大圓圓，臉孔也是圓的（把頭幫子鼓起來）。媽媽呢，什麼都是尖尖的。鼻子是尖挺的……

漂亮沒什麼。長得漂亮的人太多了。任何一張漂亮的臉孔都可以被另一張漂亮的面孔取代。我從小就覺得我要用自己努力得來的本事去工作和生活。我絕不利用自己的漂亮求自己的好處。我以為內在的豐美；從內裡發出的美，更為重要。我就見過有內涵美的人，雖然外貌不驚人，却感受她發自內面的魅力。我一個人旅行的時候，常常有人會幫忙我。例如，走出機場，就有男士為我找拖行李的小車。我總裝着沒看見，一定自己去找小車來拖行李。我不喜歡用自己的臉孔利用別人，佔小便宜，這不應該。外表能

保持多久？一下子就過去了。在這兒（敲着自己的腦袋）充實起來的東西，才能長久，有意義呢。

喜歡的小說家

■：你怎麼充實自己呢？

□：看書是一種。我喜歡看小說……

■：最喜歡的小說家有那些？

□：張愛玲。她寫得好細緻。她寫的都是過去上海的一部份人的生活中單純的男女感情上的處境所發生的戲劇（drama），那些生活都是過去的，很好玩。我喜歡古老的東西。其次是白先勇。他寫得也很細膩，很會寫啊。但他的scale（範圍）比張愛玲大。張愛玲只寫一個男的一個女的（笑）……白先勇就不止那樣。還有，是他的（睜眼，指着黃春明）。

■：為什麼喜歡黃春明的小說？

□：他寫的，是一般人沒有寫的。如此，他寫下層的，小的人物，說出他們的悲哀，他們的生命裡獨特的力量和命運，為他們的不幸講話（黃春明說：謝謝）。陳映真的小說，我只讀過一篇，所以我不敢講（吐舌頭，笑）。

我喜歡女性

■：做為一個女性，你覺得，一般而言，女性有那些優點？

□：我一向比較喜歡女性，因為我無須對她們提防什麼。我的男性朋友，大半全是gay（同性戀者）。

女人比較真實。比方說，女人戀愛的時候，就很真實，因此愛起來就瘋狂地愛，勇敢地愛。男人呢？這時就比較虛偽。他們顧慮地位、名譽、財產，畏首畏尾，貪婪自私。女人很強韌。再怎麼大的苦難，很難打倒她們。女人的感性比較豐富，比較細緻、細心，不像男人那麼粗魯。此外，女人有母性的溫柔、同情、包容和忍耐力……

■：談談女性的弱點吧。女性，也有缺點、弱點吧？

□：體質差一點，有些工作真不能勝任。最近許鞍華（香港著名的女導演）要到大陸拍戲。外景又是草原、又是高山絕壁，會把她累死的。體力上先天就不如男人。我勸過她不要接這個戲。可是許鞍華說，這艱苦的工作是對女性導演的挑戰。她接受挑戰。你看，女人還是勇敢堅強的（笑）。其他……其他的缺點，（沈思）我想不起來。我喜歡我們女性，所以她們對我來說，簡直沒缺點（大笑）。不過，一般說來，女性心胸比較小，這是個缺點。

■：有人說，女人比較用感情去看世界，不用理性去看；有人說，女人善變，變起來殘忍、刻毒……

□：男人女人全有優缺點。男人有時也感情用事，鬧起情緒，簡直不得了（笑）。男人做不少蠢事，例如戰爭，例如武器。男人凶殘的事太多了。至於說變，男人見利忘義，趨炎附勢，自古就多得……。女人長久以來受壓迫，有一些缺點，例如比較依賴男人，比較心胸狹小，眼光短淺，應該不是天生如此。不公平的社會造成的嘛。



鍾楚紅對「人間」說：「用我的照片做封面，可以幫你們多賣幾本。」



鍾楚紅說：「我小時候喜歡打架。我打男生，他們都捨不得還手。」

■：（笑）你很不同。不錯。你喜歡什麼樣的男性呢？

□：嗯。（笑）比較有創造性的。我討厭成天忙着賺錢，刻板無趣的男人。他們只會想到sex（性）。除此以外，只會帶你去最貴、最豪華的地方吃飯、玩。那有什麼意思？我最討厭了。我喜歡豐富的人，人生那麼豐富。我喜歡在文化、思想、見解上豐富的人。喜歡有創意的人。跟他們一起，我好開心。他會教我好多東西，讓我對好多豐富的事物張開眼睛。我的男性朋友，好多gay（同性戀者）。他們很細緻，有創造能力，不傷害人，而且從人的一面來說，他們一般比較真實

。而且，很安全（笑）。一般的男人，只會打你的壞主義（笑）。我從他們看我的眼神，就看透他心裡打的什麼主意（笑）。通常，碰到這種人，我就這樣（拉下臉孔），靜靜坐着，不理他。他們沒辦法了（笑）。

賈寶玉·達斯汀·霍夫曼

■：你覺得，愛情應該是什麼？你知道我的意思嗎？你以為，真正的愛情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沉思）愛情，應該是彼此能share（分享）彼此的感覺、知識和關懷的…兩個人應該是平等的。我不喜歡專制、蠻不講理的人。愛就要長期互相關注。比如你喜歡這個東西（指着桌上的咖啡粒子），你不能只擁有了它，就擺起來，不管了。你要常常注意它，摸摸它，

順順它（用手上下順着，像是在順着一隻愛貓的毛）。

你讀紅樓夢吧？賈寶玉，我就好喜歡。他好懂得女人。他對女人，絕對不只要性、性、性（笑）！他好珍惜女人，關心女人的苦樂輕重，打從心裡疼愛人家。不過，我也知道，賈寶玉有個大觀園包圍着他：供着他。他不必去掙錢，去奮鬥。什麼都為他弄得好好的，他什麼也不用操心。因此他可以專心去操心、去關注，去疼惜他身邊的女人，陪着那些女孩子又哭又笑，又悲又樂，又愁又喜…（笑）。但是賈寶玉是個「中性」的人，不是個男人吧。在現實世界，賈寶玉是不可能，也不是個理想的男性。這樣的男人，現在這個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了。

另外，我好喜歡達斯汀·霍夫曼。他不是英俊高大，叫人一見就失魂落魄的那種男人。我在雜誌上讀過他的故事，他很富有sense of humor（幽默感），好有意思。他好聰明，跟他在一起，一定很有意思哦。若說我喜歡的男性，我喜歡剛強、有才幹，有生活情趣的男人。

■：你對於制度化的婚姻，有什麼想法？

□：我以為兩個人相愛，不一定要結婚。不結婚，一樣可以養孩子。我好喜歡有小孩。跟一個自己喜歡的人有孩子，是最marvellous（最棒）了。兩個人相愛就在一塊。不愛了，就該分開。當然，婚姻對孩子很重要，因為孩子在社會上需要有一個last name（姓）。可是對我來說，我可以接受帶着孩子却没有老公。沒有老公，照樣是好媽媽。孩子既然生下來，就要對孩子好，不要叫他吃苦，要負起責任。大人

的事是大人的事。孩子是無辜的，不能叫他因為大人間的事受委屈。

有錢使我獨立

■：你年輕，却已是名利雙收的女性。做為一個有錢的女人，錢對你發生什麼影響？

□：我不善理財，常常亂花錢。好在我有一個好的經紀人。她能幹，很寵着我，却處處為我精打細算。有錢使我浪費，花很多錢。浪費總是不好。

我花錢最多的時候，是旅行的時候。可是，我認為旅行是一種saving（儲蓄）。錢花掉了再賺就有了。但是旅行給我很多見聞和體驗，都儲蓄在這兒（敲着自己的小腦袋）。有錢也使我變得更獨立。我不必為錢愁煩。一個演員，如果常常為錢發愁，就會使他焦慮、不安，就會影響表演的品質。他得多接工作，不去計較脚本，無心研究角色的感情、思想。不擔心錢以後，一個演員比較能守自己的原則。壞的劇本，不喜歡的腳色，可以拒絕，不擔心因為拒絕影響收入。有了錢可以不必使自己單純為了錢去做人，可以比較「清高」地對待人和事物。不過，我有個弱點啦，心腸太軟。經不起朋友求，就接戲，演了…

■：你是怎麼進入演員生涯的，談一談好吧？

□：十八九歲的時候，就有人來要我拍廣告片。我和媽媽都不肯。後來，我媽媽要我參加選香港小姐。我不喜歡，但也參加了。主要是媽媽的意思。後來，我也想看看世面也好。我到模特兒訓練班待了一下，練習怎麼走路，怎麼站，怎麼轉身，還有，怎麼笑（咧着嘴，無聲地笑了一下）。我受不了。我恨穿



鍾楚紅說：「我從男人看我的眼神裡，立刻看出他們心理打着什麼壞主意…」

旗袍，也討厭穿高跟鞋，這樣的人，參加香港小姐選拔，不是自找罪受嗎？

■：結果呢？

□：落選了（笑）。可是從此我開始接廣告片，也終於接電影。就這樣闖進電影界。此外，我這個人急性子，喜歡有效率，電影是一種很快就能看到成績和結果的工作。因此，我喜歡演電影。

■：前後已經多久了？受過專業訓練嗎？

□：前後四年。沒受過什麼專業訓練。我自己看書學習。我對method acting（方法表演法）有興趣。method acting從方法上教人表演。要從內心演起。有了方法以後呢，你表演哭，哭一百遍也不累。否則，哭一回、兩回，因為方法不對，會把你累死，又演不好。我計劃，再

過兩三年，我要到美國去學習。我越來越覺得，表演藝術好困難，很深刻，非努力學習不行。

另外，我很注意香港的film festival（電影節），可以看到西歐的好片子；自己認真觀摩（黃春明插了話，說他同她談過，發現她對歐洲著名導演、影片和演員，比他還熟悉，她咧嘴笑着）。這個學習辦法，很不錯。

■：你熟悉大陸的電影嗎？談一談你的觀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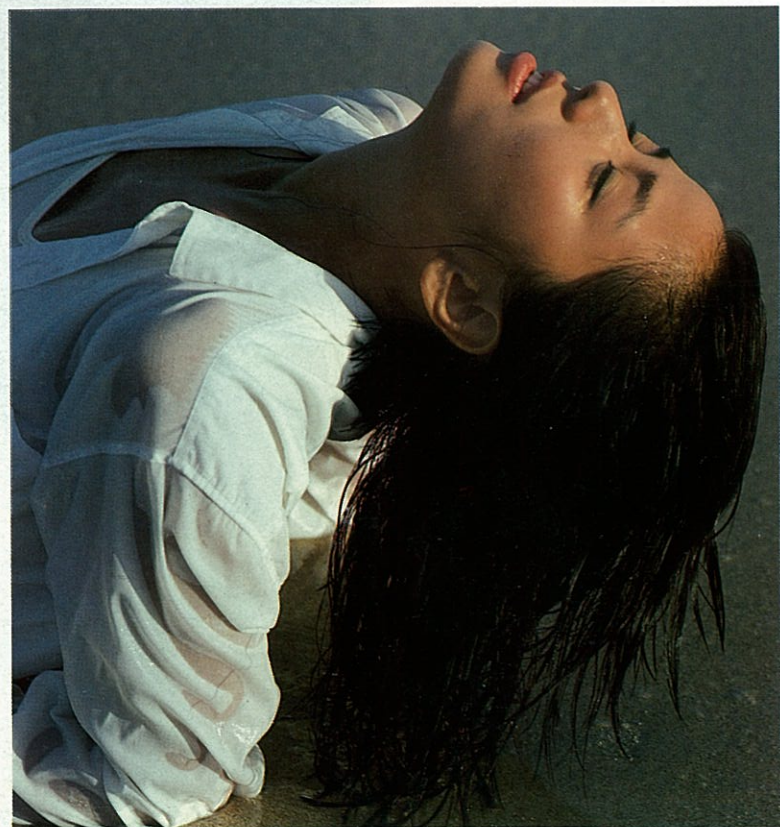
□：不能說很熟悉。不過，他們的電影，和我們有個根本的不同。他們的電影，比較沒有市場考慮，劇本、片子的長短，可以有不同考慮。我們受到市場條件的限制比較大。如果說他們的影片受到政策和思想的制約，那我們的比較受市場需求的控制。

四人幫以後，他們比較開放，出現幾個新導演，比較敢描寫人的個人內心感情。這以前，政治味道太強，我不喜歡。

現在他們沖片、印片很棒。因為他們從外國買了整套lab（沖印片廠）。不過，他們拍片很緊張，因為底片用得很節省。我聽說，一個演員要rehearse（排演）四、五十次，苦死了。因為他們必須一拍就可以用。此外，他們在拍片管理上，效率很差。這一點，美國就很好。我喜歡每樣事要tidy（乾淨俐落）一點，有效率一點。

■：比較一下台灣和香港的電影界吧！

□：台灣的導演，比較上，多一點誠心拍好電影的人，例如李祐寧。但電影的節奏比較慢。台灣的電影在心智上比較閉塞，電影感（film sense）好像沒有香港開放、先進。技術上、管理上、效率上，一般地比香港差一點。電影觀眾比較有人情味。他們不怎麼批評壞導演和壞演員…



鍾楚紅說：「我不喜歡別人只看到我漂亮。漂亮不是我努力掙來的，是爸媽把我生成的。」

香港的電影圈，節奏快，工作效率高。技術上、管理上完全是資本主義那一套效率性。他們的電影感先進一點。缺點是一切太商業，在片子裡不斷堆積高潮，取悅觀眾。可是觀眾却很苛，不高興就罵導演、罵戲不好。他們就在電影院裡一邊看一邊罵（笑）。

■：對台灣有什麼感想？

□：台灣很有人情味，很溫暖。我買東西、吃東西、坐計程車，他們一認出我是鍾楚紅，大都說不要我付錢。我當然不答應，甚至多給錢。但我很開心。這種情況，香港絕對沒有。說文化界吧，香港擺明是個市儈、商業性的地方，擺明了不重視文化。台灣哩，當然比香港重視文化，而且在文化上有香港沒有成就。但奇怪的是，台灣社會也不重視真正有創造力、有才氣的人，對這些人不支持，甚至於嘲笑、輕視（因為他們不會賺錢）。

台灣文化界有兩種人，我滿同情的。第一種是只有小成就，就傍若無人，驕傲自滿。另一種人是真正有才華，有成就，却沒有人看重，沒有人支持。這種情形，在香港就不足為奇。但在有文化的台灣，就使我不能理解。

因為鍾楚紅還有別的約會，訪談結束了。她建議用她的照片做封面。「這樣，可以使你們多賣幾本。」

彩色圖片
提供：聲畫公司
製作：聯廣廣告
攝影助理：何日昌 劉文樵
化妝：梁顏玉
髮型：鈴鹿玉靜

人間（74年11月）



從中國傑出的歷史人物 粹取智慧·膽識·謀略與風格

●現代人創業、管理、處世、立德、揚名的指導者

●震動中國歷史煙雲的霸王、賢君、謀臣、悍將、英雄和美人

這些中國歷史風雨中的人物，有第一個統一神州秦始皇帝；有建立亞歐大帝國的成吉思汗；有決策如神的賢臣諸葛孔明；有建構東方式策略、戰術和組織理論的宗師孫子和韓非；有開拓中國西疆、寂寞的名將張騫和李陵；有在霸業中叱咤雲風的英雄人物項羽和劉邦；有點燃唐王朝安史蜂起的絕代美人楊貴妃和浪漫野性的叛將安祿山，也有為中國今日的疆域劃下最後版圖的世代名君康熙、雍正和乾隆大帝。

這些亂世的霸王、治世的賢君、策事若神的謀臣、功業彪炳的英雄悍將、傾動山河的美人，都有過人的智慧、膽識、風格和魄力。

●粹取歷史人物過人的智慧、膽識、謀略、風格和魄力

日本當代的漢學界，以現代的知識和方法，重新凝視中國歷史人物謎樣的傳奇，把這些偉大歷史人物成就功業，扭轉時代的智慧、膽識、風格和魄力粹取出來，成為現代人創業經營、處世、立德、立名的指導原則，編成「人物中國」系列，轟動全日本的讀書界。

故鄉出版社敦請國內留日專家和國內中日文史方面的專家，根據日本原書，精心編譯，堂堂推出「現代觀點·人物中國系列」八巨冊，在絕讚聲中出版發售中……

●現代觀點·人物中國系刊的4大特點

- 1 粹取中國歷史風雲人物過人的智慧、膽識、謀略、風格與魄力，為現代人立業、處世、立德、立名和生活的指導法則。
- 2 當代日本漢學界精英編著，國內名家編譯，以現代觀點凝結中國傳統智慧。
- 3 16開豪華精裝典藏本、精美插圖數百幅。
- 4 集傳奇、逸史、智慧、理論於一爐。深入淺出，可讀性及實用性較高。

●現代觀點 人物中國系列：

- | | |
|--------------------|---------------------------|
| 1 經營管理顧問之神
諸葛孔明 | 2 射鵰英雄·草原大帝
成吉思汗 |
| 3 第一位霸業之君
秦始皇 | 4 兵法·謀略·組織理論之宗師
孫子·韓非 |
| 5 龍爭虎鬪的雙雄
項羽·劉邦 | 6 傾國的美女·野性的叛將
楊貴妃·安祿山 |
| 7 望鄉的名將
張騫·李陵 | 8 肇建大清帝國的奇跡之君
康熙·雍正·乾隆 |

全套豪華典藏版八冊定價3,600元 預約特價2,600元
·節省28% 預約期限即日起至74年12月20日·21日起鐵定調價勿失良機。

故鄉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20號一樓
電話：(02) 7059942·7061976·7062470
台北直銷部：(02) 3951124 台中聯絡處：(04) 2233828
新竹聯絡處：(035) 716227 高雄聯絡處：(07) 2825133—5
郵撥帳號：0145077—5 故鄉出版社有限公司